

年卷

期

1

2

第

第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日

# 東方文藝

第一卷

第二期

國立北平圖書館

東方文藝出版社



新鐘書局印行二十五史別編發售預約

# 二十五史別編

備有樣本  
承索即寄

匪獨補正史之不逮！  
亦且補正史之紕繆！

柳亞子先生說：

中國的正史，向來是官修的居多，這果然也有好處；然而忌諱與諂諛，怕總是不免吧。現在二十五史別編所蒐輯的，可以說都是私人的作品，那當然是值得和官書一為比較的。我和信看過二十五史的人，總還有一看別編的必要吧。

章太炎先生說：

新鍾所錄別編三十二種庶亦啓其塗徑。



集歷代諱書信史之大成！  
對文化界作偉大之貢獻！

全書三十二種（分釘八巨冊總目）

第一冊	路史四十七卷	宋羅泌撰	九國志十二卷	宋路振撰
	古史六十卷	宋蘇轍撰	第四冊	
	吳越春秋十卷	漢趙曄撰	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	清吳任臣撰
	越絕書十五卷	漢袁康撰	宏簡錄一百五十四卷	明邵經邦撰
	東觀漢記二十四卷	漢劉珍撰	隆平集二十卷	宋曾鞏撰
	續後漢書四十七卷	宋蕭常撰	東都史略一百二十卷	宋王偁撰
	續後漢書九十卷	元郝經撰	第五冊	
	季漢書	明謝陞撰	宋史新編三百卷	明柯羅撰
第二冊	晉記六十八卷	清郭倫撰	第六冊	
	晉略六十卷	清周濟撰	南宋書六十卷	明錢士升撰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	魏崔鴻撰	契丹國志十七卷	宋葉隆禮撰
第三冊	西魏書三十四卷	清謝啓昆撰	大金國志四十卷	宋宇文懋昭撰
	南唐書三十卷	宋馬令撰	西夏書事四十二卷	清吳廣成撰
	南唐書十八卷	宋陸游撰	元秘史十五卷	清邵達平撰
	續唐書七十卷	清陳鱣撰	第七冊	
	吳越備史四卷	宋錢儂撰	元史類編四十二卷	清王鴻緒撰
	南漢書十八卷	清梁廷樞撰	第八冊	
			明史稿二百零八卷	溫容臨撰
			南疆逸史十卷	
			清史稿	

(一)全書形式 與開明版二十五史一律，也用上等瑞典紙印成，本國布硬而洋紙共八大本。每本約九百多頁。高市尺九寸一分，闊六寸一分，厚一寸半。正文排五號字，附註為六號字，印刷非常清楚，不傷目力。由專家圖點精校。

(二)預約日期 第一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三號開始，五月底截止，(第二期七月底截止)。

(三)出書日期 從民國二十五年九月起，每月一冊，至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完全出齊。

預約簡則

定價 全部四十五元  
一次付二十六元

分次付 (第一期)先付十四元，以後再付四次  
(第二期)先付十六元，以後再付四次  
(第三期)先付四元五角，共付三十元。

郵包費 約定郵寄的，國內普通省區和國外日本朝鮮等處，全部加收郵包費二元六角。(蒙古新疆二十四元，香港澳門八元，歐美南洋二十元。)聲明向本局自取者，不收郵包費。向各地經售處預約聲明自取者，所收郵包費，數目由他們規定。



# 東方文藝

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五日出版

- 陰沉的天……………王任叔 三五
- 病的媒介……………澎 島 五八
- 三朋友……………歐陽凡海 七一
- 輾……………列躬射 九八
- 幼年……………托爾斯泰自敘傳（長篇連載）：北芒譯 一二二
- 蘇維埃文學底新現實主義……………吉爾波丁作：梅雨譯 三五
- 日本國際筆會與左翼作家……………青野季吉作：潔白譯 六七
- 論新的通俗文學……………鄭伯奇 五三
- 藝術的真實……………故陳君冶 五一
- 蘇聯農民文學的一個考察……………張香山 九三
- 左祝理速寫兩篇……………莊啓東譯 四七
- 流浪者之歌……………殷憶琴 一八



除夕特寫

王余杞 六四

種麥的人

番 艸 四六

清明時節

方之中 一一七

囚徒的吶喊

許幸之 九〇

古意外二章

覃子豪 九一

給姊姊

小態秀雄作 魏晉譯 五六

呵！隊長！我們的隊長！

惠特曼作 林蒂譯 五七

靜靜的南渡江

征 軍 八八

題『洋涇浜奇俠』

張天翼 四九

『流』序

王獨清 五二

『黎明』與『未明』

蒲 風 一一九

編後

編 者

封面設計

吳 天

# 普 式 庚 特 輯

普式庚像

普式庚論

· 勃蘭克斯作

· 代石譯

一

再會吧，熱情的檳林啣！

· 普式庚作

· 林蒂譯

六

自由

· 普式庚作

· 林蒂譯

七

給批評家的信

· 普式庚作

· 雷石榆譯

一〇

馬車的生活

· 普式庚作

· 林蒂譯

一三

獻給西伯利亞的囚徒們

· 普式庚作

· 任鈞譯

一四

漁夫和小魚的故事

· 普式庚作

· 陳君涵譯

一五

獻給查達愛夫

· 普式庚作

· 任鈞譯

二一

埃及之夜

· 普式庚作

· 代石譯

二二

寄腓力叩支益夫伯爵

· 普式庚作

· 林蒂譯

三〇

木刻插圖三幅

· 喀拉甫兼珂

普式庚傳略

三一

普式庚著作年表

三三

# 東方文庫

# 武夫詩集

第一卷 第二期

東方文藝社出版



俄國文學之父普式庚像

「我以為統一「文化的世界」，不是由於托

斯退夫斯基，而是由於普式庚。因為普式庚

巨大的普遍的才能，就是心理健康又是使人

健康的才能。」——高尔基。

# 普式庚論

G 勃蘭兌斯作  
代 石 譯

到了 A. S. 普式庚，俄羅斯的詩才變為一個獨立的權力，有如歌德，奧林希拉格爾 (Oelenschläger) 或雨果。它不再是爲了推敲貴族的情感與特用教育而盡義務了。它——最少在原則上——既不是道德，也不是愛國觀念的女婢了。它挺直地，粗野地，自由地獨立着。

像同時代的其他主要斯拉夫詩人一樣，普式庚大大地受了拜倫的影響，爲了要成爲大詩人，就不得不經歷這種經驗。他從少時便很特別，由於他底剛強的性格。他的母方是由一個非洲的黑人遺傳下來的。這個黑人是彼得大帝在法國需得的，并且使他在那兒受了教育，成爲一個高貴的工程師。他死時正任着軍官之職，擁有一些豐饒的地產。詩人的臉孔以至於他的詩都明顯地抹殺了血管裏的非洲人的血種。他是一個上等階級的人，在法國受了教育，除了法國話未嘗說其他國家的言語；而他，過着貴族的風習，照樣地使他的兒孫們學習法文。普式庚年青時之所以能夠和俄羅斯的民歌、歷

史詩 (Binin) 和童話結了那麼有益的深交，這只能感謝他的祖母，一個良善的俄國農婦。他年青期早熟，放浪，一個長期間度着執符子弟的生活。他是屬於從他那世紀的開端便有的不少貴族天才家的一羣，他們都有一種內在的力量，墜落不能毀滅這個力量。他們保有雄偉與才能的創造力，在種種場合下會使薄弱的腦兒陷落顛顛的。他在他的靈魂裏所受的傷害並不是由於他底生活的粗野性和不規則性，而是由於政治環境使他的個性不能發展，尤其是沙皇個人的用心要去爭服他，使這位詩人終於不能反抗到底。

十歲的時候，普式庚已經通通涉獵了他父親的法文書籍圖書館，包括伏爾泰，盧騷，和百科辭典全家們。從十二歲到十八歲，他在「沙皇村」(Sarskoye Selo) 的皇家學校，那兒的教育與精神都是法國式的——連馬拉特 (Marra) 自己的弟兄也以法語教導學生——那兒的教育極壞；老學生們心裏着衝戍營裏的軍官們，學他們養女人，賭博，淫亂取樂

幹壞事。

年青的普式庚算是學校裏的一個最壞的惡漢，同時也博有性情詩與短詩能手的聲名。一八一七年他在外交部充當職員。他不守職，一直沉沒於聖彼得堡交際場中的漩渦。明顯地他除了想做貴族朋輩中的一個能手再不希望什麼名譽。差不多直到他的晚年，他置身於執笏子弟生活的娛樂是怎樣重要，這很明顯地表現於他死後的遺稿「埃及之夜」，在這篇小說中他把自己寫為柴爾斯基。像拜倫一樣，他不高興在任何場合之下以「經商」的樣子被目為詩人。他很少談到文學。在另一方面即極喜歡騎馬，賭博，宴會，「其實他連亞拉柏的『山驕』馬種都認不出，將牌也記不清，在法國式烹調法的一切新發明中只暗暗地喜歡燒烤的馬鈴薯」（埃及之夜）。

雖然他老是虛擲光陰，可是在一八二〇年他便印出了他的第一部詩叫做「盧斯蘭與留米拉」(Ruslan and Ljumila)。這部詩極轟動一時，雖說只是一部韻文的童話——根據俄國的神話，使人想起亞尼奧斯托(ariosto)，威蘭(Wiland)與朱古夫斯基(Zhukovsky)——除了憑他說故事的天才和精密的結構沒有什麼獨創。這部書全是純粹的浪漫斯，從它的音調中而起的某種優美，和在它的色調中的強烈的觸覺是很有趣

味的，可是，別的心理的興趣是沒有的。

在這當時，普式庚第一次掉落在失寵之中。像一個青年人該做的，他是一個政治革命詩人。他寫了一詩頌歌(Ode)叫做「拿起匕首吧」(To The Dagger)。這首詩風行於俄羅斯一切的軍營裏，可是作者是誰幾乎無人知道。他憎惡強迫他們忍受的亞歷山大一世的專制統治，憎惡那重重地壓迫詩歌的笨拙的檢查制度，和警察的兇暴的統制。青年人把安寧信任他們，而他們反報之以無理的暴虐。利用他那教智，和獨自的尖刻的諷刺，他以短詩攻擊統治者們，暴露統治者們的醜惡。這些短詩是廣佈於全國。一八二〇年，聖彼得堡的都督拿他一首「自由頌」(Ode to Freedom)做口實對沙皇奏害他，然而沙皇平氣地讀了這首詩，反命令這位青年詩人把他的詩稿都給他看。不幸，在這些詩稿中有諷刺着沙皇的寵人亞拉克齊厄夫的，因為對自己所寵幸的人施了這麼諷誹的手段，亞歷山大沙皇便發怒，要把這個罪患者放逐於亞伯利亞。後來，由許多人的說情，於是把他驅放到俄羅斯南部的「基新涅夫」地方，給他在兒的都督衙門中充當書記。他在那邊謫居，患了一次病後，才得到准許他離開基新涅夫到高加索與亞林米亞的詔命。高加索的自然美景的劃時代的印象都明顯地活現於他的詩裏。他在那兒讀了拜倫的詩，

於是拜倫底時的印象便同着高加索的印象浸入於他底年青的

頭腦裏。拜倫的印象可以說是這兩個印象中的較為急進的。

在基新涅夫和渥得薩，由於他底粗野的人生觀與他的拜倫式脾氣，使他的長官很討厭他。當他的一封信送到聖彼得堡的私信在中途被檢查出來，他又犯法了。這封信裏面說有一個英國人，雪萊的朋友，同他做了朋友，其中有些辯護雪萊的所謂無神論的話語。結果是再來一個放逐。在警察的監視下，普式庚被遣到帕斯柯夫郡區的他自己的田莊蜜凱洛夫斯哥那住下了。

這是誰都知道的，從聖彼得堡放逐出來的六個年是保救了普式庚的生命。不然，在尼古拉登極之時，要是他在場的話，他必定參加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革命。因為：在革命的可怕的結束和他底親近朋友被害了之後，當他決意去對沙皇請求終止他的驅放期之時，他終於屈服了自己不得不辯答沙皇直接的審問，承認自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那天是同情叛逆者的。俄羅斯文學史上幾點可以說是國家的寶物者實由於詩人對沙皇答應了以後的盡忠，和沙皇負責踐行信約的擁抱，給普式庚說以後必定保證他脫出檢查官的愚笨和詭譎，自願當他詩稿的檢查人。普式庚，在這兩個選擇當前——與沙皇及他的制度議和或一輩子受刑罰與放逐——終於沒有那

使妥協不可能的勇往直前的氣力。

此後，他在社會上的地位：文學上的地位，馬上便確立起來。沙皇給他每年六千盧布的俸祿，叫他做那在他是很快的工作，就是寫彼得大帝史蹟。同時，還敕封他為皇家宮闈上大夫 (Gentleman of the Imperial bedchamber)。詩人認為這個賜封是有點侮辱，他認為對於一個像他這麼重要有名望的人，這樣的官銜是悖理與凌辱。他表面上像是再度高興地過着聖彼得堡的「高尚生活」，事實呢，暗地裏從心坎的深處羞恥着自己享受宮廷的禮賜，而青年的朋友們却正在砲台的土牢裏與西伯利亞的礦坑裏受苦，或者是出奔在異邦的都市顛沛，憔悴。

他用逃避於俄羅斯的，它的軍威的武力的榮耀的感覺之中這個方法來麻醉他的悲哀，和羞恥的情感。這種榮耀的感覺在高貴的俄國人中間是很少見的。過去的急進份子喜歡誇耀俄羅斯的武力征服祈望獨立而革命的波蘭人，罵倒西歐諸國同情波蘭對自由的熱愛的種種抗議。因此，他在「一八三一年寫的那首『給俄羅斯的誹謗者們』」的激情詩是應當這樣去理解的。

總之，普式庚同他底世界主義的朋友們大不同了。他在這些人中間，極非凡，獨創，驕傲，潑辣，極為知道他底天

才的人所佩服，稱讚，絕不能在激怒的妒忌與憎惡的環境中生活下去。正是這種妒忌憎惡使他防衛着那個法國荷蘭混血兒的冒犯者但蒂斯，赫齊林 (Dante's de Hechelen) 對他老婆逼攻，這使他早死。激怒是正常的，所以，俄羅斯的青年，經過了萊蒙托夫的呼喊，在著名的決鬥中讚揚着普式庚死亡的消息。

普式庚是俄羅斯詩歌中的第一個現代人，也可以這麼說，俄羅斯的第一個有勇氣完全把自己的個性表現於詩歌中的燦爛的詩人。違反了他的先輩，他在青年時便一下子顯出他的面目，排開了文學的傳統與權威而表現自己。他在年青時便有一個偉大的印記在他的額前，詩人的風格與權力在他的容貌裏，使他的同時代人不得不推崇他為領袖。他是確有一種偉大的地方的，連他的反對者也不能否認。他是屬於那些咒罵，攻訐，妒忌，嫉恨的人羣中的一員，然而，這一羣中就沒有一個可以算為他的副手。他詞語中的力與美的連結，在極高的程度上，超過了過去所有的一切。

對於一個外國人，像他那樣的詩歌現在似乎鬆弛了。拜倫底倒壓的力量；他的詩是在這種力量之下成熟的，可在他的軟短的敘事詩中明顯地看出來。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四年之間他所寫的四首詩：『在高加索的囚人』，『巴赫智沙萊

濱水池』，『強盜兄弟』與『吉卜西人』，第一首最幽美地映出高加索自然的圖景，其次兩首顯示出詩人個人底情感的天稟，那一首不是摹倣拜倫的『紀渥爾』(Glaour)，『智倫的囚人』，和『哥爾塞爾』(Corsair) 而受到拜倫的影響。普式庚所表現的強盜們的確不像真正的強盜，但他素朴地任他的情感生活從他們身中傾吐出自由的表現。『吉卜西人』是達到最高峯的。吉卜西的女子的型象用肉體的粗野表現出來，和與不受道德拘束的亞黎珂(Alekko)『吉卜西人』詩中的人物之一比較起來便起了一個很強的印象。亞黎珂是從文明逃跑出來的，然而他還是帶着一個最可厭的惡德，這就是把自己愛過的人認為自己的所有那種妒忌心。可以說，這首美麗的詩供給了翻譯此詩的美里美(P. merimee)寫出他的代表作『卡爾曼』(Carmen)一個觀念。

像『在高加索的囚人』一樣。亞黎哥帶着拜倫式的憎恨與懷疑。『奴寧伯爵』那一首詩，採着較鬆放，較輕浮的音調，更使我們想起拜倫，尤其是拜倫的『迷破』(Beppo)。一八二三年，普式庚，全然在英國詩人唐凡(Don Juan)的影響下，沒有什麼計劃便開始筆寫他的主要作品『葉夫根尼；奧尼埃根』(Yevgeni Onyegin) 這部詩他不斷反覆寫了七年，爲了要在這部詩中表現出一個自己的永恆地比較獨

特的詩的描述，尤其重要的，一個比自己底其他的詩所能看到的更完全的自傳。最後，他底偉大的敘事詩『波爾搭華』(Poltava)，顯然是由拜倫的『瑪齊拍』(Mazepa)而得到感悟的。從這部詩來說，它是遠遠地超過拜倫少年時代的詩。在它的風景的能力，和老軍官那個可驚的大物之歷史的地正確的表現，對於拜倫所給予的型象的浪漫印記做了劇烈的反對。

除了短短的抒情詩與散文的小說有他自己的獨創之外，他是沒有一首詩沒有一個模型的。他底大眾形式的韻文故事，如奧黎格之歌』，和他的童話都是現代化了的史詩。普式庚是俄羅斯匯集民間史詩的第一個人。他底唯一的，偉大的戲曲「布尼斯·俄頓諾夫」(Boris Yudinof)，用那麼才能的形式寫而使人欣致不已，也是摹做莎士比亞底歷史劇，尤其是「理查爾王三世」與「媽克佩士」(Macbeth)。這個戲曲廣泛地被歡迎，大大地被稱讚。可是，美里美底劇「Les debutes D'un Aventurier」，抱着更有特性和真實的寫法去處置同樣的主題——不忠的德米特里的反叛——竟至差不多沒人知道，可見文壇的聲譽獎賞常常是很少有公理的。最後，普式庚的民歌，那些不只是強烈地受了密究維支 (Mickwiz——波蘭作家)的影響，最有名和最多被翻譯的兩首民歌「三個布特里斯」(The three Budryses)和「伏耶伏茲」(Veyvodas)

都是從波蘭詩翻過來的韻文，然而却没有說到原作者的姓名。在一些普式庚作品的舊版裏面也許有提到，可是在普及版裏根本就沒有說及。一八五五年波丁斯帝特 (Bodenstedt) 的譯本裏面，這兩首民歌甚至像理想所應然一樣認為是普式庚的。

當然，強烈的獨創力是滲透在那些音律優美的最好的作品中的。尤其在散文的小說之中，普式庚採取了而且發展了偉大的歷史學家卡南姆真 (Kurankin) 所創造的俄羅斯散文的體裁，更富有他的獨創力。我們每看到普式庚，他自己生病着的，達到表現出健康的最高點的時候，他在一種極高的程度中，保持着偉大藝術家的特性。這個藝術家大體是一個不法者，一個生氣勃勃的沒有規則的人，一個忽而跑得很快，忽而跑得大慢的鐘錶。——莎士比亞和莫里哀大概也可以說是這樣——然而很可驚的就是因為他的作品反而是健康的，服從法則的，一個準確的鐘錶。普式庚就是這樣的。作為一個人，他是個地位很高的聖彼得堡文明的兒子，社會文明的受難者，時髦的奴隸；作為一個詩人，他是越前進越不斷地明顯地表示出萌芽的斯拉夫民族革新的精神，反對聖彼得堡，嫉恨一切的社會文化在那種被時髦的愚笨所占有的而造的「葉夫根尼，奧尼埃根」本質的情熱之下，在社會公論

所要求的決鬥中殺死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年青的寧斯基之時作了最明顯的表現。

就智慧說，普式庚比之拜倫還差得多。拜倫，沒有一種滿足可以制止他對自由的熱望，這使他活着，也使他致死。

普式庚，年青時信仰自由，到了成年時，便屈服於愛國主義。可是普式庚的描寫形象的才能却勝過拜倫。他底優秀的

歷史故事「甲必丹之女」是哥郭里底「搭拉·布拉」(Tara Bulla)的先導，他那可驚歎的小說給後代寫實主義的再現，舖了一條平坦的道路，正如一個俄國批評家所說是「傷感的，自然的格式。」

譯自 Blaundes 著的 Impression  
of Russia 後部

## 再會吧，熱情的椴林

普式庚作 林蒂譯

再會吧，熱情的椴林，  
再會吧，靜寂的田園，  
在不知覺中逝去的時日  
那夢幻的歡樂！  
嘗過了種種快樂的  
特里俄斯谷翼，再會吧！  
在領略了這快樂之後，  
永遠的拋棄了你，  
我將如之何呢？  
我是抱着你的記憶而去了，

可是我的心却遺留在你身。

何時我能再回到你的田園呢，

（啊，這豈不是多麼愉快的夢！）

我是——充滿友情的自由和歡欣，

真和美的信奉者；

何時我再回到特里俄斯谷翼山丘的斜坡，

菩提樹掩覆的蔭影下呢。

（附註） 特里俄斯谷翼村，是普式庚的母親的領地末

哈夫斯谷翼的鄰村。那就是女地主奧四被娃。腓力甫的領地，普式庚曾在他的邸中做客。這首詩是在一八一七年他從那個地方回到彼得堡時作的。

# 自由

棉·普式庚作  
林譯

## ——頌歌

柔弱的愛和美的女神嘯，

去吧，給我逝去吧！

像雷神勇猛的自由歌手嘯，

你在哪兒呢？

來呵，扯掉我們底花冠，

毀掉這甘美的堅琴——

我將在世界

歌頌自由，斥退××底罪疣。

在神聖的災難當中，

你獻了果敢的頌歌，

將高尚的高爾人（註一）可敬的遺物

獻示給我。——

淫蕩的運命之子——世間底暴君們嘯，

最好是顫慄着呵！

俯伏於地的奴隸們嘯，

拿出勇氣，站起來吧！

啊！無論瞻望何方！

到處——是鞭，是劍，

是充滿汗辱的法律的鎖鍊，

是為壓制而哭泣的弱者底淚點……

到處——是不正的權力，

在偏見的黑闇中跳梁，

天才隱於地，

光榮凋萎了。

獨在民衆之上帝王底空際

沒有籠罩着苦惱的雲彩。

在那邊，神聖的自由，

和強力的法律握手，

建築着堅固的城牆，

忠順市民之手握着的劍，

將民衆底腦袋，

一視同仁地砍齊。

假如出頭反抗他，

報復的劍就落下。

賄賂，嚇詞，

在那邊全不中用。

主權者喲！賦與你××和××的人，

是法律——不是自然的世界。

你站在民衆之上，

法律却站在你之上。

法律沈睡的地方，

市民和××能操縱法律的地方，

在那邊便有民衆底嗟嘆！

繼承祖宗之後，

在風暴里即位的

罪過的殉教者(註三)喲，

我將叫你做證人。

在畏縮的小孩們之前，

路易登上斷頭台，

被奪××的路易，

已掛上逆賊血腥的斷頭機了。

法律沈默着——民衆沈默着，

邪惡的斧鉞揮下……

又在掛上鎖鍊的高爾人們底頭上；

暴虐的××的旗在鮮明地飄揚。

專制的兇徒的拿破崙喲，

我憎恨你，憎恨你底王位，

我用歡喜的眼睛，

看你底滅亡，看你底小孩們死盡。

人們在你底額角，

讀取民衆咀咒的烙印。

你是世界底恐怖，宇宙的恥辱，

你在地上海辱神明。

黢黢的奈瓦河上(註三)

深夜的星四周輝映，

在不知憂慮的人們

落於安眠的時分，

沈思的詩人呵，

瞻望着酣睡於閨中

荒蕪頹廢的暴君的殘蹟，

瞻望着拋棄於忘却之淵的宮殿。

在那可怕的城牆的闕處，

聽那可怕的歷史之神的聲音。

加里格拉（註四）最後之日

歷歷地在眼前浮映。——

受着肩章，肩綬，

醉於憎恨和酒的刺客們

偷偷地雍容竄進，

而內心却戰戰兢兢。

反叛的守護兵默然而過，

吊橋，無聲地卸落。

爲金錢收買的內奸，

在黑閨中打開城門……

哦，是多麼可怕可恥的事！

衛兵們像野獸似地湧闖，

揮下可恥的利劍，

打掉邪惡的王冠

哦，××喲，而今依然同樣——

無論怎樣的刑罰，報復，

無論怎樣的牢獄，祭壇，

一切都不看守你了。

從此在公正的法律之前，

最好是恭誠地跪着吧。

惟有民衆底安寧和自由，

纔是××永遠的看守呵。

（註一）普式庚在這是寄意安得列，塞尼厄的。塞尼厄 Andre chenier 1762-1794年）是法國詩人，在法國大革命時代，因對於王朝謀叛，而被投獄。普式庚極崇拜這詩人。

（註二）是指一七九三年爲法國大革命所推選的路易十六世。

（註三）普式庚在這一節是歌咏一八〇一年爲衛兵們之手所弑的巴哇爾一世（Pavel I）的暗殺事件。對於巴哇爾底暴政，不但貴族和士官們反對，而且他底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就是後來的亞歷山大一世）也都參加這反對運動，並且就在一八〇一年三月十一日施行暗殺了。普式庚說「巴哇爾一世是『邪惡的王冠』，但又說着這暗殺『是多麼可怕可恥的事！』」

（四註）加里格拉（Caligula）是羅馬帝國第三代皇帝，是位可怕而暴君。也是爲衛兵們所殺的。普式庚借加里格拉之名，實是指巴哇爾一世。

## 給批評家的信

普式庚作  
雷石榆譯

討厭的藝術監査者啊！我的永久的迫害者啊！我想今天要和  
你談談。

別恐怕，

不願用度外的想法或瀆神的呪咀罵你批評家們的。

在倫敦的東西，還未適應在莫斯科。

我是很知道我們的著作家們的。

他們的思想不會給批評家打倒，他們高潔的靈魂，你們看

爲無神經的。

首先我拿誠意宣告你們，我是屢屢憤慨你們的天命。

用人生的愚昧發誓了的解說者，

克波特娃和威尼亞夫人的好讀者，

你常常被強要判讀那是壞散文啦，壞詩啦。

俄羅斯的作家們就馬上如下的蠢才起來：

某東西是從法文重訊英國的小說，

某東西是措着汗寫成的詩，

又某東西是機敏地終結悲劇。

嘿，怎麼也好，但你要能讀那些。

顛狂，無聊，睡眠百次，而且直讀到蓋印那裏吧！

所謂批評家者，全然是殉教者，時而他想藉羅梭波爾特爾，  
布荷列的朗讀而快心爽意。

德爾扎賓和卡蘭珍（註）是嘗試過那希望，但他對歌唱田野  
森林時拿出撒謊的新愚昧，而必要呈出無用的注意。

若果你消失意識的持續，你得開始找尋牠。並且在薄薄的  
雜誌之中，必要用深厚的諷刺和御者的誓言，記入給多麼精  
神的人洗練過的創作物。

（註）前者是詩人，後者是有名的歷史家

但真的批評家是一個市民，他的職責是宗教的，他要有電  
似的純粹的督智。

縱使有尊敬祭壇和王冠的習慣，但他不迫害意見，而且寬  
大地觀察真理。

秩序，勤直和道德的看守者；他不走過這給規定了的界限。

委於法，愛戀着祖國，他知道在他之上有責任。他對有效底真美決沒反對過。

他不妨害肥殖有生命的詩人。

著者之友，他在貴人之前沒有過發狂病。

他是慎重，熱情，自由，正義。

而且你，你卑怯地爲着發狂病的我們，你做過什麼呢？

不能不思考時，你就呆然的合不攏嘴巴。

你不理解我們，只是牽牽線或混雜着。

依你的意志判白爲黑，你叫小冊子是諷刺，是放蕩，叫詩

是謀叛人。把真理之聲叫馬拉或沙克尼顯（註）

好的，你逐一去決定牠吧。

（註）被學生們愛戴的柴爾斯科登塞羅中學校的普式庚的先生

開始憐憫你喇！

說吧，在聖俄羅斯之中。

我們追從你連書也不看的，真個不是恥辱麼？

要是人開始談起重要的問題，愛着俄羅斯的光榮和健全的

道理的柴，沒有你的檢閱，出現一本書也會拿掉。

閒散和愛的無邪氣的夢，只殘留想像貫注到的花朵。哦，野蠻喇！我們之外的怎麼堅琴的所有者呢？不吶咀你的喪之斧嗎？咒咀嗎？

齒鬆發癢似的鬧者啊！你徘徊於詩之中。

沒有燃燒似的感情，沒有輝閃的精神，沒有趣味，沒有「命運」的詩人的姿態，沒有那樣的品格高尚，是不能接觸你冷僵的靈魂的！

你把不安的眼光投在一切的東西之上。你在我們之中，懷疑着一切東西，到處尋毒。

放棄了那不易佩服的勾當吧。

巴爾納斯山不是修道院，也不是閨房。

真正熟練的蹄鐵，因太大的熱心留不住神馬。你懷疑什麼呢？依侮蔑法律這事相信我吧。

自滿快樂的東西啊！支配者和道德不容認你們的權威。

他曾不識你，我知道那理由。

不死於列特中，也沒有你的蓋印；他的稿子馳遍世界。

巴爾哥夫（註）決不把他的自由詩送給你。奴隸階級之敵拉

德車夫（註）逃脫批評家了。

（註）前者是撰詩的作者，後者是自由主義的作家

普式庚的若干詩篇不能植成活字了。

不要緊，那也沒關係，那些都給人讀過了。但你常常把從前的東西作為出賣品。

在我們的非常地賢明的世紀中，查里科夫（註）是一個危險的人物吧。

沒有理由：你自己麻煩有什麼益處呢？說吧，你讀過卡扎林（註）的「秩序」沒有呢？那個明白了麼？你可在那裏看到表現出來的義務和正道吧，而且你採取別道吧。

在女王的眼前，一個優秀的諷刺詩人，在一般的喜劇之中，侮辱着無智的東西。

（註）前者是一位作家。後者卡扎林二世……是為貴族刊行這種類的政治的教訓東西。

縱使在朝廷的魯鈍底奴才的狹小頭腦中，克特全（註）法皇和基督都是同樣的人類，但在德爾扎賓這貴族棒威脅的他底擊琴音中敲落尊大的偶像的假面具。

開蒙屠爾（註二）唔開宣言了正義的微笑，「塞梨」（註三）的作者者在二重的感覺之中放出了嘲笑。他往往表現全裸的普利斯。

但他們決不是受批評家拘束了的。

（註一）十八世紀的俄羅斯，有名的瓦比陳的劇中人物  
（註二）童話作家。

（註三）詩人波克達維治特

你為什麼縐眉？

在他們的時代，請這樣想想看啊：他們不那麼容易逃脫他們吧。

那是你的錯誤，在你前面有一只鏡子，亞歷山大大王（註）的支配的美神。

知道這封信對於這個時代說的什麼吧！

我們必要馬上採取精神的課程，

我們從舊鞭拿出確實的恥辱。

我們誰也不發表所謂祖國這個名目。

再次產生在這個時代嗎？

人們和作家產生於生活在奴隸階級之中的時代嗎？

（註）他治世之初表示非常的自由，計畫了許多政治的亞歷山大一世。

不，不，沒有那樣可哀的時代。

俄羅斯拿着無理的行裝時，

有光輝的卡蘭珍閃亮着他的王冠的今日，

是不容許批評家胡為的。

矯正吧，更聰明點吧，和我們一同創造和平吧。

「一切恰好，我不和你議論吧」你這樣說吧。

但是友啊！我可以任由我的意識而承受吧。

我不能不容許第一件，而且跟着第二件。

真是你們發笑，而我往往哭泣。

我讀，我自署，我大膽地寫……

流行和趣味變化。

和往昔同樣，和我們一同，學朋譚、魯梭、和波爾特兒。

如今西羅落在我們的網中時，我是一位貧乏的男漢，不久

又是女人，是孩子。

友啊，相信吧！女人和孩子，大過失和我們的憎惡，都從

那裏而來！

但是那裏沒有什麼東西。

若果好好的注意設備野營你也不能夠的話，那麼至少要雇

個像你那樣聰明的祕書。

## 馬車的生活

普式庚作 林蒂譯

雖然時常有一些重量的運載，

馬車却還是滾轉着它輕快的車輪；

有時，車夫的頭髮已斑白了，

但是却幹練而敏捷的——忠於他的職守。

中午聽着我們魯莽的圍獵，

然後搖擺而上。現在要請留心着規律吧。

下坡輾過了坎珂車身兇猛的搖蕩，

我們憤怒的尖號：『哩，你舒服的，白癡！』

我們在晨曦輕鬆的上了車，

而遙向着我們的旅途前進。

安妥的側臥着用舒適的咒罵，

我們吼着：『哩，那邊！上前！加速馬力！』

馬車滾上，沒有陷阱遺迹。

趨近黃昏，更現着老練，

我們眯睡着了，就作為晚上的住宿

老馬車夫却不停的駕上。

# 獻給西伯利亞的囚徒們

直到西伯利亞的鑛脈之底，

也不妨抱着充滿誇耀的心房前往！

你們的工作和高尙的思想

決不會那樣地消亡！

誠實的女性遭逢不幸，

希望已經在黑暗的地底潛藏：

但不久勇氣和歡笑就會睡醒，

喜樂的時期將要光降。

愛戀和友情會穿過黑暗的鐵門。

達到你們棲身的地方；

——正如我的唱歌自由的聲音

會傳進你們的監房。

不久笨重的鎖鍊就要被打斷，

牢獄也將覆亡——

自由會連忙在獄門把你們迎接

同胞也會把長劍送回你們手上。

普式庚作·任鈞譯

## 漁夫和小魚的故事

A 普式庚作  
陳君涵譯

一個老頭兒和他的老婦，  
在深藍的大海附近居住。

在一間破敗的茅棚裏過了。

正好是三十三個年華。

那老人用網兒打他的魚，

那老婦就紡她的紗。

有一回在海里他撒下了網，

網兒起了弄到的只是泥渣。

第二次他又投下他的網兒了，

網兒升起來捕得的只是海草。

第三次他更撒下他的網兒去，

那網兒上來時却有了一條小魚，

一條金的而不是普通的魚。

於是那金魚便請求他的勞起，

用一種人的聲音開口說：

「老人呀，求你放我入海中吧；

我會給你一筆重價的贖金，

我的贖金聽隨你什麼要請。」

那老人驚訝而且駭怕了，

他打了三十三個年頭的魚，

從不曾聽見過魚兒會講話。

於是他把那金魚兒放下，

對她說了一番仁慈的話：

「金魚呀，現在也許上帝祐你，

至於我呢，無需你的報酬。

你深深地往那深藍的海中去吧，

你自家放任地去遨遊吧。」

老頭兒回到他的老妻前，

對她詳說了那非凡的奇遇：

「今早我確好捕着了一條魚，一條金的而非一條普通的魚，這條魚它對我說出了俄語；

她請求讓她回到藍的海中去，

贖回她是一筆重價的報酬：

我可以隨心所欲要贖金呀！

不過，那贖金我未敢去領，

便讓她遊入那藍色的海心。」

老頭兒遣了他老妻一頓罵：

「你是一個蠢貨，一個傻瓜，

幹麼你不要那魚的贖金！

怎麼，你得同她拿一個水盆呀；

因為我們的全破壞得不堪啦。」

於是他就走向那深藍的大海

他看見那海洋興起了浪來，

他對那金魚高高地喊了一聲，

那魚兒便游上來對他發問：

「老人呀，你也許缺乏着什麼？」

老頭兒俯身致禮地回答她，

「可憐我吧；O，我的魚，我的公主！她嚴厲地責罵了我，我的老婦；

我老了，她還給我不得安穩；

因為她想要一只新的水盆。

我們的完全破壞得不堪了。」

金魚兒便給了他的回答：

「去吧，別憂愁了；上帝保佑你，

你們將有一只新的水盆。」

於是那老人回到他的老婦前，

在老婦的旁邊是一只新的水盆。

但是那老婦：她罵得比前更甚了：

「一個蠢貨呀，你是，一個大傻瓜！

傻瓜喇，你要的祇是一只水盆！

現在，一只水盆絲毫沒有點好處，

你，這傻瓜，快回到魚那兒去；

向她行禮求她給一所小屋居住。」

於是他走向那深藍的大海，

（那深藍的大海興了狂瀾）

他便對着金魚高聲呼喊，

魚兒便向他遊來，並且問他，

「你也許缺乏着什麼？老人呀！」

老頭兒行着禮給她回答：

「可憐我吧，O，我的魚，我的公主！

我的老婆責罵我比前更狠，

我老了，她還不讓我安生；

那老潑婦要一所小屋居住。」

金魚兒便給了他回答說：

「去吧，別憂愁了；上帝保佑你，

就這樣吧，你們會有所小屋。」

他走向他的泥土做的草棚，

但是那泥土的草棚全不見了。

他的前面是一座有樓閣的精舍，

還有一只全磚的粉白的烟窗，

那大門是橡木的材料製成，

老婦人坐在那窗兒的前面，

她肆意地謾罵着她的男人，

「你這蠢貨，你這十足的傻瓜！」

你回到魚那兒去，對她行禮，

我不欲做一個下賤的農戶，

但願做一位有身分的貴婦。」

於是他又走往那深藍的海洋，

（那藍的海洋興起了大的波浪）

對着那金魚他喊出大聲，

魚兒向他遊來並且發問，

「也許你缺乏着什麼，老人呀？」

老人施着禮給她回答：

「可憐我吧，O，我的魚，我的公主！

我的老婆作弄我比前更苦；

我老了，她還不讓我安寧；

她再也不願做一個農戶，

她欲做一個有身分的貴婦。」

金魚便給了他回答說，

「去吧，別憂愁了；上帝保佑你。」

於是那老人回去見他的老婦，

他聽見了什麼？一座崇高的邸府！

在石階上站立着他的老婦，

穿着一襲重價的溫暖的貂裘。

在她的冠上有條錦緞的頭布，

還有在她的頸上懸佩着珍珠；

她的手上戴着的是金的指環；

她的腳下穿的是大紅的花鞋。

勤快的僕役侍候在她的左近；

她鞭撻他們並且扯他們的額髮。

老頭兒對他的老婦說道：

「祝賀你喲，尊貴的夫人太太：

現在也許您已是心滿意快。」

可是那老婦銳聲地對他叫，

並且遣他到馬廄裏去操勞。

這樣一週又一週地過去。

老婦人的脾氣比前更壞；

她還是差他找那小魚：

「往小魚那兒去，並且向她敬禮；

我不做一個有身分的太太了；

我要做一個元首，一個皇后。」

老頭兒駭怕，他便向她請求：

「老太太，你難道吃了什麼藥草？

怎樣走路，怎樣說話，你全忘掉；

你怕要遭受整個的王國嘲笑。」

老婦人，她發怒了更甚於前，

在她丈夫的嘴頰上擱了一拳：

「鄉下佬，你還敢同我辯嘴來，

同我，一個有身分的太太！

你到海上去——用我的名義，

如果你不允，也得非去不行。」

老頭兒便出發到海洋去了，

（那藍的海洋已經黑暗沉沉）

對着金魚他高聲呼喚，

魚兒遊了上來向他詢問，

「也許你需要什麼了，老人！」

老頭兒回答他並且敬禮：

「可憐我吧，O，我的魚，我的公主！

我的老女人又在造反了；

她無心做有身分的貴婦，

她要做一个元首，一位皇后。」  
那金魚便給了他回話：

「去吧，別憂愁，你有上帝保佑；  
好！你的老婦將要做個皇后。」

於是那老人回到老婦的跟前，  
看哪，他前面是座皇宮寶殿！

在宮殿裏他看見他的老婦，

坐在一張檯前，是一位皇后；

她的侍役都是王公和貴族，

酒，來自外洋，他們替她滿注；

薑餅兒，全做了花，她在吃着。

還有一排可怕的衛士圍住她，

他們的肩上都荷着刀斧。

老頭兒看了他們他駭怕，

他俯伏在那老婦人的足下，

稟道，「我祝賀您，莊嚴的女皇！

現在也許你是心滿意足了。」

可是那老婦看也不看一眼，

只吩咐衛士們將他驅趕。

於是王公和貴族蜂擁而上，  
他們擒住那老傢伙向前走去，

在門口衛士們又跑了上來，

大夥兒都想對他加以刀斧。

還有庶民們却又拿她取笑：

「你是活該，你這粗蠢的老頭！

受點教育吧，你這蠢貨，以後，

不要老乘別人的雪車了！」

這樣一週繼着一週地過去，

比前更外頑強了，那老婦，

她派她的寵臣去找她的丈夫，

他們找到了老人，扯住他，

那老婦，她對她的老頭兒講話：

「你往魚那兒去對她敬禮；

我不願做個元首，一位女皇，

我高興做那大海的君王，

這樣便讓我居住在海洋，

因此那金魚才可以對我服侍，

並且像我的朝臣一樣給我遣使。」

可是老頭兒不敢對她違背，不敢說一句忤逆她的語言。

現在他又走向那深藍的大海，

他看見——海上是一陣黑暗的風暴；

泛濫着的是那激怒的波濤，

他們奔騰着，興起着吼叫。

他便對金魚大聲地呼喊，

於是魚兒向他遊來，問道：

「老人呀，你也許缺乏着什麼？」

那老人行着禮給她回答：

「可憐我吧，O，我的魚，我的公主！

怎樣對付她呢，我的該死的老婦？

她再也不要做皇后了，

她欲做這大海的君主，

這樣她便在海洋上居住，

那麼你，你就做她的侍從，

並且做她的使者聽他使用。」

但是那金魚她沒說一句話，

她只是在水裏擺了擺尾巴，

便潛入那深深的海洋去了。

他徒然在大海旁邊久久等候，

一句回話——於是回家見他的老婦。

瞧！他的前面是一間舊的茅屋，

他的老婦坐在門限上憤恨，

她跟前依舊放着一只破的水盆。

去年羅察第三屆莫斯科戲劇節定期十日盛極一時。在戲劇節目中有普式庚的漁夫和小魚的故事一詩，被波洛文編為劇本在莫斯科兒童戲院開映。這項消息引起我的很大的興趣，因為我的手頭正好有一部普式庚的詩集；而這篇詩漁夫和魚的故事又極其簡樸可愛，他採用了普式庚的主題；以重復的手法，可愛的嘲弄，把故事傳達出來，這詩的韻律，多半因襲長歌，幾乎不能遙譯；因為這詩既非規則的音律更非自由的散文，我所能做到的只是達意而已。本詩是根據牛津大學艾爾頓教授的英譯而遙譯。譯者誌

## 獻 給 查 達 愛 夫

那怕虛偽的愛戀希望和光榮

也無從把我們欺誑！

雖說跟夢一般地，跟朝霧一般地，

青春的愉快已經消亡；

但我們的內心却燃燒着希望。

在宿命的權力重壓下面，

我們傾聽祖國的呼聲，

抱着一顆戰慄的心房。

我們還憑倚快要消失的一線希望，

期待着神聖的自由時期；

正如年青的戀人們

公然期待着會期一般地。

祇要我們內心還燃燒着自由之火，

祇要期求正義的心還沒有死滅，

朋友，我們就要把美麗地盛燃的熱情

獻給祖國。

朋友，確信吧——讓人們稱心滿意的

幸福之星不久就會在空中輝映，

俄羅斯就會從夢中甦醒；

並且在專制政治的廢墟上面，

也會記上我們的姓名！

普式庚作 任鈞譯

# 埃及之夜

(普式庚未完成作品)

普式庚作  
石譯

## 第一章

查爾斯基是一個聖彼得堡土產的居民。他還不到三十歲；他沒有結婚；事務並不太煩重地壓着他。他底最後死去的叔父，在舒服的老年時充當了副市長，給他遺留下了高貴的財產。他底生活很舒暢，可是他却不幸要寫詩印詩。在新聞雜誌上，他被稱為「詩人」，在沙龍裏他被稱為「作家」。

不論韻文的作家們享受優越的權利（我們要承認，除了把文學的生格 (Genitive) 代對格 (Accusative) 而用，以及其他類似所謂詩的律法之外，我們不能看到俄國詩人有什麼特別的權利。）不論他們每個可能的權利，這些人們是非忍受着諸多的不開心事的。最苛刻的不幸，最使詩人難以忍受的，就是那用以污辱他的名號，這個名號永遠掛在他身上。社會把他看做他們的財產；照他們的所見，他是爲了他們的歡樂而創造的。要是他從鄉下回來，第一個碰到他的人便先

向着他問：

「你沒有帶給我們什麼新奇的紀聞來嗎？」

要是他私人的蹩扭事，或他底親近的人的病事，使他失落於沉思之中，馬上便有一個討厭的笑容伴着一個討厭的呼

叫：

「無疑地他是在撰擬着什麼的。」

要是他發生戀愛，他的美事便載在英國商人的冊簿裏，等着一首悲歌。

要是他探訪了一個他不大相識的人，商議着事業上的大事，那個人便會匆促地呼他的兒子，強要他念一些如此如此的詩句，而那個少年使用他底一些不像樣的作品供養詩人。這些不過是訪問之花；至於果實是什麼呢！查爾斯基認清了褒獎、詢問、簿冊，和那個少年麻煩他到那種程度，一切都

不絕地啞忍地制止着自己不要做出無禮的動作。

爾斯基利用每個可能的忍受去解脫自己那個不可忍受



刻木的珂兼甫拉喀

的名號。我脫離他底文學明輩的集會，讓他們去做世界的名人，即使是最淺薄的。可是這都不能援救他。

他底話語是最普通的，從不談及文學。對於他的服裝，他常選擇最不時髦的樣式，帶着一股年青的莫斯科人一生第一次來到聖彼得堡那種怕羞和拘謹的味道。他底讀書室，佈置得像一個婦人的臥房，看不到一點作家的風味。沒有書本散亂在桌子上；沙發坐椅上也不玷墨水；表示着詩思來到的雜亂味兒一點也沒有，掃帚塵拂均齊備。要是他的詩人朋輩們的任何人看見他手拿着筆，查爾斯基便失望不安。除了天才與才子之外，一個人會沉落於什麼瑣屑無聊事是難以相信的。他忽而裝做一個好馬狂，忽而變為一個沒有希望的賭徒，忽而又是一個講究的美食家，其實他連亞拉伯「山驢」種的馬都認不出，將牌都記不清，在法國式烹調法的一切新發明中只暗暗地喜歡燒烤的馬鈴薯。他過着無限的快樂生活，參加一切的跳舞會，出席一切的外交的宴會大鑿大啖；出現於一切的夜晚會，像『黎贊涼冰』那麼必要的。不管這一切，他還是一個詩人，他底熱情還是不能抑止的。當他發覺那『狂思』（他稱之為恩斯庇勒順）來到的時候，查爾斯基便把自己關在書房裏，從早上一直寫到晚間很遲的時候。他對他底天才的朋友承認說只有在這種時候他不知道真正的歡樂是什麼

。其餘的時間他遊來遊去，裝假裝真，每一步都被這個永遠的問題襲擊着：

『你有寫什麼新的東西嗎？』

一天早上，查爾斯基感覺到靈魂的優美的迸發，正當着幻景在鮮明的色彩中呈現出來之時，正當着活潑潑，想不到的字句給一個幻夢提供了活生生的形象之時，正當着詩句輕易地從筆尖飛出來，鏗鏘的韻律飛出來和着和諧的思想之時。查爾斯基整個心智都沉沒於甜蜜的忘形……世界，世界一切的瑣事，和他底個別的心思再不存在了。他正寫着詩。

驀地他書房的門擦的一聲，出現了一個人的不相識的頭。查爾斯基突然驚動一下，皺着眉頭。

『誰呀？』他發怒地問，心理咒罵着他的傭人，那些傭人在需要他們的時候老是不在應接室的。

那個不相識的人進了來。他身材高高，臉孔瘦瘦，看來是三十歲左右。他底黑棕色的臉孔的相貌非常誠懇；他底着白高突的前額，覆着烏黑的頭髮，他底黑的眼睛和圍着他底消瘦的兩頰的黑棕色的鬍鬚，顯示出他是個外國人。他穿着黑色的上衣，線紋已經顯出白色來了，和夏天的褲子（其實季節已是深秋了）；在他底破舊的黑領巾之下，在黃色的襯衫前邊，簪着一顆金剛石在發光；他底破爛的帽子似乎是幾

經風雨和壞天氣的。在樹林中碰見了這樣的人，你會想他是個強盜；在交際場中——政治反動者；在沙龍裏——一個走江湖的，酒精和毒藥的販賣者。

「你要幹嗎呢？」查爾斯基用法國話問他。

「先生」那個外國人用意大利語答，做了幾個鞠躬，*«Vo voglia perdonar mi, si……»*（請原諒我唐突，可是……）查爾斯基不請他坐下椅子，自己站了起來。對話用意大利語繼續着

「我是一個拿破爾的藝術家，」客人說，「環境驅使我離開我的祖國，我來到俄羅斯，信賴我底天才。」

查爾斯基以為這個意大利人是籌開什麼大提琴的演奏會，正在沿家求售他的入場券。他剛要給他二十五盧布，好使他快點離開，可是這個客人又繼續說

「我希望，先生，你會給你底知己以友誼上的幫忙，介紹我到你所接近的地方去。」

查爾斯基的榮耀是不可冒犯的。他傲慢地側視着自稱爲他底知己的客人。

「讓我問你，你是什麼人，你把我當做哪一類的人？」他說，難得抑住他底怒氣。

那個拿破爾人覺察到他底怒氣。

「先生，」他答，語句吞吞吐吐地：「*Ho cretuto…… ho sentito…… la vostra Eccellenza…… mi perdonara……*」（我相信……我覺得……高貴的先生……你會原諒我……）

「你要幹嗎呢？」查爾斯基重說，冷淡地。

「我久仰你的驚奇的天才；我確信這個地方的紳士們都會竭力去保護一個這麼高貴的詩人的榮譽，」那個意大利人答：「所以，我就冒失前來貴府……」

「你弄錯了，先生，」查爾斯基打斷他的話，「詩人的名稱在我們是不存在的。我們的詩人們並不請求紳士們保護；我們的詩人們自己就是紳士，如果我們的藝術贊助者們（鬼見了他們！）不曉得這一點，他們便太糟了。我們這裏是沒有可以使音樂家在路面上取材去寫一齣歌劇的權樓的遊僧的。我們這裏，詩人並不沿家徒步求助的，再之，他們告訴你我是詩人，這是開玩笑的。的確，我也曾寫些不像樣的短詩，可是，謝謝上帝，我並沒有一點像個詩人，（*Messieurs les poetes*），也不高興有一點像。」

那個可憐的意大利人摸不到頭緒了。他圍視一周。掛圖，大理石像，銅像，哥蒂克式（*Gothic*）的陳設，一切都使他欣羨不置。他明白了，在這個站在自己面前，戴着一頂錦絨頂的帽子，穿着繡金的紫花絨的外衣，束着土耳其製的腰

帶的傲慢貴人，和他自己——一個貧寒，漂泊的藝術家，帶着破舊的領巾，穿着破舊的上衣——之間，是沒有一點相同的。他吞吞吐吐不連續地說了一些失罪的謝詞，行了個禮，便準備辭退。那樣底可憐相感動了查爾斯基，他，雖然性格上有缺點，還有一個好的，高尚的心腸。他覺得自己的怒憤慢客是可恥的。

「你要那裏去？」他對那個意大利人說。「等一等……我被人家枉屈稱呼一個不相稱的名號，我對你承認我並不是詩人。現在就讓我們商量商量你的事務吧。我隨時可以幫忙你，在我能力可做得到的地方。你是一個音樂家不是？」

「不是，高貴的先生！」那個意大利人答；「我是一個貧窮的「詩唱者」。(Improvvisatore) (註)

「一個詩唱者！」查爾斯基喊了起來，痛悔自己慢客的無禮。「爲什麼你不早說你是一個詩唱者呢？」

查爾斯基握着他底手，覺得實在抱歉。

他底友愛的態度鼓起了那個意大利人，誠實地說出了自己的計劃。他底外表沒有一點欺騙的。他正需要錢，他希望俄羅斯會做出一點什麼去改善他家鄉的環境。查爾斯基注意地聽着他

「我希望，」查爾斯基對那位可憐的藝術家說，「你會

成功；這裏的社會還沒有聽見過一個詩唱的名字，好奇心一定會生起來。的確，意大利話在我們中間是不用的；人家不會理解你，那也沒有什麼關係；要緊是應該穿得時式些。」

「可是，如果沒有懂得意大利話的人」那個詩唱者說，沉思地，「誰要來聽我唱呢？」

「不要怕，他們會來的；一些人因爲好奇，一些人因爲要這樣那樣過一晚，還有另一些人要故意裝假來誇示他們也懂意大利語。我再說，要緊是你穿得時式些，一定要穿得時式——我必定幫你的忙。」

查爾斯基在得到那個詩唱者的住址之後，非常真摯地送了他出門。就在那天晚上他便開始做他所能幫忙那個詩唱者的事。

## 第二章

第二天，在一家旅館的黑暗而飢饉的走廊，查爾斯基找出第三十五號的房間，他停在門前扣房門。昨日所見的那個意大利人開了門。

「祝你勝利！」查爾斯基對他說，「你底事情進行得順利。N公主要在她的沙龍接待你；昨晚上在大夜會上我徵錄了差不多一半的聖彼得堡的貴人們，快印下你底票卷和廣告，

即使我不能保證你一定成功，最少我可擔保你包有滿袋子的獲利……」

「要緊的就在這，」那個意大利人歡叫起來，做着他那南方特有的風習的種種手勢來說明他的高興。「我早就曉得你一定會幫忙我，Corpo di Bacco！你本身就同我一樣是一位詩人，不可否認的，詩人真是高尚的人！我怎麼才能對你表示我的銘感？等等……聽一首詩（Improvisation）你看如何？」

「一首詩！……不在集會上，沒有音樂，沒有喝采的聲音，你可以唱嗎？」

「我會在什麼找到一個更好的集會呢？你是一位詩人，你比他們更能理解我，你底靜默的讚許在我是比狂烈的喝采還要珍貴的……請你隨便坐下，給我一個題目。」

「好，這個就做你的題目吧。」查爾斯基對他說：「詩人應該自己選擇他歌詞的題材；聽衆沒有權利去處置他底靈感。」

那個意大利人的眼睛發着光：他中了幾個韻脚便滿意地抬起他底頭，情熱的詩句，一瞬間的情感的發揮——從他底嘴唇而落於調和的音韻中……

那個意大利人的聲音停止了……查爾斯基還沉默着，充

滿了愉快和驚奇。

「怎麼樣呢？」那個詩唱者問。

查爾斯基扭住他底手緊緊地握着。

「怎麼樣呢？」那個詩唱者問。

「妙極！」詩人查爾斯基這麼答。「別的一個意念剛剛傳到你底耳朵，馬上就變成你自己的，好像是你曾在長期間中把他撫育，推敲而發展出來的樣子。所以在你既沒有困難存在，也沒有失望存在。不是嗎？妙極，妙極！」

那個詩唱者答：「每個天才都是不可思議的，彫刻家怎樣在一塊加拉拉大理石之中看出隱藏着的柔比得（Jupiter）的像呢，他怎樣用斧頭鑿子打開它的遮蓋而使之顯現出來呢？爲什麼從詩人的腦子裏迸發出來的意念早就和着四個韻脚，安排着，適合着和諧的格律呢？除了詩唱者自己，誰也不能理解那迅速的感印，某種靈感和奇妙的外心的意向之間的那個狹窄的關聯，恐怕我自己也不能解釋得來。可是……我非考慮一下我的第一天晚上不可。你以爲怎樣呢？我底入場券該定價多少，才不使聽衆叫貴，同時也不致影響到我的錢袋子？據說加塔拉尼先生（La signora calatani——意大利的名唱歌家）每張票售價二十五個盧布。這就不錯的啦……」

查爾斯基不高興，一下子從詩詞的高峯降落到賬房的

櫃子上的。但他清楚地體會這個世界所必要的東西，於是他就勸那個意大利人打着生意的算盤。那個詩唱者，在談到生意這一部份的時候，顯出那種貪婪，那種非藝術的賺錢熱，這使查爾斯基覺得懊喪，趕快向他告辭，以免把他由於優美的唱詞而在心中喚醒的狂喜的情緒一時盡化為烏有。那個意大利人，迷於打着自己的算盤，沒有覺察到他的變化，引領着查爾斯基出了走廊來到階前，卑微地打着鞠躬，深深地表示着無限的謝意。

## 第二章

N公主底沙龍已經替那個詩唱者安排好了，弄了一個講台，椅子一共排了十二行。在預定的那一天晚上七點鐘，沙龍明晃輝煌；門邊排着一隻小桌子，一個戴着灰色帽子，帽子上的鳥毛已經破折了，十指都掛着戒指的長鼻子的老婦人坐在那兒賣票兼收票。在庭階附近有衛兵站着。

各方人士齊集來了。查爾斯基第一個到場。他對於事情進行的成功給與了贊助，想預先來會一會那個詩唱者，看他是否事事都滿意。他在大廳旁邊的房子裏會到那個意大利人正在性地瞧着他的鏡子。那個詩唱者穿着演劇的服裝，從頭到腳一律是黑色的衣服。襯衫的硬領也是染黑色的。他底

鬚子，那麼白，恰和他底厚而黑的鬍鬚作反比。他底頭髮是向前梳的，覆着他底前額和眉毛。

這樣都使查爾斯基不滿意，他不高興看到一個詩人穿得像個漂泊的走江湖的一樣。說了幾句之後，他便回到客廳去，客廳的來客慢慢多起來了。不久所有的行列的座位都被東裝華麗的貴婦人佔滿了，紳士們擁擠地站在講台的周圍，沿着牆邊，在背後椅子的後面。奏樂者們和他們的樂器架子，佔了講台的兩邊。中央桌子上放着一個磁瓶。

聽客很多。每個人都着急地等着開始。最後，在七點半鐘的時候，奏樂者們忙了一番，準備行禮開始，然後奏着Tandredi的前奏曲。所存的人都坐了原位，靜靜地前奏曲的最後一聲停止了，……那個詩唱者，在從各方面喧揚起來的熱烈鼓掌歡迎中，低低地打着鞠躬來到講台的前邊。

查爾斯基不安地等着看第一次的印象會得到什麼，覺察到那套在他看來很不好的衣服，並沒有在觀客中產生出同樣的印象；甚至連查爾斯基自己也看不出那個意大利人有什麼可笑之處，當他在講台上的時候，蒼白的臉被衆多的燈光，臘燭光照耀着。

鼓掌的聲音靜寂了，叫喚的聲音停止了……

那個意大利人，用不流暢的法國話說明他自己，請求着

在座的紳士們指定些題目，分開來把每個題目用一張紙寫下。在這個突然的請求中，一切的人都靜悄悄互相觀視着，誰也沒有作個答覆。那個意大利人，等了片刻之後，才用一種畏怯的，低微的聲音重新說出他的請求。查爾斯基站在講台下的左邊，一種不安的感覺抓住了他，他預悟了非有他事情便不能進行，他將會被強迫寫出他的題目。果然，好幾個貴婦人們打轉了她們的臉孔對着他，開始呼他的名，起先細聲地，隨後便慢慢地大聲起來。那個詩唱者聽到了查爾斯基的名字，便用兩隻眼睛尋找着他，看見他站在自己底腳下，帶着一種友誼的微笑把給他一枝鉛筆和一張紙。在這幕喜劇中担任主角，對於查爾斯基似乎是很難忍的，可是還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呢。他從那意大利人手裏接過了鉛筆和紙張，寫了些什麼字。那個意大利人，從桌子上拿下了磁瓶，走下講台把它持供給查爾斯基。查爾斯基於是把他的題目放在磁瓶裏頭。這一個榜樣發生了效力，兩個記者，在他們的地位是作為從事文化的人，覺得這是他們的本分，每個人應當寫一個題目；拿破公使館的秘書，和一個最近從佛羅冷棧旅行回來的青年人，都把他們摺好的紙張放瓶裏頭。最後，一個容貌平相的女子，在她母親的命令之下，眼睛含着淚水用意大利文寫了幾行，臉色發紅到耳邊，把它拿給那個詩唱者，這當

時，那些貴婦人們靜靜地，帶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微笑瞧着她。那個詩唱者，回到了他的講台上，把瓶子擱上桌子上，開始一個一個地取出那些紙片，高聲朗誦着每個題目，……

‘La famiglia del Cenci……（辛西的家族）L’ultimo giorno di Pompea……（波姆批最後之一日）Cleopatra e suoi amanti……（克尼奧巴特拉和她底愛人）La primavera veduta da una prigioniera…… Il trionfo di Fasso.’

「尊貴的在座諸位以為怎樣？」那個意大利人卑謙地問。「從這些提供了的題目中選擇一個呢，還是依着命運抽籤來決定一個呢？」

「抽籤！」座中發出一個聲音……「抽籤，抽籤！」全座這麼重說着。

那個詩唱者又從講台上跑下來，手拿着瓶子沿着座位的行列放出一線的眼光問道：

「那一位不棄嫌下賜來抽個題目？」

坐在前排的，華美的貴婦人們，誰也沒有動一動。那個詩唱者，不慣於北方的冷淡的態度，似乎非常懊喪……突然他看到客廳的一邊有一隻帶白手套的纖手舉了起來，他趕快轉了身跑向坐在第二排末端的一個長身材的年青美人那兒去。她一點不忙地站起來，毫不介意地，把她那貴族的手伸入

瓶裏取出了一張紙卷。

「請你解開來高聲讀一讀好嗎？」那個詩唱者對她說。年青的貴婦人把紙卷解開了高聲地讀着：

“Cleopatra ei suoi amanti” (克尼奧巴特拉和她底愛人。)

這個字句是在優柔微細的聲音中說出來的。客廳裏是那麼死的沉寂，所以每個人都聽得到。那個詩唱者對那位貴婦人低低地行了個禮帶着一個深深的感謝的態度，回到他的講台上了。

「諸位，」他對着聽衆說。「命運指定了「克尼奧巴特拉和她底愛人」爲吟唱的題目。我想冒失問一問出了這個题目的那位先生給我說明白一下他的意思：什麼樣的愛人在此是一個 *Perche' la Grande regina haveva molto?* 的題目。」

這句話使好幾個紳士破口笑了起來。那個詩唱者有點什麼的難爲情了。

「我很想知道，」他繼續說，「出了這個题目的那位先生是要暗示那一個歷史的要點……要是他會仁慈地給我說明一下，那我便無限感激了。」

沒有誰要答覆。有幾個貴婦人把她們的視線直射在那個

破她母親命令寫出這個题目的姿貌平常的女子。這個可憐的女子覺察到這個敵意的注視，心忙意亂，眼淚含在她的眼裏……查爾斯基忍耐不住了，對着那個詩唱者，用意大利話給他說：

「那個題目是我出的。我在 *Aurelius Victor* 的本子上看到了這麼一段，好像是他說克尼奧巴特拉把死當做她底愛的價值，然而吾有那種追求的人既不怕死也不拒死。我覺得，無論如何，這個題目多少有點困難……你可以另選一個嗎？」可是那個詩唱者已經感覺到神靈來了……他向奏樂者們做出一個奏演的記號。他底臉孔變成可怕地蒼白；他顫抖的好像中熱病一樣；他底眼睛迸出一種奇怪的火星，他用他底手打起了他底頭髮，用他底手帕拭他那沁出汗點的前額……然後幕地步向台前，兩手抱在他底胸前……奏樂停止了……詩唱者於是開始：

宮殿輝煌，唱歌隊的歌聲  
應和着琴笛的鳴音；

尊貴的皇后，用聲音和監視  
給歡宴的景色賦予生機，

一切的眼睛向上朝着她底王座  
一切的心裏跳着狂熱的愛情。

忽然那驕傲的蛾眉  
蒙着陰暗的雲翳，

低向她湧起的胸前，慢慢地  
她深思的頭兒，落下休憩。

歌聲停止，每個呼吸都那麼沉寂  
在歡宴上降落了死一般的靜息。

.....  
.....  
.....  
(原文至此中斷)

(註)原爲「即席吟詠詩人」，現爲便利起見，暫譯爲「詩唱者。」

## 寄腓力叩支益夫伯爵

普式庚作  
林蒂譯

以全露西亞的壓制者，

以縣知事陰謀的迫害者，

以帝國參事院的會員，

而且和沙皇有不間斷的關係。

在充滿着憎惡同敵意的煽動，

以無知，無情，以及無恥；

「誠心誠意爲君國效力」

這樣說着的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哪，是一無所長的伊加沙瑪的軍人啦。

(附註)腓力叩支益夫伯爵(一七六九——一八三四)，是坡益

如一世及尼古拉一世的寵臣，特別在尼古拉一世的時

候佔有着非常的勢力。那個有槍的寵臣因爲是極殘忍

冷酷的東西，結果是連七官和官僚的中間，甚至也引

起了強大的反感來。在一七九九年伯爵得以授職，那

連在自己的紋章上「誠心誠意爲君國效力」這樣的寫

著。

## 普式庚傳略

普式庚傳略

阿力山大·塞爾格葉微支·普式庚於一七九九年五月廿五日生於莫斯科，一家中產的貴族的深有法文修養的家裏。從他的外曾祖父遺傳來了阿比西尼亞人的熱血的天性。當他在彼得堡附近的察爾斯柯塞洛做學生的時候，他習讀了偉大時代的和伏爾泰的散文和詩歌；還有艾華里斯特·巴爾尼精美的情愛的吟詠。他是受了昂德列·借尼葉的影響的；他的文筆的佻脫，精確多半由於他的法文的習讀。這些質素你可以在他的青年的抒情詩裏看到。更可以在他最初的長詩路斯蘭和留德米拉裏看到。普式庚在彼得堡放蕩了三年（一八一七—一八二〇）；他的生活，直到他結婚之日和英國詩人拜崙一樣地常沒有規則。不過；和拜崙一樣的，他並不以他的心神不定而寫得少寫得惡劣，可是每每地他寫得更好。他有過許多的私通的情事，一些戀愛和許多解迷的事，可是一切都表現了出來。在一八二〇年，爲了寫些不當心的政治詩篇，他被放逐到俄羅斯的南部去；他雖然處有監視之下，他却可以

作廣遍的旅行。他的才智重新開起花來；他遨遊於高加索和克里米亞，並且在貝薩拉比亞和吉卜西們在一道。他的高加索的囚徒，吉卜西和其他的羅漫蒂克的故事都顯示着受了拜崙的短詩的影響，具有它們的力量和它們的外來的色彩。但是普式庚并不陷於拜崙的技巧的弛緩。從拜崙的貝坡 *Benno* 和唐諒 *Don Juan* 他在他的故事詩歌根·奧涅庚裏有了很大的助益。

仍然地不小心，被當局監視着，他被幽禁在柏斯考夫省，米海洛太斯柯他自己的家裏有兩年之久。他自由地和一般人混處着，不停地讀書著述，繼續產生了他的美麗而威奮的抒情詩，研究莎士比亞，並且製作了他的歷史悲劇波力斯，戈都諾夫。一八二五年亞力山大一世死，十二月黨革命起，於是連累了許多普式庚的朋友。皇帝尼古拉第一寬恕了他對政治的同情，命令把普式庚帶到莫斯科來。准許他著作，可是皇家的監察及其官吏都是他一個沉重的壓迫，普式庚的身

澤總是攜帶着他的偉大的韻文小說歌根，奧涅庚的一部份，這是他花費了八年的功夫寫的故事詩。一八二八年他寫了史詩，羅曼蒂克的那首偉大的波爾塔伐，這詩顯示着他進入了一種更嚴肅的風格。他的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間的漫遊，到加索去第二次的旅行，以及他連年遭遇的厄運都是極其有收穫的。普式庚很少寫抒情詩了，但在一八二六年之後，他却多多地致力於散文。他又用韻文完成他的鉅製鋼騎士和些 Skeki (民間故事) 一八三一年他娶了美麗的娜泰里，麗卡

洛華，比他年輕得多。只會賣弄風情，一心想在大庭廣衆之中炫耀對於普式庚的心意或目的她什麼都不了解的，所以卡洛爾 Carline 稱她做「一個鮮豔的蝴蝶似的造物。」她是給描寫爲一個忠實而不順從的妻子。普式庚爲債務所苦惱又爲惡意的繁言所紛擾，他更是好嫉妬的，這個便證實了他的最後命運了。他是被迫終於和喬治·丹代斯決鬥；於是在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因受傷而殞命了。

## 蘇聯籌備紀念普氏消息二則

(一) 一九三七年爲普氏百年忌祭，蘇聯政府特爲頒佈命令正式組織「全蘇聯普式庚百年忌紀念委員會」，以高爾基爲主席，蒲勃諾夫，奧柴爾巴圖夫爲副主席，並以政府要人與文藝界名流四十七人爲委員，負責籌備一切紀念事宜云。

(二) 蘇聯科學研究院以伏爾金爲總纂與洛夫，

托馬司夫斯基等五人爲編修，成立一個編輯紀念本。普式庚全集的委員會收集普氏一切已完成未完成的作品，並集普氏親手作成的圖畫爲一畫冊，作爲全集的附錄，全集除畫冊外，共有十八卷，每卷皆附有專家的詳細註解，決於普氏百年忌前出版云。

# 普式庚著作年表

## 一 韻文故事

	寫作年周	第一次印行時間		
(1) 羅斯蘭與雷米拉 (Ruslan and Lyudmila)	(1818—20年)	1820年	(7) 奴甫伯爵 (Graf Nulin)	(1828年) 1828年
(2) 高加的索囚人 (Kavkazskiy Plennik)	(1820—21年)	1822年	(8) 波爾塔華 (Poltava)	(1828年) 1929年
(3) 加佛利亞亞搭 (Gavriillada)	(1821年)	1824年	(9) 珂朗那的小屋 (Domik v kolomne)	(1830年) 1833年
(4) 巴赫齊沙黎濱水池 (Bakhchisarayskiy Fontan)	(1822年)	1827年	(10) 童話 (Skazki)	(1831—32年) 1832—35年
(5) 尤根尼·奧控根 (Evgeni Onegin)	(1823—31年)	1825—33年	(11) 西方奴隸之歌 (Pesni Zapadnykh Slavyan)	(1832年) 1833年
(6) 吉卜西人 (Tsygany—Gipsies)	(1824年)	1827年	(12) 安琪兒(天使) (Angels)	(1833年) 1834年
			(13) 獨騎士 (Mednyi Vsadnik)	(1833年) 1841年

## 二 戲曲

- (1) 波里斯·哥屯洛夫 (Boris Godunov) (1825年) 1831年
- (2) 摩查爾特與沙麗里 (1830年) 1832年
- (3) 鼠疫時的筵宴 (Pir vo vremya chumy) (1830年) 1831年
- (4) 貪婪的武士 (Skupoy Rytzar) (1830年) 1836年
- (5) 石頭客人 (Kamennyi Gost) (1830年) 1840年
- (6) 羅沙加爾 (Rusal'ka) (1832年) 1841年
- 三 散文故事**
- (1) 彼得大帝的黑人 (Arap Petra Velikago) (1827年) 1828—41年
- (2) 培爾庚的故事 (Povesti Belkina) (1830年) 1831年
- (3) 哥留根諾村的歷史 (Istoriya Sela Goryukhina) (1830年) 1857年
- (4) 杜勃魯夫斯基(未完成) (Dubrovsky) (1832年) 1841年
- (5) 鐘形皇后 (Pikovaya Dama) (1833年) 1834年
- (6) 尼爾查里 (Kirajali) ? 1834年
- (7) 甲必丹之女 (Kapipanskaya Dochka) (1833—35年) 1836年
- (8) 埃及之夜(未完成) (Egipetakiya Nochi) (1834—35年) 1841年
- 四 歷史與遊記**
- (1) 普加柴夫叛亂隊的歷史 (Istoriya Pugachevskago Bunta) (1833年) 1834年
- (2) 卓上雜譚 (1837年) 1857年
- (3) 埃爾茲蘭姆姆航行 (Puteshestvi v Arzum) ? 1836年

Р Prince Mirsky 著 "Pushkin"

## 蘇維埃文學底新現實主義

吉爾波丁作  
梅雨譯

一九三三年正月，約瑟夫·斯氏在……會里曾經指明：

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結果，已打破資產階級著名的「信條」，這「信條」宣言勞動階級不能夠建設任何新的事物——它只能夠毀壞舊的。「五年計劃的結果顯示了勞動階級跟毀壞舊的一樣，同樣也能夠建設新的東西」。

資產階級社會底意識始終駁斥着勞動階級底創造能力，不只在經濟的同技術的領域內是這樣，就是在文化的、藝術的同文學的領域內也沒有例外。

然而，不管這傳統的「信條」，在過去第四階級專政十六年間，勞動階級都從勞動者，農民同勞動智識階級的隊伍里，培育出了許多新的作家。

新的文學——是豐富的而又是多方面的文學——已在蘇聯成長着了。這新的文學，猶爲它同近代資產階級底文學的差異一樣，它跟大部份舊的革命文學是全然不同的。

革命前的俄羅斯——農奴主，資產階級的俄羅斯——底

文學，如果我們從這時期內大多數作家底作品看來，那麼，這文學所表現的是統治階級底意識，他們以藝術爲手段而作了自階級的政治宣傳。可是，同時，資產階級的歷史的死運，也出現於當時的文壇。

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是非常地厭世的。它的主题是絕望，失望缺乏對未來的信心——是一種否定人性的見地。就是這些特質造成了里昂涅德，安特列夫，這革命前智識階級中最有名的作家。

革命前貴族的同資產階級的文學，失去了它對於人生的信心。亞歷山大，勃洛克在他二十歲時所作的詩里，自認他是「一個彩色的死屍」。他們不是以真實的，生動的情盛去處理文學，而是以微小的，孤立的同唯美的世界裏，他們在這樣的世界裏找尋人生的忘却那虛偽的熱情去對付它。

在觀念同原理上，革命前的資產階級文學顯得更加荒蕪。瓦勒里安，布留梭夫自誇他已經「背叛了一切」，又說他

已經「捨棄他在戰時的立場」。

在這種與生活絕緣的資產階級文學里，在這種感情是虛偽的同人爲的以文學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理論有了極大的感應，自然是不足驚奇的。生活的真實的描寫，即使是有限制的同有刪節的，在革命前的俄羅斯作家看來，也還是危險的，損害了藝術的。

寫實主義的形象，被革命前的資產階級文學所譏諷，所嘲笑。當時形式主義的理論家開始宣揚這種方法的使用，即把世界描成爲難以理會的東西，用它來代替真實的描寫。他們開始尋找緊密的結構，同時也從事於不可知的而又時常是無感覺的實驗。

只有極少數的作家——在這些作家中，首先我們必須舉出第四階級偉大的作家高爾基——的作品是深深地植根於勞苦大眾的生活中，並且從事於未來較好的生活的鬥爭的。這些作家在當時已創造一種可以理會的，與大眾接近的文學——是一種有着深刻的思想，偉大的感情同豐富的生活經驗的文學。

在階級鬥爭中，蘇維埃文學發展了同獲得了力量。有許多作家（在革命的初期，他們尤來得多，）他們希望把文學當作一種意識的宣傳武器，藉它來傷害革命。自然，在文學

中，階級鬥爭就是現在還是在進行着。階級的敵人現在並不公然出現。跟在別的領域上一樣，在文學里，他「在裡面悄悄地破壞着」(約瑟夫·斯)。像不久之前，詩人查巴洛德斯基，就以富農的風格，有趣的同滑稽的詩的形式，嘲笑了農業的社會主義的再建設。

可是這一類的行動被隔離了。現在形勢已經改變，是有益於第四階級的了。自從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已有許多青年作家的幹部人員從工人同農民中生長出來。在最好同最有才能的非黨員智識階級作家中，大部份也已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同從事教育人民大眾的鬥爭。(下一節六十一字刪去)

極大多數的蘇維埃作家，竭力以他們的作品去幫助新社會的建立。由於他們的作品與勞動階級同偉大的社會主義意識的聯結，使蘇維埃文學獲得了深運的活力。比較着革命前的文學，我們文學的特徵就是與生活有着深切的同有機的聯繫。最優秀的作家以這樣的事實自詡：在他們的作品里，他們表現了成千萬個工人與農民的熱烈的夢，以及他們的鬥爭，他們勝利的結果。蘇維埃文學非常渴念着生活，它不斷地視察它，向它學習。最優秀的蘇維埃作家將着於勤筆，如果他們採用一個沒有社會的特徵的，或是他們沒研究過的主題。

這種生活的智識，時常是從直接的參加獲得的——從參

加工廠，建設事業或集體農場的生活里獲得的。

這種與大眾（他們正在重新組織他們的生活條件）的生活全面的關聯，使蘇維埃文學獲得了一種活潑同快樂的特質。

在樂觀主義與唯物論對於生命的認識（已是第四階級所特有的）的照明之下，蘇維埃文學便能夠解答世界文學上那些最悲慘的問題。在過去的文學里，由於死這問題，呼起了許許多多悲痛的，厭世的，肯定着生命的無意義的哀歌。生命的最大的熱愛者托爾斯泰，也給死這黑影推入最苦行的，最通世的，否認世上一切的快樂的，宗教的絕境里。

在蘇維埃文學里，死，對於死者自然是一種不幸，對於他那些還活着的友朋同親戚，也是悲痛的了。可是鬥爭中的死——爲着使全人數的幸福得早日來到的理知的死，在蘇維埃文學里，已成爲生的確立的象徵——努力（爲獲得生的最可能的組織的努力）的增加的象徵。譬如，在法捷耶夫的「潰滅」里，西伯利亞游擊隊的大部份被殺戮了；瓦西涅夫斯基的「樂天主義的悲劇」同柯爾丹諾夫的「附錄」也是一樣。

文學與生活的聯結，以及用作品來協力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這些，使近代蘇聯的文學成爲非常寫實的。我們的寫實主義不是描寫孤立的，個別的東西，不是歷史同階級鬥爭切開來的東西；我們的寫實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

，在階級的範圍里顯示出那些英雄，而且顯示着這些個人的活動對於歷史的改變有着怎樣的貢獻。

這一類的作品是梭羅可夫描寫的戰的長篇，「靜靜的頓河」；同作者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同潘菲洛夫的「布羅斯基」是寫農業的集體化；卡泰耶夫的「時間前進」是寫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競賽；以及旁的許多作品。

近代的蘇維埃文學也喜愛歷史的題材——過去的最近的同往古的。可是它以新的眼睛——從大眾的立場，這立場表現了大眾的意識——去看過去。當走入歷史的深處的時候，蘇維埃作家還是要看出在那些時期里的，勞苦大眾的工作同地位，這是舊的資產階級的歷史同文學時常保持緘默的題材

關於我們最近的歷史小說，我必須在這里提起，這些出色的作品，像A·托爾斯泰的「彼得一世」，N·普里彼底斯的「對馬」，同L·梭彼力夫的「完全的追趕」，這是一部寫革命前俄羅斯海軍生活的作品。

蘇維埃文學所欲取的寫實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跟十九世紀的傳說的寫實主義完全不同。這不同之點，已由高爾基在他與文學作者某一次的談話中指示出來。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是批判的寫實主義，它痛責社會的罪惡；暴露它的缺點，可是沒有說出積極的東西。

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有極極的同肯定的特性——這特性，自然，並不防礙它與蘇維埃生活上的缺點作鬥爭。我們的文學是有偉大的社會主義意識（它已被組織了）的文學；是認識了真實的英雄的文學，這些英雄不是跟過去的許多英雄一樣，是些道學家，或是一些純單的破壞者，而是建設者，創造者，這些正在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並且顯示了它的特質的豐富性同獨創性的人們。

自然，跟資產階級的文學一樣，我們也有優秀的作家與拙劣的作家。可是因為他們與勞動階級同社會主義的真理（這是蘇維埃作家竭力加以表現的）關聯，對整個的蘇維埃文學，也分擔了一新的特徵同一新的本質。

這並不是說蘇維埃作家沒有遇着巨大的困難。世界文學的主角一向是國王，貴族，資產階級同個人主義的智識階級，可是蘇維埃文學的主人公却是一個道地的新人——剛拋下剝削的鎖練的工人與農民，就是這事實，它向蘇維埃作家要求着這種材能——創造一種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全新的角色的材能。可也就是這種主人公的改換，所以蘇維埃文學是道地的新文學。並不是因為它發明了一些特殊的風格同技巧，而是因為它有着在歷史上全未見過的新的意識同新的內容，它敘述着從來不為人所知的人物。

我們絕不掩飾蘇維埃文學的缺點。跟在我們工作的各領域上一樣，在文學上，我們也需要自我批判的精神。蘇維埃文學，不管它所有的成功，它還是落在我們生活的後面。我們的建設同我們社會主義工作的主人公們，在我們的文學里還反映得不够不確。

在我們的文學里，智識份子還扮演着過於重要的角色，因為在生活上，在建設上，在階級鬥爭上，負最主要的任務的是勞動者與農民，建立工廠，礦山，鐵道，集體農場同蘇維埃農場的是勞動者與農民，他們不吵不鬧地供給全世界的衣食創造生活上一切美好的東西——只有這些人們才是真正的英雄同新生活的創立者。「這些真正的英雄同新生活的創造者」（約瑟夫，斯語）應該是我們作品裏主要的角色。

我國（蘇聯）的勞動者同農民有權利向他們的作家這樣要求，請他們在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時期內，肅清我們文學上這落後的缺點。

給社會主義建設這偉大的意義所鼓舞了的蘇維埃文學，已經應當地博得了成千萬勞動大眾的熱愛，蘇維埃文學是該得這種熱愛的；因為它不是懶惰的，無所事事文學，而是本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上盡了部份的責任的文學的緣故。

（下一節刪去）

四月十五日譯於北平

# 陰沈的天

王任叔

龜裂的柏油馬路，奔那麼的橫過這進紅頂小屋，直向北頭衝去，彷彿跟左手那條小鐵道在作遠距離賽跑。

場稜稜四條泥柱落地的紅頂小屋，綠色木樑上三面張着大玻璃，一面開着扇綠色的木門。木門上寫着兩個白色的英文字：『No smoking!』

「好呀！不許抽煙，那就不抽煙好啦！」賈一平挾着一份報紙，推進門去。「嚇囉！」接着就跟屋子裡的人打了聲招呼。

「唔！」默了老半天的應阿昌，從對着馬路擺着的一張綠桌子旁站起，把放在桌上的黃帽子，往頭上一磕，聳一聳肩，把兩手插入黃帆布的大衣的袋里，「換班來啦？」說了聲，就幌長瘦的身子，彷彿生誰的氣似地推門出去了。

木門咄咄的合上。屋里七上八下擺着的軋士林的紅綠箱子全都震了震，對馬路張着的那塊大玻璃，也發出一陣輕輕的尖銳的鳴聲：「嚶……」直刺入賈一平的神經末梢。

「嚇！難道你也發起抖來？」賈一平像隻棕色的小老鼠跳到椅上坐下，心裏就那麼咒着，「媽媽的，這是什麼天氣。」

透過玻璃往外望：天色是陰沉沉的。龜裂的柏油馬路還是奔那麼的直向北頭衝去。呼呀呼的叫着的秋風，掃着鐵路邊的枯葉，這裡那裡的打着旋。有時，且從那邊場地的吹過到這邊來，揀着這屋子左右兩邊的缺口，直躲到屋後一條橫小馬路上去。

「唔！這麼瞧去，就給劃定了一條界綫。」賈一平閉上左眼，註右眼放出光去，給奔那麼的柏油馬路橫放上一條界綫。可是屋外行人道上，兩邊斬齊地聳着兩支圓玻璃柱子的起油機，中間聳着一支紅座底的加水打汽的方柱子跟一條直上雲霄的電柱，老阻礙他視線的放射。

「嚶！不容易！不容易！這華租交界的界綫，到底該打從那條柱子直出去？」賈一平每一回想做個公證人，劃定一

條界綫，却每一回祇能得到這麼個結論。

然而龜裂的柏油馬路，還是奔那麼的直向北頭衝去——從租界衝出華界。

實際上，賈一平也知道這界綫不用那麼正確。德古士汽油站，就是個華租交界點。

「可不是嗎？我自己就是德古士洋行的伙計，我身上也劃不出華洋的交界點來！那可還管他媽的！」賈一平想着，「唉」的歎口氣，就伏下案頭看報去。

但賈一平還是一會兒細眉，一會兒砸嘴。終於楞起一對眼珠，把報紙索的去在一邊；賈一平又發出了「華人」的感慨了：

「啊！啊！華北！華北！這麼一來！華北是誰的天下了

賈一平不看報。賈一平在屋里踱。七上八下的紅綠箱子却又監視他自在地踱。綠木門的腰節上一樣的有兩個白色英文字「No Smoking」，彷彿在向他示威。

「媽的！我說過啦：不許抽烟，那就不抽烟好啦！你擺什麼洋勢道？」賈一平跟那兩個英文字咕嚕一會，也聳着肩，磕着頂黃帽子，拉開門打着口哨，宕出屋去。

囉囉囉囉！——嗚嗚！嗚嗚！嗚嗚！

「唔！」賈一平馬上收住口哨。「好！放那靶子場的槍聲有聲勢！我賽不過你漂亮！哼！……媽媽的！」

天色是陰沉沉的。賈一平也是陰沉沉的。賈一平在站前人行道上踱。

搬場的老虎車，時不時從馬路上谷咯谷咯的拉過。提籠挑担的鄉卜人，帶着付陰鬱而乾枯的臉，零零落落的從他身邊挨過。賈一平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高傲地低着頭踱。

右手沿馬路那排小舖子，全都關上了門。沒有煙火，沒有人聲；彷彿是一堆荒墳。祇有一個小老頭子，却跌在角嘴上，腳邊放着隻盛花生米的籃子。他就像一隻乾癟了的青蛙，不叫不喊，老等天上掉下雨來似的等着生意。賈一平向他不屑似地瞥了一眼，却還是來呀去的踱。

隔着條鐵路，那對面一排店舖，也全關上了門。幾家飯鋪子，用「飯票一元錢六張」的紅紙條，封住排門。一家老虎竈，祇放下兩塊排門板，露出那產臨門的龜角，冷冷地在冒白煙。隔幾間門面，有個高大的拱門，黑洞洞的，彷彿沒一粒灰塵在進出。……

沒有人聲，沒有鷄聲，沒有狗聲，祇有鐵路旁電桿子上的風聲。天色是陰沉沉的！賈一平也是陰沉沉的！

大暑天的景象彷彿還在眼前：馬路上的汽車，流綫一樣

的來呀去。這古老國家偏有他那份優勁兒，要從運動會上喚回民族的靈魂。全上海的紳士淑女們都發了狂，彷彿全都在想：收復失地，全靠運動員他們那付銅筋鐵骨，全靠美人魚的兩條腿子。這可忙得買一平滿頭流汗，要給他們的汽車，一會兒加油，一會兒打氣。就是那些舖子，也全張起「冰」呀「飲冰室」呀那些刺目的帘子。——真覺得中國立時得救似的，然而現在，祇有那靶子場的槍聲依然：

「噼噼啪！噼噼啪！」  
彷彿要洞穿這陰沉的天！

一忽兒，操場的老虎車，漸漸多起來了。全像一整隊鱷魚咬着尾巴，往租界游去。車後還顛動着人影，就像鱷魚尾巴甩出來的水泡。

「但怎麼沒有操場的汽車呀！」買一平這麼想着。又馬上叫了出來：「可笑！可笑！」

這是逃難的三級制：先是操場汽車，而後是老虎車，明兒，怕全是提籬挑担的鄉下老，像蝌蚪似的，沿着這黑河似的馬路，向租界肚里流去。

「畢竟有錢人多了一條觸覺：那是像螞蟻似的生在鼻子上，連嗅帶觸！」買一平想着，又叫出一聲：「可笑！可笑的！」

接着，有兩個黑影子慌慌悻悻地從北頭奔來。靶子場的槍聲，噼噼啪啪緊了一陣。這兩匹黑影就像落荒的野獸，直逃到德古士汽油站邊，就喘回口氣，站定。然後往天上望望，往西邊望望，慢慢兒走向租界去。

「可笑！可笑！這一對鄉下人，沒有第三個鎮靜！」買一平撇着左嘴角，皺起左頰肉，往那兩大影子射了一眼。「因為那是靶子場的槍聲都不知道——沒有常識，所以沒有第三個鎮靜！然而做中國人怎麼沒有聽靶子場的槍聲的常識！」

「噼噼啪！噼噼啪！」

買一平皺着。覺得這聲音又單純，又複雜；又乾脆，又有力——唔！力的音樂。

但在這力的音樂中，突然又來一陣：「噠噠噠噠！」的聲音。買一平側着耳聽，站定，往南瞧去。哦！一架綠色的機器腳踏車直向這邊開來了。

買一平馬上挺直腰板，擺出付勇敢的氣概，怒笑着兩隻並不怎麼圓大的老鼠眼，瞧住這駕車的兵士，這船形的車座上的三角皮帶的官長。——媽媽的，可光有你們那氣概！

機器腳車威武地開到站前，刷的往站屋右手缺口上繞過來，繞出左手那個缺口，又往原路噠噠噠地叫着去。買一平楞着兩眼，把那車上挺胸突肚戴着眼鏡昂然望天的長官的

影子送遠了，馬上走回來往那柏油馬路上尋那橡皮輪子的塵跡。回頭跟那角嘴上的小老頭子做個鬼臉：縮一縮頭頸，披一披嘴，伸出一條紅舌子。

小老頭子還像一匹乾死的青蛙，沒些兒聲氣。

然而，又是一陣噠噠噠的聲音，那輛機器腳踏車又滾着過來了。還是不越出「租界」，繞個圈子往原路駛回去。但這回買一平却瞧到：那長官腰邊的槍盒子在對他說話，那兵士黑制服上的紅臂章，特別發光！

「媽媽的！這回得託自己第三個鎮靜了！」買一平心頭有些膩膩的，回到屋子裏去。

馬路上的老虎車漸漸沒影子了，槍聲還是一陣緊一陣緩的。隔條鐵道對面的馬路上，黃色的公共汽車像隻水牛似的沒力地搖幌着過去。突然，遠處吹來一陣唧唧的汽笛聲，鐵路旁電柱上的紅牌子掉下了。公共汽車給截住在鐵絲門外，伏在那座小屋子旁邊。綠旗子搖着。一匹黑色的野獸，在鐵道上排山倒峽似地跑過，把地面震得發抖，把這小屋子也震得「叮叮噹噹」一陣價響。

「哼！不錯！」買一平有點歡喜。彷彿那火車替他向那機器腳踏車示了一下威。

於是在這條黑河似的直向北頭奔去的柏油馬路，又逆流

而上似的開來了一輛茶綠色的汽車。

「咕！咕！咕！」汽車像拉救命回聲似的叫着。

「噠！噠！噠！噠！」可是那輛機器腳踏車還是一個勁兒開過來。

眼前的綠影子一閃，那汽車馬上往里打斜退了一段，機器腳踏車就一直線的向這打橫了的汽車衝了過來。

「啊噠！碰頭了！」買一平叫着，也跳了起來。

「嘩啞啞！」接着，那座加水打汽的方柱子頂不住汽車的屁股，給碰倒了！

機器的腳踏車刷的繞過屋子後，噠噠噠噠的一溜烟開回去。

開汽車的哆嗦着，跳出車子，抹着他那發昏的腦袋！瞧瞧右手那排荒墳似的屋子裏竄出來的鬼影似的愁眉苦臉的人們，便一個勁兒的嚷：

「明明是他們衝過來——他們衝過來！……衝得我沒路可退了。……」

「——是呀！我也親眼瞧見！我也親眼瞧見！」買一平覺得這回非主持正義不可了，也接着嚷着出來。

人們聽到這嘩啞一響，抱着個顫抖的心跑出院子外，兩眼發着綠光瞧那輛機器腳踏車，也瞧這這碰壞了的方玻璃柱

子，於是全向這茶綠色的汽車圍攔來。祇有那個小老頭子却還在原角嘴上獸住，像死去的骷髏一堆。

鐵道那邊小屋里，彷彿也受了震驚，白頂黑邊帽的中國警察，慢條斯理地宕了出來，往這邊望望，望不出什麼，也就事不關己的在馬路上慢吞吞的踱。

公園那邊却來了個西洋三壞頭，走路的調子有點蹦蹦跳跳的，彷彿奏琴似的。——看去後面還跟着個黃色的影子。

賈一平這回給圍在人圈子里滿口唾沫星子的叫着，嚷着，主張着正義。他用左手當作機器腳踏車，用右手當作汽車；這麼那麼的攪着，裝作一邊衝來一邊退讓的樣子，嘴里的唾沫星子就飛得人滿面：

「實在是退得再無可退了！却還要衝過來，——衝過來呀！真的叫咱們退到雲南貴州去嗎？但這德古士洋行的柱子又擋住了牠的去路了！媽的！這世界！這世界可還有公理！還有正義！聰明的人，自然會抱住國聯老婆婆的膝頭，跪着哭一頓，但，但——但咱們的一口氣，還沒有咽下呀！……」

「賈一平說着，說着，連自己說些什麼也糊塗了。」

「——是不是？我可沒有錯呀！」汽車夫這回得到了正義的聲援，得意起來：慘白的臉，漸漸回過了紅。

「就是你退社錯了！」但人羣里偏激起了這麼個聲音。

「你也衝過去，看他們怎麼樣的？機汽腳踏車！哼！一準衝翻他們兩條命！」

汽車夫彷彿受了打擊，回頭往四面瞧，可瞧不出誰說這話，但他不承認他那退社的「外交政策」的錯誤：

「衝翻了兩條命！哼！那還了得！咱們的力量在那里呢？誰都一聞風聲就往租界跑，誰都抱着卵子忍着氣做人！兩條性命——十八省土地！」

「走！走！」突然一個爆彈似的叫聲，衝進人圈來，一條毛手在人頭上撲着揚着。瞧：是外國三壞頭。

「媽媽的！媽媽的！」

於是主張「對衝」的志士們也換了聲調，一個個散了開去，站在中國地界的人行道上，擁在角嘴上獸着的那個小老頭子的後面；彷彿要把這小老頭子擁護起來，對付這條毛手。小老頭子可不在意，兩隻眼睛跟着那條毛手，在一高一下。

「可是——這，這又關你什麼呢？」

一隻黃手袖，突然拉住賈一平的肩坎。賈一平正在吊嗓子，想向這白種人用洋話聲訴一番；這一來，可給怔住了。回頭瞧一瞧那人，便叫道：

「啊！阿昌！阿昌！是你嗎？真氣死我了！真氣死我了！」

「不！——氣死一個中國人，那才增他們一份快樂！老弟，你還是學得世故一點吧！」說着，那人向白種人呷呷嘴，叫買一平留點心兒。

「是儂？——啊啾曉得個！」

白種人突然指着藍短褂的汽車夫用硬繃繃的中國話說。他看一看那座碰破了的方玻璃柱，跟那碰爛了的汽車屁股，就這麼說上一句，抓着汽車夫走了。

「那里有這種事！倒是退社錯了！倒是退社錯了！」主張正義的買一平又滿臉通紅的吼了起來。

瘦長子這回呼的黑下臉：

「老弟！你別再多嘴啦！等着別人家賠就是囉！關你鳥事！上公堂叫你做證人，你就得先坐牢來。反正公司里不怪你，你可別說公理婆理！」

接着又翹起頭跟中國地界的民衆演說起來：

「咱們自己管不了，可還管得別人的。人家死了一個人，就得叫全上國人往租界躲！這是什麼一回事？咱們頭上的青天，全懂得「忍耐」兩個字，你瞧多麼陰沈沈的！……而且，人家一句屁，有的人，忙不迭就得來個「三跪九叩首。」咱們還有什麼別說？人家是飛機，大砲，唐克車。咱們

是眼淚，鼻涕，跟腳上的沙灰——咱們在別人笑聲里逃難，你有嘴也祇能強自己的！」

於是悶過臉，死板板地往買一平身上投了一眼！自己就馬上嚴正得像條電柱子！

買一平望望中國地界的民衆，望望那死青蛙似的小老頭子，披一披嘴，裝個鬼臉，把頭縮進頸子里去了。他全身發起熱來，他腦里的恐怖印象，一點點的在擴大：

……轟隆！轟隆！噠啞！噠啞！——地底滾起了雷，地面發了抖。……瞧呀！沿馬路來了一大隊的唐克車。茶綠色的唐克車，頂上直伸着兩支砲筒。砲眼黑洞洞的，彷彿馬上要冒出火來——對準中國地界每一個人的胸部。鐵帶滾着輪子，噠啞啞啞的像地底在抽着筋般發響。每一條鐵帶的滾動，都帶着憤怒；每一輛唐克車的推進，都帶着威嚇。一切的生命——中國人的生命，在牠們的示威中發抖，縮小，而至於消失了，但那坐機器脚踏車的領隊者，卽像魔王似的顯示他惟一的威權。坐在船形的車座上，提着管小旗；白布上閃着紅圈子，引着唐克車前進。……牠們這麼的爬着，滾着，響着，踐踏着；一趟又一趟，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繞着這汽油站里坐着的買一平——轟隆隆！轟隆隆！噠啞啞！噠啞啞！……地底雷滾起……

賈一平眼前一團黑，於是馬上祭起「常識」的法寶，備得了「世故」，招來了第三個鎮靜！

「唔唔！」賈一平鎮靜了。靠着電杆站住，也嚴肅得像支電柱！老一會，又給應阿昌，帶進去，裝在玻璃屋子里。像醫院陳列街上玻璃瓶里的一對標本。

然後，中國地界的民衆也散了。

然後，外國三塊頭，中國包打聽，外國頭腦，東洋頭腦，印度巡捕——機器腳踏車上的官長，全都帶着融融樂樂的臉色，安閒談着，笑着，踱着來了。

還來了拍照的。

在那個官長的指揮下，龜裂的柏油馬路上，給畫上幾條白粉線：一條線斜西往北拉過去，繞過加油站；算作那機器腳踏車的路線。一條斜西南往南拉，給接在前條線的起點，然後再後退，給畫到場壞了的方玻璃柱下。

於是推過了汽車，給這地面拍上一個照。

他們又全都站了攔來，談着，說着，笑着；抄着汽車的號碼，拍着汽車屁股的照相……

中國包打聽出動了。幌着黑綢大褂，來叩這小屋子的門。門里人馬上搖着頭出來。

「咱們不知道！」兩個人一齊的說出。

「我剛來調班的！」接着瘦長子應阿昌嚴然的辯明。

「我可往後馬路撒尿去了。」賈一平也涎着棕色的小臉子，雲着眼，裝做個不懂事的樣子。

於是，他們全把眼光射到那小老頭子那邊去。——小老頭子像條短木頭，插在角嘴上，還是沒有動。——他們說：

「哪！哪！他在場，他在場，他親眼瞧見！」

黑大褂們跨過了中國地界，一手拉起小老頭子：

「喂！你起來，跟我去！」

說着，推着小老頭子走。小老頭子瞧瞧這邊，瞧瞧那邊，全是陌生的臉子。眼光鈍鈍的，嘴角含着苦笑：要說什麼，又說不出什麼；一手拿着小籃子，一手提着板棍，全身哆嗦着，在黑大褂們中間，斡着，拐着，遲疑着，——一步，又是一步，走上租界去。

賈一平馬上喚回了活氣，拍拍那小老頭子的肩，說：

「別怕！去做個證人呵！」

說着，高聲地笑出。回頭瞧瞧鐵道那邊小屋子的外，綠旗子打起了。

地底滾起了雷——賈一平又預感到報復的勝利。

# 種麥的人

番 草

在上面是天，天是一個灰色的無限，  
下面的大地如像是唱着野性的歌的  
流浪漢，曠遠地開展着，向着天；  
大地的邊沿聳立着幾棵赤裸裸的樹，  
高高地伸張着顫抖的枝幹，向着天，  
樹底下，有幾家茅舍，低低地伏着，  
嘆息般地昇上着淡色的烟，向着天；  
在那裏人們活着又死去，一年又一年……

天是一個灰色的無限。在天的底下，  
他，一個高而又瘦的人，揮着鋤頭；  
一會兒，高高地舉起來，現在天空上，  
一會兒又打下去，土地發出了聲音。  
他的動作是緩慢的，而在那緩慢裏  
有一種力，能使大地變成平順又溫馴。  
在黃昏裏，平鬆的土上倒着他的長影，  
黯淡的，寂靜的，如像是農人的靈魂。

於是他放下了鋤頭，提起了柳條筐，  
粗大的手握滿着麥種，撒向着四方，  
那金色的雨點，高高地飛散在天空上，  
愉快地映着溫和的夕陽，閃爍着光。  
落下來，落下來，落的不慢又不快，  
最後，落在溫存的土上，守着安詳。  
他的臉上浮起了暗色的笑，心裏想——  
三月的青青，四月的香，五月的金黃……

他，坐下。伸長着腿，握起了一隻手，  
以手的棟樑支撐着失望後低下來的頭；  
低下頭，整個的臉沉沒於赭色的陰暗，  
而凹處裏，眼睛在閃爍着深沉的希求。  
高的鼻與突出的額骨印下了一片黑影，  
在那黑影下，潛伏着命運，隱蔽着仇。  
猛地傳來了誰的呼聲，他站起來：  
站起來，寬的肩背高出了遠遠的山丘。

## 左祝理速寫兩篇

莊啓東譯

有自制力的，身體很壯健的，佩着一塊軍人的徽章。看起來還是很年輕呢。眼睛——嚴肅的面又深刻的。一九一九

他是一個赤色軍官學校的學生。畢業以後他的班是全班都被派遣到波蘭的戰線



年上去了。這裏犯了一件很可怕的悲慘的錯誤，結果，這六十個學生發現了自己是被波蘭的騎兵

隊所包圍了。那裏是沒有出路的呀。他們的鎗彈打得一顆也不剩了。於是波蘭人便把他們列起隊來，用機關鎗來掃射。他是六十個中間的一個。由於僥倖中最僥倖的遭遇他是未曾被射死呀。那天夜裏，在他的死了的同志們中間，他又

恢復知覺了。他雖然負了重傷，他還是設法使他回到赤色的隊伍裏，他是被醫治好了，他是活了。現在他的臉是充滿着理解力，很鎮定而且很壯盛的。他在紅場裏的講臺上立着，防衛着十月革命的十五週紀念的閱兵禮。他遇見一位同志，他也是上過波蘭的火線的，對他提起這個故事來。他是牢牢地紀着它的。他一句話也不說，聽着。談話完畢了。他們俯視紅場上怒吼着的長列的坦克車，於是又仰望，在那無窮的赤色軍人的支隊上面，空中營營地叫着的大羣的飛機。他們着，而且互相緊緊地握手。

一個烏茲白克(Uzbek)老人。六十歲以上了，長着灰白色的鬍鬚，呆呆地凝視着，在他的酸澀的，恐懼的，而又倦怠的臉上，有死的隱影。他是被帶進塔什干(Tashkent)的法庭裏去的。法庭在一座新的建築——一座可以容納五千以

上烏茲白克和坦吉克(Tajik)婦女們的婦女俱樂部——裏面。她們是到俱樂部的醫生那裏去醫治她們小孩子的毛病的，在俱樂部裏她們學習縫紉，讀書和寫字，懂得怎樣思維和怎樣

理解。她們在這裏曉得廢去Payan-ja (面紗的一種)，或革除面紗，以建立她們的新生活。在大禮廳裏她們有她們的社交夕，佈置戲劇的游藝會——間或是審判各種案件。



這個老烏茲白克是被控告為暗殺一位年輕的女黨員的唆使者，在他的旁邊是站着一個自願的暗殺者——他的實行者

，他行刺這位年輕的姑娘，是因為她已經加入Communist青年團，因為她已經擲去她的Payan-ja，因為她會讀書而且會說工人們聯合起來反對剝削者。

大禮廳是擠滿了烏茲白克人和坦吉克人，其中有很多的工人和農民。法庭對於他們的無意識的犯罪是表示十分的鄭重。暗殺者判決監禁十年；教唆者由於他的年齡關係只判五年。工人們都贊成這樣判決。他們需要這種法律上的最高度的刑罰，對付這些自以為用一把小刀子便可以停止新的勝利的進展的人們。

老烏茲白克土褐色的臉依然無表情地期待着。他聽到俱樂部裏的革命歌。他理會那些對他投射着憐憫的，憤恨的和輕蔑的容顏。他究竟在想什麼呢，這是很難說得，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斷定的——他是想到在那裏，在法庭裏，昏迷而且嚇人，這是他晚年生活中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啊。

## 題「洋涇濱奇俠」

張天翼

小孩子先生們，這個小冊子裏的故事是爲你們講的。

我要是說：『從前有個國王……』或者『從前有個妖怪……』你就得搖搖頭不要聽；喲，別人這麼大了，還聽這些故事！

真的，你們已經長大了許多，什麼阿拉定的燈呀，一個丘八大爺的火盒呀，聽來真不起勁了。你們現在愛聽的是冒險故事，劍俠故事。哈，尤其是劍俠的！『冒險到底是洋貨；外國人要找一塊地方來發洋財，這才去幹這一手的。至於劍俠呢！——外國當然也有。可是他們只會硬碰硬的比劍：頂多像達特安那樣——一個人能夠對付十來個，就算是頂刮刮的了。飛鷹走壁他們辦不到。一聳身就跳上萬丈高山——他們的也不會。要口吐飛劍，『白光一道人頭落地』那——談都不要談起！

真的，中國劍俠的本領確實了不起。你們當然很知道的：你們看過許多畫着劍俠的連環圖畫，看過七俠五義，小五

義，七劍十三俠，七劍八俠等等。

於是你們看得着了迷。前幾年竟有兩個小孩子悄悄地離開家裏，要到峨嵋山去求道。

大人們也有着了劍俠小說着了迷的。不過他們沒有丟了妻子兒女要到什麼地方去求道，因爲大人們比小孩子到底老成些。他們祇不過在腦子裏瞎想想，在嘴吧裏空談談算了。劍俠這行生意原也太渺茫了的，誰都不知道打哪里學起。

不要說學，就連看都看不到。我們所有的朋友熟人裏面，沒有一個是當劍俠的。誰也沒看見過劍俠。不然的話，瞧着連環圖畫上那些人物——一個個都打扮得像戲台上的武生一樣，在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樓上飛來飛去，倒挺好玩的。大家都聽說峨嵋山上有劍仙。可是峨嵋山上住着的老百姓，以爲劍仙們總該躲在紫金山，或者陽山，或者崑山。

可是有一些人在旁邊暗自好笑。他們着實比劍仙重要得多，我們說了老半天——竟忘記提到他們。他們是劍俠們的

媽媽，劍俠是打他們肚子裏生出來的。他們閉着眼睛想了一會兒，（也許連想都不用想，）就笑嘻嘻地生出個了不起的劍俠來，捧着到書攤子老板那裏拿稿費。這當然是說的現在。至於那些前輩，那些講劍俠故事的開山老祖，可沒有稿費拿，祇是寫出來給他們自己這般人窩窩心就是了。

他們自己這般人——是小說裏的所謂「員外」或者是「員外」出身。他們生活裏總遇到一些盤扭；有時候吃不成一碗安隱飯，有時候要吃點眼前虧——給揩了點油去。王法雖然有，可是也有皇帝管不週到的地方。於是他們幻想一個大本領的人出來幫他們，人類辦不到的事——那個古怪人都辦得到。他有着「員外」們的那種道德，知道禮數，知道「員外」們的身分。他們輔佐皇帝的手下人——像包公彭公之類，把江山弄得隱隱當當，消滅了那些歹人，讓「員外」們舒舒服服的過活。

這還不算，那位有大本領的人並且十二分大方，一有事就飛了過來——替你幫忙，替你出力，不用花你半個蚊子。你即使甘願送他——他也不要。這實在比張龍趙虎那些官差好得多。

這些故事越講就越多進步。要單是劍俠把歹人殺個落花流水，一輩子也沒碰見過一個強硬點的對手，看來也有點單

調。於是在歹人們裏面捧出個「邪道」劍客來，跟「正道」鬥法。起先是飛鷺走壁，後來又進步到口吐飛劍。結果——當然一猜就知道，「員外」們的「正道」得了勝。即使勝不了，也可以去請教那些「正派」神仙的，因為神仙也是幫真命天子跟他們這些「員外」們的。

一些跟「員外」有同樣想頭的，或者受了「員外」教育的脚色，講着這些故事，聽着這些故事，都眉飛色舞的；大快人心，真是！

他們之中還有個把呢——做人就老實些，竟動手動脚要替自己跟自己這團人掙扎一下。他自己想當個劍俠。於是他……

我這小冊子裏要說的正是這麼一個人。在這裏——！我想要交代我們那位英雄為什麼要去學那個古怪行業，他怎樣去學，學好了要幹些什麼事。

（有誰立志要當劍俠的——就請不要嫌棄罷：這本小冊子裏也許可以說貢獻了一點兒「劍俠養成法」，看了這個，跟學寫小說的人在「小說作法」那些書裏得到的好處是一樣的。）

可是我這個故事沒說得圓到，叫你看明白這許多意思。要不然——！我幹麼要囉囉這麼一大通來麻煩你們呢？

## 藝術的真實

故 陳 君 治

藝術作品，若缺少了真實，可以說不是藝術品，真實之於藝術乃是一種不能脫離的存在。試看偉大的作家們，他們最所致力的，最所醉心的不是別的什麼，而是他們生存的時代的客觀的真實的表現。

然而，客觀的真實被表現於藝術作品中，須視作者的對於人生社會底認識，和他對於真理愛好的程度。對於社會發展的必然愈認識得深切，對於其理的愛好愈濃厚，他的作品才愈有可能達到藝術的價值和社會的價值的極致。

偉大的藝術家，因為熱愛真理，看重客觀的現實，所以



● 像 遺 治 君 陳 ●

他甚至以違反了他的世界觀，而完成了他對於藝術的忠實的態度。

近來有的人竟以此為藉口，說這類偉大的作家是由對文學階級性的擺脫，達到文學的自由主義，而才做到客觀真實的表現。不消說，這見解是極不正確的。

誠然，客觀的真實，雖不限定某一種人才能認識它或表現它，但，因為不同的社會生活的體系，唯有於這一時代的前進的階層才能其真正地把握它，唯有生長於這一階層的藝術家才能真正地表現它，當然不致因為他的階級的觀念而妨礙他對於客觀真實的表現，理由是極其顯明的，固然能違反自己的世界觀而達於客觀真實的表現的作家是「偉大」的，但是遵循着自己的世界觀，而能不違背客觀真實的作家何見得「渺小」？

## 「流」序

王獨清

啓東底詩集「流」要出版了。我和他的關係很久，在我深知他的這一點上，實在有借這個機會來說幾句話的必要。

說也奇怪，我知啓東的關係雖然很久，可是一向却簡直不知道他是個詩人。他也從來沒有向我炫耀過他能做詩。常常，他給我看的他底作品都是小說和一些短篇的隨筆，我只是知道他在目前青年作家中是不可多得的一位散文作家。算是一直到「現代月刊」上出現了他底兩首詩，這纔引起了我底驚異。等我問到他時，他方肯拿出他不曾發表的許多詩給我看，他底詩人底才能纔逼到了我底眼前。

他是一個熱情的，但却又帶幾分理智的青年作家。和目前大多數前進的青年作家一樣，環境對於他從來沒有放鬆過現社會所有的壓迫。他底生活是：進過工廠，當過被封禁的雜誌的編輯，作過前驅運動中的一員，渡過真正流放的歲月；他底生活就是一首絕唱。

我不知道堅苦到頂頭的作家底生活狀態，到底是怎樣，但是據我所看見的他底生活狀態，却是無論如何不能不算是最堅苦的。他住着一間小到不能再小的房子，一家幾口人都擠在一塊。他終日在外面奔走，求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然

而還是常常絕糧。但是他却從來沒有傷感過，總是努力在寫着他底作品。

真的，他底生活就是一首絕唱。

以這樣的詩人寫出的詩，我想，誰也敢保證那決不是個人底呻吟而是背叛萬惡的現實的咒語，不是對於壓迫者的獻辭而是代表受推殘者底呼聲。——就只靠這個內容，這詩集已經可以大胆地走向社會中去而有餘了。

目前，五四運動以來的詩底運動已經到了末路，新生的詩歌必然是更進一步地形式和用語的解放。啓東底詩便屬於這一時代。不消說，這不是形式主義者的詩人們所賞識的詩，不是「新月派」的紳士階級所賞識的詩，也不是主張退回五四期間「吃奶期」底白話詩的那種批評家所賞識的詩。這種詩會有牠本身社會層底讀者在。

現在在這詩集要出版的時候，我希望啓東把這詩集只看作是他工作的開始。未來的詩壇在那兒等着他，他是應該不斷地唱出他「絕唱」中所體驗的一切的。

四，四月，一九二六

## 論新的通俗文學

鄭伯奇

去年編輯「新小說」，因為對於目前文學的趨向有所感觸，我曾提倡過新的通俗文學。當時，很多朋友頗能理解這一主張的意義，可是誤解和懷疑的人却也不少。在這種情況下，「新小說」不幸就短命了，結果沒有留下什麼好的成績。但是，我相信建設新的通俗文學今後還不失為文學運動的一條路徑，所以，現在我願意將這問題再提出來討論，若能得到各方面廣泛的批評和指示，那是筆者非常高興的。

先要解釋新的通俗文學所招來的誤解。這誤解可以分爲兩種：第一種以爲我們是在替鴛鴦蝴蝶派擴張地盤，因此就有人將這種小說寄來投稿；第二種是以爲我們要給中國建設資本主義社會的那種腐敗的通俗文學，這在一部分讀者的來信中可以看出。這兩種企圖，我們當然都沒有，「新小說」所採取的稿件絲毫沒有這樣的色彩。寄稿的作家和大多數的讀者自然不會這樣誤解我們。

那麼我們理想中的新的通俗文學是怎樣的呢？我們希望

站在正確的人生觀上，用大多數人所能理解的言語和手法，寫出富有藝術性的作品。在「新小說」第二期的「編者的話」中，我曾這樣說過：

「我們相信，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能夠通俗的，都是能夠深入於一般讀者大眾中間去的。歌德的浮士德，許果的哀史，左拉的娜娜，托爾斯泰的復活，杜司退益夫斯基的罪與罰，都是當時一種新的藝術上的傑作，到現在却也還深受着一般人的歡迎。同時，有生命的通俗作品也都在藝術方面很成功的。像茶花女，像小婦人，像里奴顯天錄都是很好的例子。把作品分爲藝術的和通俗的，這是一種變態。新小說的發刊，就是想把這不合理的矛盾統一起來。……」

這裏所說的不免很籠統，所以，在第三期的「閒話裏」中，有幾段補充：

「在新小說第二期編者的話裏面，對於藝術的和通俗的

限界和關連，曾經有一點意見發表過。這畢竟是一般論，似乎還有補充的必要。

藝術作品的最大特點恐怕是在牠的獨創性上吧。

這裏所說的獨創性，不限於形式方面。固然，藝術的作品在形式上的獨創是很顯著的；就是在作品的內容和作家的態度上，獨創性是很可注目的。

最近數十年來，資本主義的浸潤，獨創性更成了藝術家的命脈。過分的獨創性，使許多藝術家和民衆完全隔絕。結果，極高度的藝術作品成了極少的數專家才能欣賞的東西。一般人只得另求別的東西來補充這缺陷了。

藝術的作品尊重獨創，通俗的作品注重常識，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對照。

不單在形式上，通俗的作品承維了在來的老套手法，就是作品的內容和作家的態度也決不標奇立異故意和常識隔絕的。

但，通俗作家批判常識也並不是不可能的。像茶花女，像不如歸不是都對於舊式的家庭制度加以批判嗎？……

將通俗的和常識的連繫在一起，這容易引起誤會，以為通俗文學是藝術的墮落；所以，在下面「通俗和媚俗」的一

篇短文中，特別加以解釋：

「平常人所說的墮落是一種不正當的屈服妥協。就文學或藝術來講，投降低級趣味是墮落，和惡劣的傳統妥協也是墮落一篇小說充滿了佳人才子的濫調子，不管用什麼方法表現出來，這作品畢竟是墮落的。又譬如一篇小說稱讚舊禮教，大講其因果報應，當然也是墮落的。總而言之，投合沒有自覺的大衆嗜好的作品，這樣的作品是媚俗的，同時自然也是墮落的。」

通俗的作品只是作家把寫作的態度低降到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水準上。這一種也許是妥協的，而這種妥協是正當的。若拋棄了作家的天職，只去迎合低級趣味，那就是媚俗了。

這樣規定了通俗文學的限界，畢竟還是消極的。我們在第四期「閒話叢」中的「通俗文學和讀者趣味」一篇文章裏面，曾列舉出通俗文學應該適應讀者趣味的幾個要點。

「通俗文學雖然排斥媚俗，排斥低級趣味，但，對於讀者的興味問題是不應該忽視的。」

藝術修養並不高深的讀者對於無頭無腦，所謂描寫生活片段的文學似乎不感到興趣。他們要求一個故事，而且希望這故事是講得有頭有尾的。這可以看出，大衆並不喜歡抽象

的論理，而愛好具體的論理。

其次，具體的現實始終是動的。大眾所要求的故事也是富於變動的。像自然主義作家所描寫的那種平凡的倦怠的人生，大眾看了是要打瞌睡的。反之，偵探小說裏的，鬧劇裏的那種緊張的生活，他們非常歡迎。偵探小說的手法，電影的手法，近來常被有名的作家採用，可見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環境的說明也是大眾所要求的。這在舊戲裏，每個主要脚色登場先要自己通報姓名，說明身分。在舊小說中，話說某朝某代如何如何這一大套說明也是不可免。大眾有「打破沙鍋問到底」的脾氣，像近代小說中斷片描寫等等手法，大眾是不會滿意的。

幽默是人生本來所有的。下意識的沖犯，思想和行動的矛盾，在實生活裏添出許多幽默來，使人們哄笑。在小說裏，大眾也要求這種笑料。……

以上四點，都是大眾興味所在的地方。這不單不傷害藝術。而且有哲學的心理學的根據。通俗小說的作者，對於讀者的這種興味的要求，應該加以注意。」

對於通俗文學，特別是小說的形式——我們也作一番預

測：

「第一，最重要的一點，通俗小說應該是寫實主義的作品。這同從來的寫實主義並不相同，講起來未免太長，但至少作者的認識和創作態度應該站在現實主義上面，那是毫無疑義的。」

第二，作者的寫作不是描寫而是表現。描寫是消極的，被動的。表現是積極的能動的。作者受了一種刺激，要使讀者受到同樣的，或者更甚的刺激，自然取積極的能動的表現。消極的被動的描寫絕對不能達到目的的。

第三，這樣主觀客觀一致的藝術手法，在小說上，最適當的是說話體。浪漫時代所盛行的日記體，書信體，告白體都太偏於主觀；自然主義時代的平面描寫太偏於客觀；這些都嫌力量弱小。只有說話體既有力，又容易為讀者理解，為通俗小說是頂適當的表現手法。」（通俗小說的形式問題）

以上所引的幾段文章，雖然還不免是片斷的，但前面所舉的新的通俗文學的定義，也許因此可以更加明瞭。因為環境的關係，用語措辭不免有不甚透澈的地方，只得請請來用自己的思想和知識去補充了。

# 給姊姊

小  
熊  
秀  
雄  
作  
魏  
晉  
譯

當洋槐樹的花香

飄然地高高的蕩漾於風中的時候

我底姊姊在想着不幸的弟弟吧？

醉而亂暴的

無檢束的弟弟

現在挺然站起來

而且是老弱着哩！

所謂勞苦

是怎樣加強人的呀！

我忘記了悲哀

只有這種事情

最使我悲哀

只有這種事情，最使我勇敢

我幾次跑進了都會

又幾次回到了故鄉

姊姊，那時你通宵的哭泣

提示給我的意見

分明地浮現在眼前

——這個孩子

怎麼那樣的急要出東京呀？

弟弟默然不答了

所謂命運，在我，

現在只是手中一握似地渺小的東西。

我吃力地堅持着

緊握住牠。

我感到快感：

——我不是爲了食飯而活

而是爲了生活而活着哩。

這樣說起來

現在是可以吐露大胆的話了。

爲着勞働而被握住的手

我悄然伸開眼看

在那裏什麼也沒有

只是流着可憎惡的血汗

請安心吧

我是流落到東京來了。

## 呵！隊長！我的隊長！

呵隊長！我的隊長！我們恐怖的旅行已經完結；

船飛駛着在迷雲的四週，我們是勝利而獲得戰利品；

碼頭是靠近了，我聽到歡迎的鐘在鳴，老百姓在喧騰，

把視線集中在隱固的船，船是兇暴而勇猛的；

但是心呵！心！心！

呵！鮮紅的血滴，

是在隊長躺倒的甲板上，

他俯伏着冰冷的死了。

的臉在轉動；

這里，隊長！親愛的父親！

這手臂枕着你的頭；

是什麼夢在這甲板上發生吧，

你已經俯伏着冰冷的死了。

我的隊長不能回答我，他的唇呈着慘白而寧靜；

我的父親不能感到我的手臂，他沒有脈搏或意志，

船是停泊着安穩而泰然，它的航行已經到了完結；

從恐怖的旅行中，凱旋的船，結果達到目的底勝利；

喧騰，呵！海岸，鈴聲，鐘鳴！

但是我，拖着悲傷的步履，

跨過我的隊長躺倒的甲板，

他俯伏着冰冷的死了。

呵！隊長！我的隊長！起來聽着鐘鳴吧；

起來——爲了你，旗在飄揚，——爲了你，喇叭在吹奏

；

爲了你，花的球，飾着絲帶的花圈——爲了你，海岸邊

在歡呼；

爲了你，他們呼叫着，羣衆揮動着他們的手，他們興奮

惠特曼作·林蒂譯

# 病的媒介

彭島

## 一 體面的紳士

時間是下午兩點。初春的太陽光懶洋洋地躺在一條僻靜的小胡同裏。夾立在兩旁的房子都不大整齊，有的轉角的地方懸掛着長條木牌。用粗俗的筆跡寫在牌上的是：「禁止小便，君子自重！」各家的門都在靜悄悄地關閉着，好像惟恐怕把防護在各家的生活方式洩露出來。

忽然，好像從地下鑽出來似的，一個體面的影子拖在污黑深厚的塵土上。和影子成鈍角形相連接着的是一個豐采美好的紳士。一身不大合時式的藏青呢西服，一筆不苟，板板整整，很負責任地穿在短短的，頑健的，日本風的身上。面貌，是和普通一般被高等教育裝飾成的那類人的一樣：端正。端正，已經變成這種人的所有的特點。這種人，最適於於擺在辦公室裏的寫字檯前看報，就是在這麼一條窮氣得幾乎維持不住體面的小胡同裏經過一下，都會使他們臉紅的。

紳士揀着脚步，東瞧西望，神氣好像一個偷嘴吃的狗躲避主人的追趕那麼溜兒蹩散的。用這種和他的身分不相調和的滑稽的樣子走着，最後來到一個破舊的小門前站定。急促地敲着門環，不住回頭向胡同察看，彷彿恐怕有人經過。

門開了。一隻手扶着一扇門板，正對面立在紳士前的是一个五十歲上下的老女人。

「嚨！白先生，怎麼老沒來呀？」油黃臉上浮着狡猾的假笑，老女人趕緊哪哪一聲把門關在身後。

轉過影壁牆，一個二十多歲，鄉下打扮的少婦在院裏洗衣服：

好像另換了一個人，紳士進得門來，態度舒展多了，那麼大大方方，一面用一塊雪白的手帕揩着頭上的汗，一面也斜着眼溜看着少婦，隨了老女人走進屋。

屋裏很狹窄，一條大炕就佔去了大半。到處收拾得還算清淨，一切應用的東西，像茶壺啊，煙盤啊，雖然粗俗，也

應有盡有，似乎專為投合像紳士這一類人的所好置備的。

老女人拿起掃帚應酬地掃了掃炕，殷勤地招待着紳士，用一種半恭維，半玩笑的口吻說：

「白先生等一等，茶過一會兒再沏，火封着呢！」

「茶，先不忙。」紳士像到了自己家裏似的，隨隨便便，很安適地坐在炕上，用那種似笑非笑，名字叫作「淫邪」的神氣說：「去，去，先給我叫個人兒去吧！」

「嘖嘖。」老女人嘴裏做出一種打趣人的聲響，笑着，一種和她的年歲不相稱的笑。「看，急得那個樣兒，好像多少年沒吃過東西的餓鬼。幹嗎着那麼大急呀？」

「好老李，別開玩笑啦，快給我叫一個去吧。整壞了！」

「爲什麼推謬呢，放着白太太幹嗎用啊？」

「哼！太太！太太們如果能當野鴉用，早把你給餓死了！」

「是呵：『家裏不如野菜香』啊。」

「老李，別開玩笑啦，說正格的，有新入兒沒有？」

「那裏還有什麼新人兒啦？我能叫的人兒，都給你叫遍

了。叫來，你又看不上，白搗麻煩。」

紳士把下巴向窗一仰，用小聲：

「叫進那個洗衣裳的小媳婦兒來咱們看看成不成？」

「不成。」老女人很乾脆。

「怎麼？」紳士的面孔馬上板起來。

「那是我的兒媳婦兒，新從鄉下來的。」

「這在你有什麼關係呢？反正你是爲的錢。多給你錢還不成嗎？」

「不成。」老女人仍然堅決。

「我說老李？」紳士立在老女人面前，板着的面孔又鬆弛下來，用更低的聲音。「平常，一次是三塊錢。這一次給你五塊還不成嗎？」

「不，不成。」老女人的堅決和腦顫同時動搖。

「多少錢才成呢？」紳士的臉重新板起來。「橫豎得有個價兒啦？」

「十塊。」

紳士聳了聳肩，撇了撇嘴，用一個買主看不上貨色的神

氣：

「好！班子價兒啦？不值。」

「管保比班子裏的姑娘有好處。」

「好在那裏？」

「乾淨！」

「怎見得？」

「新從鄉下來呀？」

「得！認囉！」紳士忍痛踩了蹂腳，「去叫她。今天到底非嘗嘗鄉下味不成。老李，你可担保她準乾淨？這次我可不再帶衛生袋囉。」

「白先生，你只管放心！沒錯兒。」

老女人走出不大會兒，就領了那個洗衣服的少婦走進來

紳士把低了頭，微紅着臉，用衣襟擦着手的少婦上下打量了一番：一頭烏黑的頭髮，臉白白淨淨的，小腳兒，大屁股。

「咳！有意思！」在心裏這麼讚嘆着，紳士的眼早已發呆了。

經驗告訴老女人：已經到了不容許她在屋裏存在的時候。她輕輕走出去，替他們關上門。

## 一 賢良的太太

「吳媽，你來洗吧？我洗得了。」

白太太每逢洗過澡，總是教底下人——自然是女的了——

就自己剩下的水洗一個澡。這也算是一種恩惠。

本來是一身豐肥白嫩的肉，又剛剛經過洗浴，白太太全身紅嫩得像一隻剝了皮的鴨子，各部的凹凸，雖然在一件單薄鬆寬的浴衣掩護之下，也還是那麼清楚的映在白先生的眼裏。

「咳！有意思！」

在心裏這麼讚嘆着，白先生正在寫着信的筆，不由得停下來，眼早已經在白太太的兩股中間凝固住了。

「吳媽先把這幾封信發出去，回頭再洗澡吧。」

這麼說着，白先生已經立在太太面前，眼從太太的股間，又移到床上去。

經驗告訴剛剛走進來的吳媽，已經到了不容許她在屋裏存在的時候了，趕緊搶起桌上的信，輕輕走出去，替他們關上門。

餓虎捕食般，白先生一下子把太太抱在懷裏就往床上送。

「不成！」太太掙扎着，用手防護着下體。

好像一盤冷水澆在頭上，白先生突然呆住了。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殺風景的事嗎？怎麼會教人不發怒呢？

「怎麼回事？」

「這，這，這裏頭不大好呢。」太太抱歉地。

「怎麼？」

「老是發癢，有的時候還熱刺刺的痛，還老淌白東西。」

亞養一聲霹靂响在頭上，白先生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幾日來所最担心的，到底實現；同時也把這幾天所感到的那種自以為神經過敏的感覺證明是事實了。

「那天下午，對於那個洗衣服的鄉下女人太信任了！」在心裏這麼說着，白先生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悔恨。

「要不，就來吧！」一見丈夫那麼懊悔，太太柔順地坐在床沿上，解開浴衣帶，身體的前半部完全呈露在丈夫面前，預備盡作太太的天職。

白先生用一種手勢命令太太繫上衣帶，意氣消沉地坐在椅上，手舉剝剝地敲桌子。敲着敲着，又把伸展在桌上寫了一半的信紙團皺在手裏，賭氣向字紙筐裏一丟，猛然立起身，出了門，給太太留下的，是：

「明天到醫院去看看吧！」

### 三 忠實的醫生

挾帶着一顆羞怯的心，白太太到了醫院。

醫院是私人開的小醫院，就診的病人并不多，連白太太

一共纔有三個人，都是女的。在外表上看，這三個身分相差不了多少的病人，都是健康的。

「覺得怎麼不好？」

醫生經過了一番滿有禮貌的週旋，拿起筆來預備填寫白太太的病情。

白太太的臉突然紅了，在一種極狼狽的神情下，把醫生所要知道的說了一番。

「從前，裏頭常常有白東西嗎？」醫生用一種職業上的莊重態度和口吻追問。

「……」回答是搖頭。

「這種現象發現了多少天？」

「大約有一禮拜。」

「好，我們檢查一下。」醫生按了一下鈴。

一個二十歲上下，穿白衣服的女人走進來。

醫生把一條長方玻璃片交給白衣女人，用手向屏風後面

一指，

「去。」

「走。」白衣女人把白太太帶到屏風後面，「把褲子脫

下來。」

白太太的臉發着燒，聽從了白衣女人的命令。

「躺在上邊。」白衣女人指着身後的一架鐵置的沙發椅似的東西。

在白衣女人擺佈之下，白太太用那種在丈夫擺佈之下的姿勢躺下，眼是緊緊地合着。經過了一陣冰涼的感覺，好象有一根什麼硬東西挺到裏面去。待那根硬東西拔出去，聽白衣女人說：

「好啞，先穿好衣服到外面等一等。」

一直走到另一間空屋，白太太才吐了一口輕鬆的氣。

過了一個教人不耐煩等待的時間，白衣女人才又把她帶到醫生面前。

「據我檢查的結果，」醫生手拿着那條已經變了紫顏色的玻璃片，「白太太得的是『私市病』。」

見對方不懂，醫生解釋着：

「就是傳染性的淋病。」

對方神氣上所表示的，還是莫明其妙。

「就是所裏花柳病。」

喻的一聲，白太太好像聽到了死刑的宣判，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全聚到了腦袋上，身體呢，却似乎被浸在冷水裏。她吞吞吐吐地：

「這，這是怎麼得……得的呢？」

「普通一般，大概都是由於不清潔的性交。」醫生又在腦筋裏搜尋着減輕教人難為情的字眼兒：「不過，除此以外，比如在公共浴室裏洗澡之類，也有傳染的可能。」

「我一向都是在家裏洗澡啊？」白太太抓住了強有力的理由反駁醫生。

「這，這……」

醫生「這」了半天，也沒「這」出下文來。

#### 四 糊塗的老媽子

回到家，見了丈夫，臊得白太太直想一頭碰死。她把手皮夾向床上一甩，歇斯底里地：

「你說，醫生不是混蛋嗎？他竟說我得的是花柳病！」

白先生的臉，馬上蒼白了，他向太太一個勁兒擺手，

「小聲點兒吧！教吳媽聽見！」

太太好像已經顧不到這許多，一下子把自己的肥胖的身體扔在床上，竟嗚嗚的哭起來。她的肝火，從來還沒有這麼盛過。

丈夫沒轎了，羞愧得要鑽地。他只得假裝着「滿不在乎」的神氣安慰她：

「親愛的，別哭。醫生怎麼說的？」

聽了丈夫的這種擺置了很久的稱呼，好像更加委屈了，她乾脆放聲大哭起來：

「他說……我……我得了那種髒病。什麼因為不乾淨的性交，什麼……在澡堂子洗澡傳染上的。你……你是知道的，我……我什麼時候到澡堂子裏去過呢，不是都是在家洗澡嗎？」

聲見哭聲，吳媽不響地走進來。她以為是老爺和太太打架呢。一見沒有安插已經預備好了的勸解的言辭的機會，又抽身走出去。

白先生一見吳媽，好像突然醒悟了什麼。他湊到太太的近前，用那種好像研究什麼玄妙的態度和口吻說：

「醫生的話，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想：你雖然沒有到澡堂子裏去過，可是你每次洗完了澡，都教老媽子也用你的澡盆洗；當老媽子的們都是下流人，身上有幾個乾淨的啊？我想：吳媽一定有這種病。傳染病菌的媒介，就是你那澡盆。」

聽了丈夫的解釋，太太也突然明白了。還是丈夫有學問，無論對於什麼問題都能解答。她馬上停止了哭，驚叫起來：

「你的話，一點兒都不錯！」

「哼！怎麼會錯了呢？」丈夫向太太擺着有學問的架子

「我就是因為嫌吳媽太髒，才教她用我洗剩下的水洗。那裏會想到她竟把她身上的髒東西洗到我身上來呢？」

「傳染病菌這東西最厲害不過！一點兒都不能大意！丈夫用警戒的口吻。

「這種髒老媽子，還能用嗎？」太太一下子從床上跳下來，「趕快讓她走吧！吳媽！吳媽！你來……」

「唉！唉！唉！」吳媽一陣旋風似的跑進來。「太太，什麼事啊？」

好像一粒彈丸從太太嘴裏噴出來的是：

「你走吧！」

吳媽一下子楞住了，過了一會兒才驚訝地：

「太太，我，我有什麼錯兒啦？」

「自己的毛病，你自己還不知道嗎？別的都是廢話，馬上給我走！」

吳媽又轉向主人，神氣好像求援。

「老爺，你說：我有什麼毛病啊？」

「這，這，這……」老爺「這」了半天才「這」出下文來

：「自己的毛病，反正自己知道！」

# 除夕特寫

王余杞

劈劈拍拍，劈劈拍拍，劈劈拍拍……拍，拍，拍！四外的爆竹聲和室內的麻將聲加勁應和着。

火爐裏面的火勢吼出熊熊的呼聲，爐上壺裏的沸水也一片呼嚕呼嚕地亂嚷；滿屋蒸騰着高溫度和水蒸汽。

人們被浸浴着，如浸浴在一盆熱水裏；毛細管根根通暢，在臉上：瀉出了汗，更瀉出了油；衣服已減到無可再減，背心上仍感到難耐的沾濕。

身軀在同一姿勢下支持了個漫長的時光，首先兩腿便漸次變成麻木；其後是腰臀的酸疼，兩肩的累贅。兩手不停地運動，彷彿担任着艱難的工作，熱汗更高個不止。

終於頭也在白熱的電燈光下沉重起來了：覺得出腦神經劇疾地跳盪；千斤般重的石塊迎頭高壓下來，直壓得太陽穴的火星亂迸。

眼睛被強烈的燈光砸得發疼，眼皮運重，眼角枯澀。鼻孔時通時塞；耳內轟響，忽遠忽近；遠時眼前的牌聲也像

來自遠方，近時四外的炮聲就像近在眼前。嘴裏酸苦，滿嘴是油腥和酒味；吃一片水果，嚼着嚼着，無異於嚼着一塊樹皮；抽一支烟捲，舌尖嚐着一股辛辣。

肚腔還懷着一顆卜冬卜冬跳着的心。心情緊張到了極度；希冀，張惶，憂懼，歉慚……瞬息間千變萬化；會忽然從快意的高峯墜到失意的深淵，會枉費了用盡心機而輸於一着！

興致全消，只剩下一腔煩燥。什麼使得如此煩燥呢？一定有個什麼——一定！側耳聽：滴達滴達……就是它！抬眼看：牆上的鐘針指着十二點半。

「又是一年了！」噓出一聲，將一腔的煩燥吐出來。

「噓！」大家應和着。——原來感到煩燥的並不只有自己一人！

「出去走走，看看天津除夕的風光！」  
出乎意外的熱鬧：遍街燦爛着虹霓燈；電車徹夜不停，

電車內外人如潮湧。

汽車駛過東馬路。

廣播歌聲跟着車輪轉；花炮的火星四處飛；緊密的電燈倒映在車窗玻璃上綴成一堆珠山。

喧嘩打破了深夜的沉寂；市街上暫時是繁榮起來了。

望遠處，紅了半邊天，汽車便向那紅了半邊天處邁進。

霓虹燈架成一頂王冠的式樣，一行圖案字：義商回力球場。

整然而止地車身停了下來。一個白衣制服童子搶步上前，拉開車門，鞠躬行禮。

輝煌的玻璃門邊，同樣地一排人侍立着，必誠必敬地招待着他們的來客。

我想到裏面的情景：必有無數的眼球隨着往返的白球流轉；整個的心意也必集附到那被關在鐵網子裏的人中之自己身上。——並不是在欣賞他，也無暇於可憐他，而是將他和自己係起來，他的榮辱便作成了自己的勝敗。

最緊張時應該是鴉雀無聲。

果然是鴉雀無聲！比賽已經終了，鐵網內只剩了空場，依級而升的客座間空排列着一排排的軟椅，遊人都擠到樓上舞場裏去了。

舞場裏，淡綠燈光染出幽沉的景色，音樂彈進每個人的

心曲，擁抱着，中酒般地感到熱的交流。

然而那些面孔都正缺之着表情，他們的動作儼然已經成了一種刻板的規律——只不過是一種規律而已；兩手的挽結，腳跟的挪移，身子的回旋轉折；應該固是應該，但是究竟何所為而為？

使我沉思。似乎稍有所得便返身下樓，坐上汽車。

車子過繞法租界，才向歸途，歸途，又到了「中國地」，到了「中國地」，大家記起娘娘宮。

娘娘宮裏燒頭香，是天津新年第一件有趣的傳統習俗，而這時，曲折的小胡同裏已經擠滿了人羣。

手電燈偶一照耀，發現了這些人臉上浮漲着希冀，可是他們還不是習俗裏的主角。——主角應該是女性，特色是滿身穿紅、不帶一點雜色；紅襖紅褲紅襪紅鞋，最好還戴滿頭紅花，在年三十晚和大年初一的孩子之交，競爭頭一個來到廟裏，燃起頭一炷香，頭一個向菩薩禮拜。這麼樣，這一年中，菩薩照護她，必然得到幸福。

求得幸福的心越切，不得幸福的時間必越多，一年三百六十多天裏只有這一天算是幸福的；而這一天的幸福還永遠在希望中。紅燈朵朵，燭光搖搖；滿懷的希望掩不住滿臉的憂愁。

人羣流水般地來往。聽他們不得已的偶然一聲歎息，更加了自己無限的悵惘；抬眼一看，這其間有多少不是肩負着生活的重担，掙扎到無力可繼的生死關頭？有苦無處訴，只好跪向泥塑木雕的菩薩面前一傾吐。別譏笑她們的行爲；她們原是忙碌得沒有工夫去思想，一朝她們能夠思想，她們一樣地可以變做這社會的主人。

香燭刺着眼睛，香氣激着咽喉，不能久待，衝出了那濃郁的氛圍，深深吸換一口清冷的空氣。

汽車這才載着我們回了家。

回到了家，繼續坐上牌檯，但邊打着牌，邊可有了話頭。——一個說：

「此行不虛；到底看見了天津年下的風光！」

「可不是！」另一個補充着，「還代表了東西的兩方：

西方是電燈光下樓着跳舞，求實際的娛樂；東方是紅燭光下拜菩薩，求精神的慰安。」

第三個是個年青人，論調也就有幾分特別：

「中國人那裏有拜菩薩的餘暇和興致，那都是由於官方的提倡，揭穿了說完全是出於被動的。官方設計粉飾太平，緩和人們因逼迫而緊張的情緒，使他們繼續安於奴隸，永世不得翻身！——沒聽說今年過年要比往年熱鬧得多，看來大

家又中了他們的計了！」

「哦，」第二個吐出一聲，「這社會原來是對立着的；官方和老百姓，娘娘宮和回力球場！」

第一個便問：

「娘娘宮和回力球場也有關係？」

「怎麼沒有？」第三個搶着答，「回力球場的化銷就出在娘娘宮拜菩薩的人身上。」

「那嗎我們呢」第一個又問，轉向着我，「你怎麼不說話？我們屬於那一類——娘娘宮或者回力球場？你說。」

「都是！」我說，「理論上我們同情娘娘宮，實際上則我們免不了企圖加入回力球場。」

默然！

我已無注意手中的牌；我的眼皮又感到滯重，鼻孔又堵塞，嘴裏又酸苦。兩腿變成麻木，手上出汗，腰背酸軟，兩肩抬不起來。身子像浸在熱水裏，臉上瀉出了汗和油，頭腦又恢復了前半夜的沉重。

我只等待着——一分一分地等待，一秒一秒地等待；數着牆上傳來的鐘聲，翹首望着夜色沉沉的窗外，噓出一口氣

「天，還不快亮麼！」

## 日本國際筆會與左翼作家

青野季吉作  
潔白譯

左翼作家對於日本國際筆會應採取怎樣的態度才適當呢？在現時，這問題是在左翼作家間日漸成爲問題化了。在我認爲：這種關心的提高是極好的表現。所以，不管獨立作家俱樂部在作如何精密的論究，在這兒無妨先說出我的卑見，以資參考。

國際筆會的成立，無論是受外務省的官員的援助，或在筆會的今後工作上要與「文化振興會」結有密切的聯絡，從我們的眼光看，都有不少的不適意處。還有筆會的發起人，一直到現在，構成它的中心的，有兩個潮流，即一爲尊重它的國際性；一爲反擊它的國際性。這也並不是什麼可以舒心的表現。

但這事，若是出於我們固疾的潔癖性，那却就沒有邊際了。換句話說，在現在無論是那一個團體，沒有一個不在其中包含着矛盾和危險的，而問題即是在那團體向進步的方向有多少進展的可能性自一點。

從某角度來看，日本國際筆會，雖是在內部有多數意見的分歧，但對認識文化的國際性和擁護它的國際性上，却是一致的。威爾斯送日本國際筆會成立式的祝辭中說：「擁護通過世界而表現的自由與人類親善的基準」在筆會的規約上，也規定「以謀國際的作家相互間的親睦爲目的」。若不以認識文化的國際性，——擁護它的國際性——爲目的，那麼威爾斯的祝辭就要失掉意義，而謀國際的作家相互的親睦，也是毫無益處的了。的確，我們不能忽略威爾斯的話和筆會的規約，即如其表面所記那樣的努力，決不是無益的，因爲這樣的已是不易達到的原故。因此，在我是認爲國際筆會有向進步的方向進展的可能，故我現在也成爲它的會員之一。

國際筆會的會長島崎藤村氏，是徹底的把這團體規定爲民間的團體。一般是不怎樣重視會長之主觀的意志和希望，但在國際筆會的場合，我想島崎氏也要當尊重其良心的意志吧。在左翼文學家認筆會爲民間的團體，只要以民間——即

民衆——爲前提，做代表民衆的思想和感情的文學家，都應該與這團體相結合起來。

關於這點，我贊成三木清氏所說的：「介紹日本文化到海外去：是爲文化的國際性的要件。但這却非以文化國際性的意識而不可。高唱這論調，爲的是鑑於目下各種事情的需要，因爲現今的情勢，即如介紹日本文化到海外去一類的事，也存有僅運用國民主義的政治意圖的手段之危險的緣故。這是能刺戟偏狹的民族自尊心，繼而惹起蔑視外國文化，或容易陷入爲奉仕一國帝國主義之文化的帝國主義。政：關於介紹日本文化到海外去，也並不是文藝家跟隨官吏及治家，乃是以表示出獨立的立場和見識爲要件。文化團體也非站在文化國際性的見地上大肆活動不可。」

但防止國際筆會陷入三木氏所謂的文化的帝國主義的「危險」的，究竟是誰呢；還有擁護其文化國際性的見地的，又是誰呢；我們是很清楚的，但國際筆會所集合之進步的文學家和左翼作家，假若在它的內部沒有結合好，那麼在實際上就只有增大它的危險，即可以推斷：國際的見地是必日漸爲國民的見地所擊潰；而民間的團體也必日漸化爲官僚和下級職員們的團體了。

但在事實上，左翼作家能加入國際筆會嗎？加入後能做

什麼工作嗎？這些疑問是值得注意的。而這些問題也是極其緊要的，但國際筆會曾宣布爲民間的團體，不受外方任何制肘的結合。假若真的是這樣，那麼，做民間文學家的左翼文學家，就有大批加入的可能，反而從國際筆會的見地說，會依着大批接受左翼文學家的參加，而益能使其民間性質徹的。

可是，在筆會的規定上，寫有「除掉政治的活動」的字樣。所謂政治的活動，嚴密的說，它的界限是有相當的曖昧，但現時可解爲「是除掉常識的意義之政治活動」。因此，左翼作家在國際筆會內部就沒染指政治活動的分心，而能安心的獻與於文學上的工作。

但只是這樣還不充分。在實際上左翼文學是含有政治性的，所以，若他們用政治的眼光從事描寫，又怎樣辦呢？這樣說的人或許也有。例如「文藝懇話會」吧，最初雖是一般的說文學或什麼的，但在說意識形態的場合，就左翼文學家把團體當做什麼，并說它呈出極不銳利的政治眼光，而會員和會員也都以怨言相擊。現在我就是受了這種攻擊的質問。

但所謂帶有政治性，即使貴族文學，也是帶有政治性的，假若含有這一點的話，那麼，在今日的文學上的階級分裂，雖很明顯，但國際筆會，却連一步也沒有進展。總而言之

，國際筆會的工作，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工作，僅依它的工作的特殊性，也有無產階級依自己的立場參加，在參加以後，是不得為無產階級的文化國際性而活用。又這，在無階級文化的成長上看來，乃是決不可輕視的，尤其在今日的狀態上，我認為這是反而應當特別加以重視的問題。

我在國際筆會的成立式時，因為抱有這種疑問——為將來設想——而發出質問，我的質問的要旨是「現時在這兒說起文學來了，但今日我們所謂文學的概念，是相當複雜的。對既成的文學又產生了和這相對立的文學，普通我們所稱為文學的場合，是含有文學這兩個方面的。國際筆會所稱為文學的場合，也是與我們同樣的。又有『文藝懇話會』的先例，為着將來不會混雜起見，在現在就非要明晰的知道不可。」對這問題，幹事勝本清一氏和島崎氏間的預商，說明「國際筆會並不以政治的眼光觀察文學」，請大家諒解好了。我當然要諒解的，而且相信不會生出像「文藝懇話會」那樣的混雜，即使生出也會很容易的被解決。

這種答辯，暫不管它有多大的價值，現在列席的會員中，多不滿於勝本氏的答辯的曖昧性，所以有的人說：「為什麼不言明除掉左翼文學呢？這是在筆會內有『二潮流』的結果，我們依國際筆會的成立前提看，相信是存有不許言明除掉

左翼文學的良心，把重心置於與其良心相接觸之點就好了。以上可為極樂天的思考方法，但在左翼作家的世界，已有像獨立作家俱樂部那樣可以交換意見的機關，所以在那兒對於事事都作充分的交換意見，若談到實際的工作，像我這樣樂天的意見，也並不足杞憂的。

## 新刊介紹

- |          |          |           |
|----------|----------|-----------|
| 每月文學     | 王余杞等編輯   | (五月十五日創刊) |
| 自修雜誌     | 李開仁編輯    | (五月一日創刊)  |
| 小譯叢      | 陳少基王亞洪編輯 | (五月五日創刊)  |
| 我們       | 魯史陳奕編輯   | (五月十日創刊)  |
| 多樣文藝     | 俞介平編輯    | (五月十日創刊)  |
| 前奏(創刊號)  | 前奏社編輯    | (四月十五日出版) |
| 東流(二卷四期) | 陳達人編輯    | (四月一日出版)  |
| 文學叢報(二期) | 王元亨馬子華編輯 | (五月一日出版)  |
| 青年文化(三期) | 田仲濟等編輯   | (四月十日出版)  |
| 文物(一卷一期) | 文物社編輯    | (五月五日出版)  |

# 三朋友

歐陽凡海

首先，我應該對讀者諸君說明的。是我這裏所寫的三位朋友決不是普通的人物。再說得妥當一點，他們是了不起的。如果讀者諸君不肯這樣想的話，那麼他們自己會這樣想的吧。而我呢，我起馬對他們的前途是覺得頗為駭人的。

第一位朋友是業已有名的出版家，而且曾在文壇上有過一時的名望的。在三位朋友中，他的年紀最大，他的資格最老，也可以說他的名望最高，所以諸位就可以知道，他在三位朋友中是居於優越地位的了。不消說，其他的二位朋友也很情願奉他為先輩的。但他自己却十分客氣，說明他自己不過先在社會上多混了幾年，算不上什麼，因此，他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第二位是英氣勃勃，也可以說是血氣方剛的青年作家。這位青年作家像獅子，或者說得淺近點，像老虎一樣被這罪惡世界上的鐵欄柵拘束着，使得他不時感到要吼出來的樣子。這吼聲，常常給我們的出版家驚訝了。同時，我絕對不能

遺漏的是我們的這位青年作家是懂得社會進化的鐵則的，所以他也很理解他的文名震撼了自己的屋頂而終未傳揚到房外的原因之所在。那麼，縱然是獅子或者老虎，也應該學一點猴猴的本領了。

第三位朋友，講資格，他是老二了。爲什麼呢？他比起我們的出版家的名望及經驗雖然都有遜色，但他到底出版過巨冊的譯著，說起出版界的情形，他比我們的青年作家多懂一點，說起名望，他的名字業已印在洋裝書的出版頁上了。他比我們的青年作家又和氣些。說話也老氣些，輕輕地吞半句，吐半句，半張着嘴，似乎考慮而又考慮似的讓那 *cherry* 牌的香煙絲盪在滿嘴的牙縫間，但他却並不是作家，他是經濟學者，所以他的氣質之不同于我們的青年作家是很自然的了。如果說他有感情，那一定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如果他看見一個乞丐，或者他看見一個老太婆被警察打得鼻子裏大流鮮血，或者他看見工人示威遊行，他都可以毫無所感地很冷靜地

告訴你說，那是一點也無足驚奇的，必然的，香煙絲仍然平和地在他口裏捲繞着，但如果他跟在一個陌生的女人背後，突然搶上去借問她而被斥罵了，那麼他的腦子就打轉，衝動把他的泰然自若完全覆滅而使他想到寫詩的必要了，他就想到早年的詩興而覺得掛個經濟學者的招牌還不如掛個作家的招牌好些。又或者警察老爺因為調查戶口來拜訪他，稍微問得詳細了一點，他的手指就因此發冷，全身感寒慄，或甚至晚上也失了眠，這場合上，他又會重新斷定往年憑感情的衝動差不多闖下了大禍是不對的，還是經濟學好一點了。他知道自己的悲哀是必然的，自己無日無夜的打算與焦慮是必然的，他知道許多許多人們的飢寒交迫是必然的，另外許多人們的橫暴殘忍更也是必然的，有時他自己感到得意也是必然的，總之一句馬馬虎虎，一切都是必然的：就算不上什麼一回事了。因此，他自然是一個經濟學者了。在一個經濟學者，說起文名，倒還是大學的講座更為重要，可是，他也知道，在沒有得到講座之前，出版家的幫助也是不可少的。

其次要說到的應該是這三位朋友的名字了，這是頗為困難的一件工作，在對於這一類人物的場合上。因為像這一類人物的名字都是經過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父兄化了不小時日，查了許多字典，才慎重產生出來的，我們怎麼敢於自信一口

氣給這樣的三個人物寫出三個名字不是一種輕率呢？所以我決定不給他們寫正式的名字，用英文字母來代替了。把出版家叫作 B，經濟學家叫作 C，青年作家叫作 A。在中國，知識份子之間，一般小職員或下層社會中，男人對男人的親近的稱呼，我不曉得用親近二字來形容是否妥當，實際上，有些時候也含有隨便的意思的，總之，見面的次數多，熟識而且很了，感情的好壞倒好像與此無關的，大家相互叫喚的時候，便習慣在姓之上加一個「老」字，就把名字省略了，比方「老王」，「老張」，「老李」等等。在我們的這三位朋友之間，當然也不外行這個習慣的，所以在這裏，我就使他們相互稱「老 A」「老 B」「老 C」了。或者我們大家都這樣稱呼他們也未為不可，固然，初初一見面便以「老」稱呼人家，似乎有點輕率，但好在我們前面已好好介紹過 A B C 三位朋友，而況馬上就會熟識起來的呢。聽說東京有位 X 軍總司令，他的滿背脊曾被他的 X 軍用開水泡熟過，但他到了東京仍然做 X 軍總司令，天天在房中背着 *the* 指揮軍隊操練的。這個人物也許比我們這裏的三位朋友更了不起，他甚至於對不認識的人，比方對史丹林，他是稱老史的，對日本的天皇，他就稱老天了。我們如果在這裏稱 A B C 三位為老 A，老 B，老 C 而覺得唐突了一點，或者覺得用這樣親近的口吻去稱呼這三位有

爲的人物，把自己和他們放在一起，未免太偉大了一點的話，那末請諸位想一想這位總司令便也就覺得實在無足介意了。

那麼就照這樣辦吧：有一天老C和老B到一個小小的中國飯館裏去吃飯了。這種小小的中國飯館，在東京差不多到處都遇得見的。內面的形式和上海的小飯館差不多，外面的形式却是日本食堂的樣子，不過，在那掛幔上所寫的是一「中華御料理」五個字，有這樣五個字，十分之八九可以猜得到是中國人開的中國飯館了。因爲日本人開的中國飯館大都是寫「支那御料理」的。這當然是指一般的情形而言，至若特殊發滑的日本商人知道利用這個祕密的時候，我是並不想負責的。有開的中國知識份子住在東京，和這類中國飯館的關係是對不開的，他們如果今天搬了家的話，那麼正午就是他們在新住附近找中國飯館的時間了，這當然算不得奇怪的，人以食爲本，而中國人自然要吃中國食了。老B和老C本來並不住在鄰近，倒是老A和老B的住處相隔不遠。普通的時候，老A總是和老B一道到飯館裏去的，今天却是例外了。

老C陪着老B走進飯館裏去，他們一掀起了門幔，內面的寧波人使用日本話大聲叫起來了，「請進！請進！」這是日本習慣，客人一進門都是要這樣大叫的，好像聽見了鬼一

樣。照日本的習慣，食客是不好走到廚房裏去的，但中國人到中國人的館子裏去，以同胞的關係，當然又是例外了。老B和老C大踏步走進飯堂便一直進廚房了，廚房裏一個老廚師是寧波人，另外一個掌櫃是日本人，還有那個坐在角落裏的日本男子，大約是送菜來賣的了。他因爲是日本人，不理解地驚訝似的睜圓雙眼，直視着這兩位客人一闖就闖進了廚房。堂倌迎上兩位客人老是一樣的說一句三不像的中國話：「操氏」。BC兩位先生和他像故友一樣點了一下頭沒有回答，老廚師早已從座位上站起來了，不自然地裂開嘴吧說，「今天有魚。魚吧？」

「還有什麼沒有？」老B馬上接上去冷冷地說，顯然是不高興吃魚了。

「還有麼，還有白菜，豆腐，炒蛋，炒蛋不吃？」不吃這三個字是用寧波的滑頭口吻學起來的北方話，說起來很是用有點氣力的。老C不關心似的淡然說：「就是這幾樣麼？」老B馬上就回過頭來對他苦笑了一聲，然後好像諷刺的樣子用鼻子說：「他老是這幾樣菜的，人家吃飯了，嘻嘻！」然後，他又回過頭去，好像一個小學教師很溫順地勸戒他的學生似的對寧波廚師說：「你爲什麼老是這幾樣菜不換一換呢？」他的眼瞼裏沈澱着深切的沈痛，好像對廚房的態

安是十分惋惜的。

「還要麼？還有豬肝，炒豬肝好不好？」廚房好像有點狼狽的樣子，表示他也有無限的苦衷，一種對同胞的苦笑把他面上的橫紋加深了。堂官站在老B和老C身邊，他什麼時候也是像傻子一樣把笑臉硬張在老B的鼻尖下，大有非老B顧盼自己一下不肯罷休的樣子。老B皺皺眉心，不高興的樣子，所以堂官便不得去找老C酬酢了，老C看見沒什味道，只用鼻子哼了哼。老B好像感到無限的忠言良語湧上心頭，要好好的忠告廚房一下，可是他躊躇着，確實是用了好多自制力才算把一番火熱的好心抑住了，終於只好平心靜氣，用失望的聲音說：「好吧！一個豬肝，一個白菜炒肉絲！」他感覺得這樣的廚師是再也無可言論的了，正要轉身走出去，突然他又停下了腳跟，打下決心，就發出了下面的最後通牒：「炒得好一點，你這裏的菜真不成樣子，鐵路那邊的館子裏好多了，你假使不炒好一點，以後我們寧可多走點路到那裏去吃！」他又加重說：「不到這裏來！」

「好好！炒好一點！」廚房無可奈何地點點頭。本來也是想一切都忍耐着的，可是他忽然想起今天早晨自己所起草的一番演說，因為他很苦惱他的這些同胞沒有日本人那樣的吃飯習慣，而這種習慣在他是覺得為國家的興亡上也是非常

必要的，所以他決定要警告他的同胞一回，可是他好幾回都吃着口，說不出來，有幾回是話沒有說，先流了一面汗，而聽客却不知在什麼時候跑掉了。因為這樣，他越覺得他的演說有提出來的價值，所以他在肚子裏暗誦的次數也加外多了，這回他便大胆舉起手來，把額上的汗一揩，面色微微有點發青，但他毅然地把他微微的背挺了挺。說：「中國人……中國人吃飯頂噲噲了！日本人「叫光好，」進來坐在位子上，一句話不響，閒話沒有的，好也是吃了，壞也是吃了。好，就下回再來，不好，就下回不來，簡簡單單！中國人呢？兩個人要吃兩樣菜，三個人要吃三樣菜，還要嫌七嫌八，話語多來斯！」他歇了歇，心臟不住地跳着，正想繼續下去，因為我知道他的這番演說是準備得相當長的，可是老B和老C聽了這一番教訓，已經再也忍不住了，好在老B是從來不發火的，除非你當他面說他的出身是卑微得很的。此外，特別的爭執，他是喜歡以諷笑答之的，所以馬上他就半轉身，用鼻子噴了噴說了：「你看，嘻嘻……老C，他將來還要教訓我們怎樣吃飯呢！」

不消說，老廚師的這一番演說，是像火花落到水裏去一樣了，他圓起了眼睛，再也料不到一槍刺去，對手忽然搖身變成一陣清風吹去了。從半篇的演說，像鐵板一樣橫在他的

胸腔裏：他像木雞一樣，目送那堂倌優優氣氣跟他們出了廚房。

老B和老C走到食桌前，桌上早已放着兩杯茶了。老B得意他自己的靈巧似的坐下去喝了一口茶，老C也喝了一口，兩人對看了一眼，然後老B說：「他不曉得作生意，其實，他只要菜弄得稍微好一點，吃的人會很多的。這一帶的中國人實在不少呢！」

「他們那裏會曉得作生意呢！」老C拉了拉衫袖，擦了一支火柴把Clety牌香烟吸着了，正起面孔來說：「吃菜……到底高田馬場的中華軒不錯！」如果他說話的樣子裝得最嚴正的時候，只要你熟知他，那麼你就可以知道他是最不負責這句話的了。「我告訴你！」他接着黑下面孔來說：「嘿……我早想說的，剛才都沒有工夫。」

老B看了看老C的面色，半信半疑地沉下面，期待老C說出下文來。

「今天還是這樣熱的！」

「什麼？你說你要告訴我什麼？」

「是的……我差不多忘記了。老A今天爲什麼不來？」

老B又對他看了看，然後才像明悟了似的在心裏說——你這家伙老裝得了不得似的嚴重，似乎要說出一個大秘密的

一樣，結果總是什麼也沒有。但他同時就早已轉了面色刁皮地答老A說：

「老C今天恐怕又是秋田雨雀請他吃飯吧？」

「是麼？」老C又嚴重地沉下面孔說：「不要面皮……今天秋田雨雀，明天江口渙，後天中野重治，他來往的盡是名流，哼，他昨天還告訴我，他要寫一首日本詩發表在一個什麼日本雜誌上，那些那些日本作家都說他寫得不錯，他想請他們吃飯，還約我去吃呢！」他吸了口烟，把胸一挺，「我就老實不客氣說：『什麼時候？我一定去！』他說要等天氣大大涼一點……嘿嘿……我說：『大約要等到我回了國吧？』呵！」他一下把聲音提高了，感嘆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張開口，想待老B接下去說，可是老B沒有接上去，他才又說：「他的面馬上桃紅布一樣紅了起來！」

「嘻嘻」老B趕快說：「他說他覺得做一個中國作家實在太渺小了，所以說要做就做一个國際作家！」

「所以啦！所以他要寫日本詩了！」這句話的後半是兩人一同說出來的。

「假使個個都能像老A一樣偉大，那你們的書店只得關門了吧？」老C刁皮地反問了老B一句，把半支香烟頭丟在灰盤裏，眼睛睜住了老B的面。他好像天生了一副刁皮的面

孔，那半胖着的嘴吧有點像要生氣的樣子，仔細一看才知道是故意一樣的令人覺得他實在並非不良之徒，眼睛有點橫橫的視線，外角往下掛，這才有了點莊重的樣子，勉強合得上一個經濟學者的架子。他把那支持着的一切聰明的長鼻子縮了一縮，鼻子兩邊馬上拋下了兩條深紋到口角上，這樣過了一下，他感覺手裏沒有烟，有點動作不方便，好像不曉得把手放在什麼地方好，可是另點一支烟又覺得太浪費了；他就從灰盤中拾起剛才丟下去的那半支香烟頭，擦了一支火柴吸着了，這時老B才優吞吞地說：

「我們書店裏對於這樣的國際作家是不敢領教的。」他用手指在桌上敲了一敲，忽然像嘲笑老C一般微笑了出來說，「你是經濟學者，你一定總知道老A的文學理論怎樣了？」

「什麼經濟學者！」老C把頸頸子一扭，好像對這名字表示不願承受的樣子，然後皺了皺眉心說：「他家裏的書架上堆滿普羅的文學理論書，全是新的，連書頁也不會裁過。」

「他說他一個月要化十幾塊錢買雜誌呢？」

「不錯的，這倒不是說謊，不過全放着不看的。」

「他不是很窮麼？」

「他窮得要命！」老C接上去說：「要向我討債，七八年以前那樣的一點小債，他算了利息已是不少了呢，……不過他要買書是爲了研究文學，當然又是另一問題！好像彈子房裏的女人，他不是一樣是少不得的麼？」語氣顯然是憤慨起來了。

說起面孔來，老B的比老C的白得多了。老B那中間凹進去，嘴巴和額角突出來的扁面上加上一個扁鼻子，加上兩隻圓睜着的小眼睛，又加上皮膚那麼白得像石膏一樣，正好像是名實相符的貴胃子孫那樣永遠不懷好意的。

「聽說他現在研究現實主義呢？」老B好像不關心老C的話似的掉轉話頭說。

「說到現實主義，他是的確不愧的。」老C好像臨到一件嚴重的事態，有點不便說下文的样子，老B便接上去替他說了：「他請一個國內新來的同學去吃茶，叫一杯放在他面前，然後自己一個人大吃了起來……」說到這裏，老C大叫了出來，「怎麼你也聽到這故事了麼？」

「我怎麼不知道呢……嘿……嘻！」兩人很莊重地一齊點了頭，然後老B接上去說，「他先吃了牛乳麵包，然後又吃一盤煎餅，再又吃了個牛排，然後又叫一杯可可，叫一盤蛋糕，一個人吃，他的同學坐在對面看，連蛋糕也沒有叫他

的同學吃一個的哪。」

「後來人家問他」，老C說，「他說他是要實行現實主義！」

「義！」

「他的那位同學真能忍耐，看着別人繼續不斷地吃，自己不吞唾涎麼？」

「你倒是個心理學家，呸！他的同學也許肚裏不餓吧？」

「他的那位同學也夠偉大的！爲什麼不自己拿錢出來買一點給自己止一下涎呢？」

「大約也是一位現實主義者吧？」

說到這裏，豬肝和白菜肉絲熱烘烘地送上來了。照普通的習慣，他們在這時候是要牽住那日本堂倌開一開玩笑的，原因是那日本堂倌送菜來的時候常要撲一撲老B的肩膀說一句他學得很熟的中國話「操屎」的，這麼，老B或和老B一道的朋友，照理要問他昨晚到過什麼地方了。因爲那堂倌是個年青的單身漢，他時常去嫖女人的，所以若在他嫖了之後的話，他就有許多天好跟老B懇談了。但今天老B和老C都正有興味地在談老A，所以沒有睬那位堂倌先生，只對他斜視了一下便拿起筷來嘗了一口菜味，接着把飯擺在面前，開始吃起來了。堂倌看見勢頭不對，便輕輕走在一邊了。老C

口裏含着飯說：「這樣的現實主義當然是要成爲國際的作家了！」

「這個人物不動則已，如果動一動恐怕了不起吧？」老

B很聰明地問老C說。

「當然的。他也是說要動必須大動一下呢，『總是要這樣想的！要不是這樣，那何必幹呢？』他說過。」老C學着

老A的手勢把姆指一伸。

「他要先賺幾百萬然後再開始呢？」

「當然，像你們的書店那樣小幹，他是犯不着的！」老C爲了怕老B誤會，特別刻毒地用眼睛刁了一下，表示輕視老A似的，然後大捧了幾口飯。

「他的國際眼光很不錯！他說現在華北已經實際上爲日本所有了，他想先從做日本……着手，拿個幾百萬。他說：『那時什麼不是我支配？我要劇場也好，書店也好，辦雜誌也好，哈！要幹就大幹一下！』我正想說，『你想去做漢奸麼？』可是我沒有說出來，只好在心裏說，那鐵血鑄好團恐怕會送你一個炸彈吧？」

「那裏！」老C一跳，把筷往桌上一甩，面孔做得很嚴正地說：「他的目的是爲了文化呢！先生！他將來拿了錢還不是爲文化打算麼？他說『反正我們的大前提是不能變動的

，但爲了達到這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採用的，這才是現實主義呀！」先生！」

「我有一次叫他不要想東想西，世界上的事不在於聰明而在於堅持到底，這話好像刺到了他的痛處了，他便撲了撲我的肩膀說：『反正我們回國不是要吃飯麼？去當一個教員或小職員也是吃飯，但那種飯是要一天到晚夠苦的，既然要把靈魂出賣，那麼，我們爲什麼不賣一點較高的價錢呢？』他好像運動我也學聰明一點，要把靈魂出賣得一點呢！」

「他的靈魂是什麼？」

這一問，兩人都啞然了。因此，他們便低下頭去各自顧着捧飯了。或者這句話暗示老B和自己也恐懼了起來，使他們忽然把忘了的自我找回來了，這是頗爲可怕的，如果真是這樣，但這最多是一剎那間的事情，而且如果爲了掩蔽的話，老B便不得不馬上就慌慌張張地說了：「他的靈魂恐怕是現實主義吧！」

他們一齊鄭重地點了點頭，皺起眉心，開始考慮起來了。

然後他們倆靜下來吃了一回飯，好像遇到了個嚴重的疑問。飯館裏突然靜下來，外面走進了個老太婆，堂倌叫了一聲請進來，迎上去的時候，老太婆說要他送一盤文那麵使

又轉身走了。堂倌說了聲謝謝，送老太婆出去之後，回來看看老B和老C並沒有惹他的意思，便自己走回廚房去了。

老B和老C吃完了飯之後，喝了一點湯，老C便另外點一支香烟啣在口裏了。他吐了一口烟，嚴正地沉下面孔來說：「呵！我真不懂老A！他一個月到處叫苦，總是用去上百隻洋的，拿給我們不是多少可以辦一點事麼？像油煎豆腐一樣不肯在朋友身上化半文錢的，他就是發財了幾萬萬也還不是一樣？」

「不過，他說他要弄一班文學青年的朋友做他的後盾，將來他肯出錢呢！」

老C趕快低下聲音，把嘴一丟說：

「屁！榨豆腐就是有一百萬也是一樣的，其實他現在要抽筆錢出來何嘗不可以？」他說着換一個方向側面坐着，把右腿架到左腿上去，提起右腿來對老B看了一眼，看見老B還是和從前一樣滿不在乎的老樣子，一點沒有拿錢算飯賬的意思，老C的心裏就不免有點着急，可是仔細想了一想，結果還是只好忍耐着了。他低下頭去喝了幾口湯，「這湯不行！」他皺了一下眉心，表示不滿意於湯的樣子，用力裝得滿不在乎地掏出了錢篋，又看了看老B的面色。老B的面上一點也沒有笑容，好像不耐煩的樣子，但一轉眼看見老C手裏

拿着錢包，馬上便輕笑了一下說：「到老A家裏去玩玩吧？」

「不要去了！我還得回家去把一點稿子趕起來。」老C仍舊嚴正地說。一面算了飯錢，又看了看老B的面色，終於忍不住索性逼緊一步說：

「查外國名字真不容易！我那部，我不是和你說過的麼？中華裏來和我約訂合同，但是……一點朋友關係也沒有……自己的朋友拿去出版就是便宜點也服心的。」他把手往桌上一敲，「咳！現在的書店真是剝削得利害！」

「那兒不是一樣呢？嘿囉！」老B冷冷地說，這句話使老C不禁駭了一跳，他趕快加上一句去解釋說：

「不過，如果是自己的朋友，那就是不要錢也情願的，那當然不能算剝削……」他對老B恭敬地笑着，看見老B面上一點表情也沒有似的，隨後老C又把視線落到桌上，看見盤旁邊放着自己袋裏掏出來的四毛錢在發着光，便禁不住又對老B看了一眼，「你說是麼？」他又追上一句說。

老B用眼睛回了他一個禮，好像是表示謝意似的，就從坐位上站了起來說：

「走吧！坐得太久了呢！」

老C的心有點輕輕的跳動，他看見桌上的自己的四毛錢

實在有點不甘心，還想多坐一忽，希望多露一點意思的。可是老B站起來了，他也只好站了起來，然後苦笑着說：「我真的非早點回去不可呢！」

他們兩人分別了之後，老C便恨恨地提高步子往車站走了。

「媽得屁！」老C憤憤地對自己生氣的樣子，把手裏的香烟往地上一摔！「裝聾作啞！」他握緊拳頭，好像正用食指在老B的額上那樣輕輕地怒吼着。

這麼，老C滿懷着憤怒，又好像是自傷似的坐在電車裏，把面孔苦惱起來，我們如果待他下了車就跟他背後的話，那麼你可知道當他一個人走路的時候，完全跟他和別人一道走的時候兩樣的。他跟別人一道走的時候是雀躍着步子，微笑的面和幽默的嚴正。但是你看見他一個人走路的時候，那就完全是兩樣了，他弓着背脊，苦着面容，吃力地拖着沉重的步子，正好像一匹老馬拖着重載的貨車一樣，使你看就了就會動起惻隱之心而憐憫他心裏的苦惱實在太多了。他那樣走着，好像隨時都會要蹣跚起腳來發火的樣子，或者要哭出來的樣子，你可以說人世間所有的煩惱與苦悶完全塞在她一個的胸懷裏，他不知從那裏想起好，像一捲亂絲完全找不到一個頭緒的。他的喉裏只响着一句話「媽的屁！媽的屁！」

有時他忽然站了下來「呵」一聲，好像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失悔跳上他的心頭，可是他一覺察到旁邊還有別的許多走路的人，他便又不禁自己苦笑了起來，再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前走了。

他走到家裏，一走進門去，看見門口放着一雙老A的皮鞋，心裏便不覺重了起來。「這家伙又來了！」他輕輕地說，好像有點生氣似的踢去了鞋子，一氣走上樓去了。

「呵！我等了半天了呢！」老A看見老C走進來，馬上從椅上把他那高大的身子站了起來說。老C像生氣似的苦着面孔一句話不回答他，一直走進房去不响地往桌旁的一把椅子裏一坐，面孔有點慘白，正好像一個半死屍一樣坐下就不動了。

「怎麼？老C，有什麼事麼？」老A雖然知道老C的脾氣，但不知不覺却這樣問了。

「哼！不得了！」老C更加莊重地忽然吐一口氣出來說。似乎這句話是在駭得半昏迷的狀態中擠出來的。老A看見勢頭真的有點不對，馬上從桌上找到茶壺倒了一杯茶送到老C手裏說：「什麼？老C，你說！你遇見什麼了麼？」

老C沉默着，過了好久才提起眼睛對老A看了看，然後像恢復了點知覺似的漸漸在面上浮出一點笑容，勉強提高聲

音說：

「又是四毛錢」他像打架一樣把右手突然挺了出來，伸着四個指頭到老A的鼻尖下去，發熱一樣微顫着。

看這情形，老A便完全明白了，他就鬆了口氣低聲說：「我還真的不曉得是怎麼回事！呀——」接着他再把聲音放低點說：「剛才又是和老B一道吃飯麼？」

「據你說呢？還有別個麼？」老C凶凶地說。

「下回別跟他一道吃好了！那家伙……」

老C把氣轉了一點，幽默地把嘴巴一笑，這麼着，你就可以知道剛才老C進房子時的那種態度宛如是開一個玩笑似的了，或者說，那許是他的習慣，而到了這地步以後，那是必然地老C要進一步表現他的聰明，用一種欺凌人那樣的態度來逼問老A的了。他說：「你和他一道吃過一共幾回了？」

「嘎嘎……讓我算算看……」老A低下頭去屈着手指，「四十一回了！」便滑稽地笑了起來。

「統是你拿錢的麼？」

「當然是的呀！那還說什麼，不要講了！」老A溫存地好像安慰老C似的說。這顯然是規勸老C萬事大量些，對老C的那種節節逼人的反問是一個有力的防禦方法，而且也似乎帶有一種表示自己的大量的意思的。遇到了這樣的防守，

老C便在老A的面上微笑地打量了一回，然後靜下來似的從椅裏坐起來，點上一支香煙，吃了一口，馬上又把香煙夾在右手指裏，然後把右手往後一攤！皺了一下眉心說：「媽來格屁！究竟他是個什麼東西，吃飯一定要別人出錢呢？他有什麼了不得？」這樣的動作與說話是對老A表示好意的。然後他把香煙頂上的灰往灰盤上措了一下，「他自己好像自以為是個大不了的作家似的了，吃飯不肯拿一回錢的！其實他有什麼了不得？他不過多編了幾本字典，有一個書店，這就有資格老是要別人請他吃飯麼？」

「他當然以為他是此我們高一等的，好像我們請他吃飯是應該似的囉！」老A用一種好意的解嘲人似的神氣嘆了口氣說，「還講什麼呢，咳！」

「你請他吃了四十一頓飯總還算並不白化的！他倒很稱贊你的現實主義不錯呢！」

「是麼？他今天怎麼說？」老A不自禁的馬上就有點高興起來的樣子。

「他說你將來很有希望成就一個國際作家呢！」

「咳！你倒聽他的話，他亂吹！」老A那個有點凶悍的鼻子，這時被歡喜所縮攏起來了，他那個方口禁不住要裂開來的樣子，但你抑制住了，大約是爲了要把自己的歡喜力藏

着，所以他用力把兩隻大眼睛睜開得更大一點，才把笑色掩住了；然後得意地不知不覺露出他平時的習慣，用姆指一伸說：「我剛才從村山知義那裏來，咳，日本人的戲劇真不知比中國人的強多少倍了！實在說，做一個中國作家真是夠倒霉的！」

「老A說你剛才是請秋田雨雀吃飯，那麼他是說錯了把？」

「秋田雨雀麼？哦，那個老頭子！哦，那老頭子我前天才見過的！」

老C看見老A那得意的樣子，顯然不懂他的真意，世界上最聰明的人遇到最不懂聰明的人，那便好像梅蘭芳遇到一隻牛了。在這場合上，殺興的應該是梅蘭芳而不是牛，所以老C便不禁在心裏着急了，他便決定採用更凶一點的手段說：

「你什麼時候發大財？」

「那……還早呢！不過我是這樣想就是了！有這麼一個計劃，反正成功失敗是要看將來的！」他又把姆指伸了伸。

老C深深吸了口煙，這表示他正在考慮一件較爲慎重的事情的，因爲他沒有預料到他的對手這樣子不肯反省，反而迷醉在自己的滿意中的，這對於老C是一個十分掃興的打擊，所以他便不能不拿出最後的手段了。他沉默着過了一刻就

板起了學者的面孔說：「剛才聽見老B說了一個很好的故事！」

「什麼故事？」

「關於你的現實主義的故事！」要還怕老A不懂，用鼻子嘲笑地哼了一下。老A聽了這話，頓然把姆指握到大拳頭裏去，有點迷惑的樣子把眉毛皺了皺，然後低下頭去默想了。

「你自己不知道麼？」老C又逼一句說：「那個請同學吃茶的故事啦！」

聽了這話，老A的面孔馬上緋紅，急得幾乎跳了起來，恍然大悟似的把身子挺直，大聲叫了出來說：

「那家伙胡說，所以說起來，老B真是個王八蛋！」這時老A忽然想到別處去似的，好像明白了老C以前的幾句話的含意一樣便不禁生氣來，面更加紅了，他大聲說：「他到處亂講，其實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他自己也有一大堆故事呢——」

「所以我的耳福是不錯的呵，這樣看起來，今天的四毛錢也還值得！」老C的幽默近於諷刺似的對老A一笑，好像表示了最後的勝利的收獲一樣。而同時，老A像被人打了耳光似的興奮着睜圓雙眼，半站着身子從椅裏挺着胸說：

「你不知道他最近的故事麼？」

「什麼時候的？」

「我想你一定不知道吧？我昨天才聽到呢！」

「什麼故事，你說來聽聽！」

「賣西瓜的故事。你聽到過麼？」

「沒有聽到過！確實，什麼賣西瓜的故事？」

「你故意裝的吧！也許你聽到過的？」

老A在老C的那學者一樣幽默的笑容之前，好像不知所措的樣子，但漸漸把興奮壓下去一點了。

「沒有！確實沒有！」老C仰起頭來說，

「那麼我說給你聽吧，他們說老B和他們大家一道住在海邊，公共的伙食錢是大家拿錢出來放在一個地方的，此外零用的錢，比方買水菓賣冰淇淋等等當然由各人自己拿錢替自己買。可是老B却不同的，他就是洗衣服，洗浴，買郵票的錢也到公共的錢裏去拿出來的。大家雖然知道他措油得太厲害，可是又不好對他說，因為太難為情是不是？」

「這我早已知道的，何消你說？」

「是呵！你聽着！有一天，他從公共的錢裏拿了三毛錢去買了一個西瓜來自己一個人躲着吃了，可是只吃得下一半，還有一半吃不了，他只好留起來，待到晚上，大家都吃

飽飯坐在屋前閒談的時候，他便把西瓜拿出來了，要大家買他的西瓜。他說價錢是兩毛；他告訴大家說他買來是五毛錢，現在只吃了一半，但便宜一點出賣，剩下的只賣兩毛錢：「你看……」老A把拳頭往桌上一打，如果你沒有和他談過話，準會叫你駭得一跳的；他好像勝利似的緊握着兩個拳頭，好在老C是熟知他的，他輕輕把面笑開，然而却好像沒有聲音似的只大大地把口裂着就是了。這使他保持好一種學者的體面，他對老A的興奮看了一忽，然後說：

「人家挖苦他的吧？那兒會有這麼的事情呢？」

「是真的！你去問和老B同住在海邊的那些人看！他們大家都知道的。」

「他們說……」老C輕輕地笑了一下，好像千年難得似的表示一種心底的真正的快樂，自然而然地不由他不和老A共奏着一致的對話了。他說，「他們說老B怕死得要命倒是真的。在海水浴場上，大家的皮膚不都是曬得很黑的麼？只有他一脫了衣服，全身的皮膚白得發青，因此大家都仔細睜住他，把他當作一個古董看了……」老C稍頓了一下，接着說，「大家都睜住他啦，看他下水。他走到海邊上的水裏，看見水浸到腳背上，他便馬上蹲倒，不敢再向前去了……大家都在海中游泳，只他一個人老坐在海邊上那些又淺又濁

的水裏摸屁股的——後來大家約他去洗浴便不說洗浴，只向他叫聲說『去摸屁股吧！』人們說他摸屁股的……」老C一口氣說到這裏，老A只把大眼睛一吊，大屁股埋了埋，老C自己淡笑了一聲，又說，「大家作弄他，故意拖他到水中央去，他死都不肯去的，用力把他拖，拖到水深到膝蓋上的地方，他便再也不肯往前走了……」

「是的！是的！聽說他的祖父是大貴族出身，自祖上來，從沒有露體下水過的人呢？」老A用嘲諷的語氣這樣問，做出一種從老C那裏學來的聰明，這是因為他在思考和動作上都已經得到餘裕了的緣故，所以老A用這樣的語氣說話是很難得的。

「吹牛皮！」老C馬上就大聲說「誰曉得他的祖上是賣湯瓶蒜頭的也還是殺豬佬？他自己亂吹！」說到這裏，老A馬上接上去說：「假使你當他面說他亂吹，那他可一生一世恨你了！」

「是的！」老C好滑地一笑，「要他留心，只要這一句話就夠了的……別的他都忍受得了，只要說他出身卑微，那他一定永遠不睬你了……」

一種不可思議的疑問，帶點神祕似的一齊浮上他們兩人的心頭。在三個月以前，當他們兩人相對坐着而老B不在的

時候，他們沒有一句不是恭維老B的，他們相互競爭着說老B的好話，如果老C說老B的出版經驗確實豐富，那麼老A一定說老B確實是個有學問的人，這麼，老C便要再進一步說老B為人寬大，肯幫忙小作家了。這只是三個月以前的事，僅僅是過了三個月，他倆和老B的關係好像完全倒轉了，老B老是吃他們的白飯，受他們的白恭維而始終是發空頭鈔票，現在如果說他們倆在一道而說互罵着老B，那除非是因為他們睡着了，不然，他們自己會回想起以前恭維老B的情形而突然紅起面來，耳朵發赤，這就逼他們縱使沒有機會也非特地罵老B幾聲不足以掩飾和安慰自己了，這在他們兩人共同的一點上，好像不知不覺是對老B的一種報復，可是這只能是我個人的設想，他們自己是不能夠這樣想的，因為他們自己如果也這樣想，那麼他們的面將會更加發赤吧？在他們自己呢，這只是一種習慣，比方老C和老B一道在吃飯的時候談老A一樣，這只是爲了茶餘飯後的消遣而取樂的，此外絕無他種用意，關於這點，那是完全能夠了解，並且敢於担保的。

老C口裏吸着香煙，戲弄老A似的睜着老A的面，一個大漢子遇到這種情形便會發窘的，他把面朝了一轉。

「××替老B譯了一部十萬字的辭典，現在還只拿到了

他二十元，到處在訴着苦呢。」老C若無其事地說。

「真的麼？」老A把頭一縮，輕輕地說。

「還不真的……你不相信，你去給譯一部吧！」

「哼！這就是叫作剝削哪！現在的作家是苦！我是說中國的作家是不必做的，做了一輩子牛馬還不舒服……」

「哼！」老C微笑了起來：「假使個個都像你一樣做起國際作家來，這麼老B喝東風過活？」

「是要這樣的！我盼望中國作家個個都要爭氣一點！」老A喟然大嘆了一聲，又不知不覺地幾乎把姆指伸了出來。

他們這麼談着，一會兒不知怎樣談到各自的女人身上去了。老A再三辯明着他絕對不能愛那種半賣淫的女人的，因爲假使那樣的話，那麼他的前途便只好完了，而他那裏有資格再來和老C談天呢？然後是老C相反地照例用他在女人方面特有的坦白，拿出隔壁老媽子送來的條子給老A看，顯得十分苦惱，好像要老A想一想辦法幫助他解決困難，這麼一來，他就談到他從前似乎也有文學的天才，但現在已改了行，那麼那滔滔在他胸中的熱情又有什麼法子想呢？如果說老A勸他再回到文學，那麼他便說他已是半成名的學者了，怎麼可以改行呢？在這些敘述裏，特別是老C的那個幽默的苦面，好似爲愛情惱了的苦笑，總是給老A的心以無限的鬆懈

、使他不再感到緊張與錯亂，使他有餘裕嘻嘻地笑着，那小聲的笑和他的大身子全不相配，宛如他是費了不少力氣才把聲音壓在喉中的一點舒服的透露，接着這種舒服，他便漸漸開心起來，而至於興奮，到最後，他便禁不住把自己的戀愛的內幕老老實實說出來了。老C便說：

「那麼，剛才何必說謊呢？」好像取笑他的樣子。

「請你不要告訴別人！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誰給你告訴別人？但是對我們這樣的老朋友也用得着鬼頭鬼腦麼？」

老A給逼得沒有話說便窘着了，在面上流露出近於後悔的慌亂，老A看見這情形便趕快追上去慰安似的說：

「請你放心！決不給你說出去的。」

這有什麼用呢，除了增加老A的後悔之外。而在這種後悔的苦惱之下，老A還能安心麼？這就使老A遲疑了一會兒之後終於辭去老C出來了，這時候台上的鐘正指在三字上面。

送老A出去之後，老C回到房裏，苦着面把脚一跺口中輕輕噴了一聲：「見鬼！」我要告訴諸君，我們這兩位朋友分別之後，他們兩人的心裏都同樣地感到一種無聊，覺得好像是胡鬧而無益，那麼諸君可以知道，一種空虛的感覺對老

C這樣的朋友發生生化合作用，使一定成爲胆汁那樣苦的了。

他往椅裏恨力一坐，打開抽屜，第一封信是他的小腳老婆寫來的，告訴他說兒子已週歲了，要他買東西去，下面一封便是一個家鄉的姑娘寫來的，稱贊他學深無底，要他時常通訊教她，再下面一封便是他的老祖母托別人寫來訴苦的，說同房的親族要侵佔她的產業，要他回去替她打官司，第四封是××書局寄來拒絕稿件的信，但他不敢再翻下去了，他嘆了一口氣，從椅裏跳了出來，自暴自棄地向鐵床上倒了下去，「呵！呵！呵！」他苦得無可奈何地把拳頭打着床面，可是當他第三拳打在床上的時候，他忽然駭了一跳，好像他的拳頭打在一個針上似的，有一個緊急，不分明而又近於不安的念頭跳上他的心房，像電光在他胸中一閃，他馬上跳起身來，一口氣往門外跑，下了樓穿上皮鞋出去了。

他一口氣到了老B那個下宿館的門口，實在說，電車對於他好像是螞蟻，他坐在電車裏焦急得已經是夠苦的了。他推進下宿館的門，正想脫皮鞋一直跑上樓去，不意正却看見了一雙老A的皮鞋放在那裏，心裏一驚，但馬上便生了一個主意，微笑在他面上一泛，他輕輕地把皮鞋脫了，輕輕地站起來挺直身子往內面走，然後攝腳攝手走上樓梯。他還只走到樓梯頂的時候，便聽見老B和老A的笑聲從房內傳出來了

不自覺地站住了一下，仔細清一清耳朵，聽見老A的笑聲裏夾着這麼一句：

「老C都懂得經濟學，那麼經濟學家到處都是了……」

老C不自禁地把口一張，又聽見老B說：「我前天翻了一個頂普通的名辭，問他重商主義是什麼，他說也要去查一查字典……嘿嘿……」

「所以你編的字典有錯路囉！」

這些話使老C改變了主意打下最後的決心，同時又使他的腳軟了一軟，使他只能像爬蟲一樣一步步往前移，輕輕的一點聲音也沒有，待他走到老B的房門口，他便輕輕地往壁上一靠，然後往地上蹲了下去。

房內老B說：「老C懂得什麼！他不過是個很聰明的吹牛皮的家伙。」

「哼，他實在是個大王八！我不是和你說過的麼，他說話劇就是文明戲，你可不叫人氣死！這樣的留學生，話劇和文明戲也分不清楚，他還讀什麼書呢，我那時馬上就給他一個不痛快了。」

「他全是吹牛！他看見你，就是借問你一句很平常的話，也得裝成像煞有一件大不了的祕密要和你談談似的，但結果呢，什麼也沒有，只不過是今天天氣好！」

老A便大聲笑了出來，就是在門外的老C不用眼睛也聽得出老A在老B面前的笑聲比在老C面前的殷勤得多，恭敬得多了，老C皺起了眉頭，心裏說，「不要面皮的！」接着房內的聲音又傳出來了：

「是囉！」老A說：「剛才我到他家裏去看見他那副樣子，還以為什麼了不得的事發生了，但原來是……哈哈……因為你和他吃了一頓飯，他高興得要命了……」

老C簡直氣得頸脖子粗了起來。他握緊拳頭，但他用力攔住自己。接着聽見門內老B忽然低下聲音說：

「老A……你聽到過老C加入法麼？」

「法？」老A輕輕問。

「是啦！聽說他正在找法呢。」

「是麼？大約是因為快回國了吧？」

「當然啦！這種人也實在可憐……」

老B長長地喟嘆了一聲，似乎對老C表示無限的惋惜一樣。老A說：「沒有法子！在這種年成，誰不愁呢……」然後忽然轉過來說：「不過，就是餓死吧，叫我去找法是不願的……」

「聽說他在××家裏開了一次會了，有人看見的……」

「真是該死……」

老C用力沉着氣，仔細聽着。

「但他說你想做漢奸呢！」這話好像夢囈似的從老B口裏溜了出來，但老B在他那尖刻的聲音裏並沒有後悔，在他的白析的面上和小圓的眼睛裏，沒有一處不表示他的小巧的快心和針針見血的刻薄，他沉着地等着老A的回答。可是老A聽了他的話所受的驚異，那是每個慈悲的善男聖女都想像得到的。他大叫了說：

「什麼？」門外的老C聽了這雷樣的叫聲也駭了抖，隨後興奮得從地上站了起來。

「他說你想作漢奸呢……你不是說你要替日本人……將來弄點錢來……」

「真的他這樣說？那……那……那真是用不着作朋友了……這點也不能了解，還說這麼的話……哼……」老A氣得無可奈何的麼子，好像在房內大踏步用沉重的身子把地板壓得夾夾發响，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我們的這位獅子有時吼起來是頗足使我們的出版家也不能不寒胆的，因為我們的出版家到底是個胆小的書生，所以他趕快轉口說：

「也許是別人傳錯……他自己並沒有對我這麼說過。」老C的面上已經滿佈着汗珠了，他偷偷伸手到衣袋裏抽

出手帕來把面上的汗揩了一揩。

過了一忽，老A才鎮定了點，但是破口地說：

「老C這傢伙的嘴吧簡直壞得很……他……他……他在我不……不……我是聽見別人說他說你寫過悔過書呢？你不是有一時出過鋒頭的麼？」

「誰叫他說！」老B却和老A不同了，他泰然的回答說，「曲直將來是會分清的，現在人的嘴吧，你那裏聽得來……他們亂說又不負責任！」老B說到末尾，多少有點憤慨的樣子。然後又說：「我總不和自己一樣去當法的。」

老C伸手到頭上去的時候，汗珠像雨一樣從他的額上淋下，以後，房內究竟繼續談了些什麼，他好像聽不清楚似的，耳朵在發响，他的兩頰也紅了起來，心不住地跳動了又突然停止，血的循環越加越快起來了。

「咚——」一脚，他把房門踢了進去。因為老B住的那房子是洋房式的。房內的老A和老B都大吃一驚，從座位上跳了起來，看見老C像死人一樣直挺挺站在門口，面色白得像臘一樣，老A和老B知道不妙，面面相覷地看了一忽，也像木雞一樣站着不動了。

外面的天空陰戚戚地用鉄灰的顏色貼在窗簾上。漸漸地，老C的面色由灰白轉成土黃的，然後漸漸紅了

起來，以至於像火燒着一樣。這個變化頂多只在三十秒鐘以內吧，在這三十秒鐘之內，老C腦內的一切都是用我們想像不到的速度變動着的，老C全身的細胞用戰爭似的旋力從憤怒中打開血路向前走，這使老C面上的肌肉抽搐着，繼後從老C口裏極聲地忽然衝出了像戲台上的大花臉一樣的笑聲，這種笑，如其說發瘋，倒毋寧是像母狼的哭聲一樣可怕的。他笑着高高舉起了兩手，用力地舞了起來，這種笑聲和動作，那怕是如何地不自然，然而必須到做真正的歡樂一色一樣，房內立即捲起了實際上是悲楚的歡喜，像死的跳舞一樣回來一個逆擊，老A和老B也好像從夢內醒來一樣，一股惟驚惟恐的嘆聲夾着強裝的笑，也從喉內衝了出來。

「什麼？什麼？」老B走過去扶上老C問道！

夜 鴛 第一卷第三期

要 目 (特大號)

- 三月的租界 魯 迅
- 什麼是幽默 張 天 翼
- 答沈起子們的「麻煩眼」 周 文
- 談集體創作 南宮 離
- 寫于深夜裏 魯 迅
- 五月之歌(詩) 胡 風 譯
- 生與死(中篇特載) 安 利 基 爾 波 作
- 除夕(散文) 奚 如

老C舞着手說、「哈哈……我剛在路上看見……看見一個發瘋的女人在街上……」

「哈哈……」老A用他所有的靈機，裝得大聲叫了出來：「我知道他那傢伙是老脾氣……他什麼時候也是這樣的……我還大駭了一跳呢，正不知發生什麼大不了的事！」

「哦……老脾氣，老脾氣！」老B輕輕地反覆着這句話，照舊用他嘲笑的口氣提心吊膽鬆了口氣，把兩隻小巧的手賣弄風情一樣拍起來了。

我們大家一定都知道，在人類之間，到處都是充滿着一團和氣的，就使在使用着毒瓦斯的戰場上也一樣吧？文明所賜給我們的全部遺產，除了這個還有什麼呢？

- 新現實與新文學(理論) 法捷耶夫著 以羣譯
  - 黃水的沙場上(詩) 雷石榆
  - 侯驗室(小說) 方之中
  - 十年(詩) 白 曙
  - 守衛(小說) 魏 伯
  - 詩山(散文) 方土人
  - 前進吧，時代(小說) 俄卡太耶夫著 維多譯
  - 冰(小說) 高爾基著 文若女士
  - 論劇(理論) 屈軼譯
- 代售處：上海三馬路同安里新鍾書店  
定價：大洋兩角

# 靜靜的南渡江

征 真

靜靜的南渡江嘍！

海南島居民的乳娘！

雄壯的波羅樹是你的兒子，

多情的椰樹林是你的女兒，

靜靜的南渡江的波流呀

蘊藏着父母們的淚雨。

靜靜的南渡江嘍！

海南島居民的乳娘！

你會幫忙過我們苗地的開拓：

你是幾千漁翁們生利的工場，

你會幫忙過我們文化的展開，

你會攜帶過我們的兄弟遠出南洋，

你的酥柔的胸膛往來過多少的木船

木船裏又曾運載過多少熱情的革命兒郎！

靜靜的南渡江嘍！

海南島居民的乳娘！

你不見農村接連着奴隸底騷動，

你不見城市瀰漫着黑死底瘟疫，

你不見無邊的田野的水災，乾旱？

你不見兄弟們餓得把乾草當做飯？

你不見一些兄弟們被人抽筋剝皮？

你不見從南洋回來的失業者縲着雙眉。

靜靜的南渡江嘍！

海南島居民的乳娘！

你爲什麼也跟着黃河一樣的瘋狂，

你爲什麼也學着揚子江一樣的硬起心腸？

靜靜的南渡江嘯！

海南島居民的乳娘！

你這一旦的潑婦的兇怨

你這一旦的膀胱的膨脹，

瘋狂，咆哮，橫流，氾濫，

沉沒了多少居民的生命，

多少農村化作了浩蕩的汪洋？

靜靜的南渡江嘯！

海南島居民的乳娘！

你這樣扳起了臉孔來對付你的子孫，

可不是太辜負了你幾千年來的哺養？

靜靜的南渡江嘯！

海南島居民的乳娘！

讓你盡量逞起你潑婦的淫威！

讓你盡量發洩你魔鬼的瘋狂！

我們是暴風雨的兒子，

我們等着偉大的暴風雨的襲來，

暴風雨中我們會誕生新的寰宇，

我們，我們的子孫呵！

會征服你猖獗的威勢，

那時，靜靜的南渡江嘯！

我們永遠會睜着你——

靜靜地流瀉，靜靜地流瀉！

靜靜的南渡江嘯！

海南島居民的乳娘！

雄壯的波羅樹是你的兒子！

多情的椰樹林是你的女兒！

靜靜的南渡江的波流呀

蘊藏着父母們的淚雨。

# 囚徒的吶喊

許幸之

一  
他媽的！

這殺人不見血的鐵牢

究竟是誰所造？

天下多少工農在這裏死掉。

他媽的！

世界上有什麼公理？

公理就是麵包，

麵包是從我們的手上製造。

二

兄弟們！

我們總有一天，

破碎了這萬惡的鐵鍊，

來把他們統統鎖起，統統鎖起。

兄弟們！

我們總有一天，

帶着我們的武器，

打他媽的一個流水落花，落花流水。

兄弟們！

我們總有一天，

打開這些黑暗的鐵門，

在這牢關的屋上，有我們的巨手招展。

# 古意外二章

覃豪子

## 古意

我願我的心兒

化成一朵鮮花

江水呀：我囑託你

請你送到我愛的家

我愛的家

是個幽靜的江濱

江之濱有幾株翠柳

翠柳下有個小小的漁艇

小小的漁艇裏

我的愛正在浣衣

你流吧！流到她的手邊

她自會將它拾起

## 駝鈴

駝鈴穿過死灰色的古城

駝鈴穿過旅人的心

駝鈴來自大沙漠

唱着寂寞的歌

駝鈴唱着沙漠的沉寂

駝鈴唱着倦怠的悲哀

從幽靜的清晨

歌到蒼茫的黃昏

駝鈴的歌音是這麼悠長

一九三〇秋錦城

唸鈴的歌音是這麼清響

歌不去舊的迷惘

歌不來新的希望

一九三三，一二。北平

### 黑夜頌

在歡宴的晚上

誰記起荒野裏的枯骨

人在酒中歡樂

風在野外唱葬歌

夜半，人們都把心交給黑夜

無論是善良，或是罪惡

眼兒緊閉，讓死神踏過

在僵直的身上，或微溫的心窩

有的在夢裏歡笑

有的在夢裏悲哭

風在曠野中讚揚死

荒塚中飛出幾點螢火

讚歌使千萬的夢魂戰慄

犬兒也沒有了聲息

死神吻着人們的臉

上帝把世界交給了黑夜

一九三四，七月，曹貞

# 蘇聯農民文學的一個考察

張香山

讀過戈果理描寫舊俄的農村的作品，再讀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我們能一貫的看到舊俄的農村和農民。前者從封建制度裏漸漸崩潰，被抬到滅亡之台上來的可憐的農村和農民，與後者當時的作着奴隸的任務的農奴，是一幅極顯著的舊俄社會的過程圖，并且把這些作品裏的農村和農民，使之和中國的近幾十年的農村農民相比，可以發見許多類似和雷同之點來，因此我常常覺得俄國的作品，特別的能與中國的讀者以銘感。

從十月革命以來，俄國的農村已起了最大的變革，因此描寫農村現實的諸文學作品，也陡然露出來新的鋒芒，並且反映在這些作品裏的貧農等，也已經不是像過去那般的作爲土的奴隸之人物了，而漸漸地成爲土的支配者了。

我覺得我們通過潘非洛夫的「布羅斯基」（貧農協會）

，蕭洛珂夫的「靜靜的頓河」和「開拓了的處女地」，這三個長篇，實可窺到從歐戰前的俄國的農村，發展到最近蘇聯

邦的農村的一個全貌。並且我們從蕭洛珂夫的二部大作裏，可學得許多的教訓，以及對於我們中國的現代農民文學，能與以良好的的一個軌範；因此我覺得在現代中國農民文學再被提起的現在，實在有對這三部作品加以考察的必要，爲着清楚起見，把這三部作品各各分述，同時在這裏應聲明的，乃是作者因着所讀到的都是第一部的關係，所以祇能夠限於第一部的內容了。

## A·布羅斯基

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從小農的後進國，轉換成大農業經濟的國家；而貧農中農都漸漸轉向爲社會主義的時候，持有特別的意義的，即是從新的世界觀上，來描寫在農村的偉大的現實之發展這件事。因此潘非洛夫的這部「布羅斯基」就擔負起來了這個重大的意義。

潘非洛夫從小即過着痛苦的貧農的生涯，掙扎的進了唯一可入的最高學府師範學校，算是他學習了寫作的工具；這

以後就從事於革命事業，並且在革命以後從事於集團農場的  
工作，而從這個豐富的實生活裏，建成了「布羅斯基」的礎  
石。

「布羅斯基」是描寫從國內戰爭終了——各地方還有白  
軍，富農的黨徒的行動之一九二一年，到五年計劃初年的農  
村生活。

在中央黑土帶的細羅基·布埃拉克村裏，以曾經參加過  
國內戰爭的共產主義者斯鉄朋·阿格諾夫為首腦，組織貧農  
的農民協會，這個協會的組織，並不是為了從書物 and 理論上  
意識到了集團勞動的優越，乃是使他們找到比半飢餓的生活  
更良善的生活去之經濟的必要，所使然的。

因為當時還沒有大衆的集團化的運動，所以這個新集團  
的發展非常困難；起初是連必要的農具和家畜都沒有的，經  
過不久才得了三匹馬，到後還弄到了牽引機。

這時那階級的敵人富農，在各方面反對妨害着集團化的  
事業，他們煽動反對集團農場，流傳虛偽的謠言，爲着獲得  
權力而收買農民，想把自己的一幫人參加村蘇維埃，甚之直  
接的破壞協會的牽引機，和想殺害阿格諾夫。

作爲協會的困難的，不僅僅是富農方面的作祟，而協會  
集團化的發達，又被農民們的偏見——舊的生活習慣所妨害

，並且會員們都存有小所有者的根性，因此更使集團農場的  
生活行進上，起了極大的障礙。

然而這個集團農場，是一面經驗着勝利和失敗，而同時  
漸漸的強固了經濟的基礎，並且增加了人員；這地方也就是  
這部小說的一個勝利；關於這協會的內部生活，變爲十足的  
社會主義，却在第二部裏描寫着。

我們知道，在許多的文學作品裏，革命的農村和其階級  
的分離，是被極單純化了的，不考慮地方的特徵和社會關係  
的複雜性，而單調地描寫着，農村的人物常被以爲是像縣委  
員的書記傑爾可所想的一般：「富農是大頭，穿着上油的長  
統靴，中農穿着背肩外套，普通鞋，貧農是穿草鞋。」然而  
潘菲洛夫則不然，他深深地理解了農村情勢，他巧妙地克  
服了歪曲現實的這種定型。

他不單純化現實，他表示出各社會典型的種種代表者，  
和某羣的內部之種種階段。靠着這，著作使讀者正確地理解  
了社會生活的複雜的現象。

他不僅是把富農中農貧農給典型化了，並且還都個性化  
了，像富農秋夫梁甫是個舊式的貧苦的富農，普拉克細宋甫  
是個聰明的狡猾的富農。至於貧農方面，也各各不大相同，  
他們的階級意識的程度也稍相異，並且都持有各相異的農村

的陰險。祇是在中農的描寫上，比較稍下功夫。

最惹起我們注意的，即是他顯示給我們以農民的社會的天性的二重性——小小的物資生產者的二個靈魂：即「勤勞者的魂和所有者的魂。」在農民心內的這個對立的規範的圖爭，像主要人物其里爾·球達爾金就充分地代表着，他從軍隊裏回來，知道了自己的經營體已被破壞，就拚命作活，結果不到三年，就有了相當的財產，但由於財產的獲得，他就現出來了所有者的貪慾，而開始和貧農鬭爭。到最後，蘇聯的現實使其里爾的個人經營到了破產的地步，於是他離了故鄉到城市去勞働，在那裏，他才知道了「有二條道路，一條是個人經營——即是我過去的道，一條是阿格諾夫的道」

貧農協會。」他這時雖還多少地殘留着個人主義的氣分，但大部已改造了以前的所有者農的世界觀，回歸故鄉去了。

潘菲洛夫靠着描寫球達爾金和其他的富農，顯示出來了私有財產束縛農民的情形，並使農民成奴隸化，和使農民的心理成了不具者的情形。

充滿了對私有財產的憎惡之這部小說，潘菲洛夫寫道：「像從被棉中叩打出塵埃一般，從人類裏叩打出私有觀念。」

然而作者描寫這先是私有財產的奴隸，而後悔悟的球達

爾金，並不是在固定了的不動的情形上描寫的，而是在運動和發達上描寫的。著作者是深切地看透了達爾金的心理之如何變化，和貧中農大眾的社會主義之再教育。但是因此就立刻把集團農場員都成了社會主義者了嗎？不！潘菲洛夫是個現實主義的作者，並不看輕農民的社會主義的改造的困難。他說農民加入協會，乃是社會主義的改造之始。他不隱諱協會員的被動性怠惰個人主義和多取，甚至他還暴露出指導者阿格諾夫的弱點——即把集團農村的小利益與全國的利益對立起來的事情，像阿格諾夫所說：「從這個村裏雖不出一點點米穀，與國家沒有大關係，因為是大海中的一滴啊……」的那種小布爾的影響。

同時，潘菲洛夫在這部作品裏，對於集團農場的生產，經濟問題等加以深切的注意；并且課與作中人物以在集團農場上之勞働的組織及分配等重要問題。

在起初由阿格諾夫指導的時代，是實行所謂按人數的平均分配制度的，不管誰做了多少工作，都以人數而分配，因此勤者與惰者都領受同一的生產品，這使協會員對提高自身勞働的生產能率毫無興味：「一個人在工作着，其他的人在公園裏趕烏鴉。」這種制度實使勞働的生產率低下，泛起浪費的氣分。

但其後由在城市工場裏被鍛鍊過了的球達爾金，重返故鄉成了協會的指導者時，他明白「這些事情，祇靠話和約會是不能充分經營的，應把這勞働組織變成了知道今天不做明天就無吃的事情，和自己踴躍去找工作的那種組織。」并且他使各人員在勞働上持有物質的興味，把這物質的興味成爲提高勞働能力的一個手段。因此，他改掉了平均分配制度，變成像工場裏一樣，由其勞働之多少給與其收入的分配之那種制度，於是在瞬息之間，勞働的生產能力就非常高大，經營也急速地發展了。然而這個新制度却也生出來若干的罅裂，因爲它沒有和教育的工作相結合，所以生出來多取和貪慾諸缺點。協會會員爲着多賺點錢，就多分的工作，終於其中的一個細托爾金成了自己貪慾的犧牲——爲了對於急忙，被打殺機所壓潰了。這時潘非洛夫就提出來了應糾正這個新制度所產生的誤謬。

然而作爲這部作品的一般觀念是什麼呢？從這裏所描寫的光景裏，能得到如何的結論呢？不用說他是不持有「被成功而眩惑」的見解的（斯大林）。他描寫刈草的場面說：「他們約有二百人。他們的肩膀受着陽光，輝耀着閃閃的大謙。」但持有唯物論者的無宗教的他，又附加着說：「草場祇六里克塔大，直到晌午才決定了各人的割草地，互相咒罵，爲

草束而噉嘴，到了晚上才各人背了一捆草回家去，但這時候已失了大行進的光彩。出現了呆鈍生氣和趕緊打壞大鎌的希望。」這實是無宗教的暴露出舊農村社會經濟的醜惡面。

這個小說裏，現實的地描寫着農村經濟和農村世態之微暗可厭的方面。但絕不是主張現代農村的絕望的狀態，也不給與任何走頭無路的印象，相反地作者還告訴我們有出口。各頁裏成爲充滿爲集團化的確信之煽動，例如在比較協會和個人的穀物之收納和打擊的場面等，是語說着集團勞働和集團經濟的優越。

例如他在貧農米其卡·斯比林的描寫上，就充分的說着個人經營的落伍和吃虧，並顯示出集團經營的優越，他常常的想把「如果在事實上，能夠給農民看社會的集團的，協力的農業看，由此在實際上，真實的意義上，勞働階級可以獲得幾百萬的農民大衆。成爲自己的友軍。」之事顯示出來。

總之，這部小說的根本觀念，可借斯大林的話來說即是：「沒有集團化，是不能從貧困和無知裏救出幾百萬的勤勞農民，這地方也就是此作的最大的社會政治的意義。」

然而我們對於這部作品，就認爲是十全不缺的嗎？不，他是有缺點的，第一他沒有充分地表現出從工業都市方面所作的農村指導，連作爲黨的縣委員書記的雷爾可夫，對於農

村的現實都沒有充分的理解，犯着極大的政治的誤謬，並且由於他的機會主義的戰略，幾乎招來了富農的勝利。像這樣的人物絕不是黨指導部的典型人物，我們覺得偉大的文藝作品，不是部分的現象之表現，是一般化的東西。

他還不曾描寫到在農民間的文化與教育上的工作，協會員都是極端地被動的，非獨立的，好象祇有指導者們在活動似的。

同時在人物的描寫上，把女性放在較不活動的角落上祇是作為愛的場面時才出現，對於其生產的活動和其社會的面貌却不能多分地領略到。

至於在術藝上的構成也有相當缺點，作品的組織比較脆弱和散漫，有些插話似乎可以除去。

記得一九三四年三四月左右，蘇聯文壇的老前輩高爾基和『鐵流』的作者綏拉菲莫維支，曾爲了潘菲洛夫的這部小說，惹起了一場很大的筆戰，問題的開始，是由於綏拉菲莫維支發表了一篇稱做『洗鍊過的作家與未洗鍊過的作家』裏面說過：

「在潘菲洛夫的身心上，根植着野性（農民性的）的力

量，這東西是難從他意識上隔離開來的，如果他自己想作部『洗鍊過的』作品時，那是難辦到的，祇是得到白白的喪失其特有的有節奏的健康的野性的力量……」

於是高爾基覺得這是過誇，認為野性的力，乃是社會的健全的東西。這是應該驅逐的東西。同時高爾基因為綏拉菲莫維支勸說一般對用語——言語藝術——缺修養的人可以盡跟的潘菲洛夫學取，也覺得不滿。

不用說，潘菲洛夫在這部作品裏，無論是對話或描寫，都時常用該地的方言和地方的表現法，這一方面實達成現實的地來描寫作中人物的所有特徵，但這有時能使讀者的理解加難。

至於文章的美，一切的比較，譬喻以及其他的表現手段，都取之在那個的農村的世態上，也是種顯著的佳點，

不過高爾基實爲言語的藝術，是很困難的，絕不可似綏拉菲莫維支般的過分誇張。

總之潘菲洛夫的『布維斯基』是部偉大的作品，是一種卓越的進步的農民文學。

（此節完全未完）

「一九三〇年，××城陷落，紅火飛遍亞細亞南部，火焰，也着到專嚴的××。」

××部大門前，嶄新的囚車，閃光的刺刀，如平常一樣的威嚴，

陰沉的上午，蕭靜裏，一部刷大的黑色囚車，急驟的駛進來。

緊張，悲怖，如悠泣中，瑟索着手鐐聲，和响着零落的話音。

吞下了十七個囚人之後。

如魔腹內的熱腸，牢房的鐵門推開，塞進男女大小，釘上鐵鏈的十七個傢伙。特別的嚴重，這批傢伙和原有的囚人們隔開號房關着。但結果是和統治者的用意相反，十七個傢伙互相閃着悲慘裏的親切，慰藉的脈脈的目光；這正好讓我們好好的商量呢。十個男的在一處，三個女的在斜對過的女監裏，帶兩個六七歲的小孩。

蕭明，三十來歲，穿着件布長衫，很少說話，不曾找褲帶子，也沒有把鐵鍊馬馬虎虎的吊上來，就倒在裏面盡是灰塵的牆壁上，手裏拉着十二歲的小孩蕭永。蕭永睜着大眼睛，默默看着十多個同志在蠕動着的情態。不時的望望蕭明。蕭明的目光迎着他那天真的作閃的黑瞳，坦然笑了，輕輕的對同伴們說：

我們不必急，他們會立刻去報告，和替我們處理的……現在我們只有鎮靜！」

鐵門外把守的士兵，是剛才新調來的。他手裏拿着的長槍，像要倒下去；眼光却像竊賊那樣注目的打四週探望。他叫林望明，臉孔粗赤結實，三十左右的老兵。他朝着特別監房的鐵柵內不住偷看着：

「喂，喂……蕭同志！」是瞥見了蕭明。

於是他走近鐵柵前，裝做完全不注意鐵柵內的囚人，來回的走着，還不時向旁的監房大叫：

「不要吵！」

這中間，他就老呢喃的念着：

「你們安心！晚上一定有消息來……」可是他自己倒顯

憂慮。

從鐵柵內響着流暢的調子，輕低的飄出。

「……到明天……」

「……………」

窒息，恐怖的牢房內，漸漸泛上壯靜的氣氛，而林望明的脚步不調和，心卡卡跳着。他是感到一件嚴重的事態在亂着他的逼身。

冬的黃昏，冷風急捲，鐵柵外的地上吹起灰塵。鐵柵門

頂一叢約莫是五支光的燈泡下半掩半映的露出了蒙着陰鬱，

慘淡的鐵柵內，一羣亂七八糟的，默默的倒在地上的囚人們

，淒咽的瑟索着。各人是沉在深思裏吧。

只有斷續的開馬桶蓋的聲音，旁的監房的一些咳嗽和像

在遠處，幽低得隱約莫辨的鐘聲。

林望明的晚班又開始了。他的脚步很輕，走過天井，站

定在鐵柵前。鐵柵內起了一陣低微的響動，十多個俯伏在地

上，仰頭集着脈脈欲語的驚喜的目光，好像在笑的看着林望

明，林望明，瞬間露着不知怎樣才好的侷促的態度，微微的

掀開嘴唇，這是一個忠誠的人突然達到非常感慰時的情姿。他不自禁呼出：

「唔……你們覺得苦吧！」說了重新看一看蕭同志，

這是軍法處陳同志，帶來的東西。以後有重要事，都由李排

長負責和你們商量，小的事情有我照顧。……唔，忍忍幾天

吧，大概……」

蕭明接過一小束紙頭。

林望明望一望在蕭明身邊用手撐住仰着的頭的蕭永慢慢

從袋子裏摸出兩個燒餅，丟進蕭永的面前。

大家微微的笑了。蕭永拾上燒餅，揚起右手，做着揮拍

子的姿勢，低低的又唱着：

「到明天……」

「好好，吃了燒餅再唱……」蕭明拉着蕭永的手說說。

忽然又回過頭對着林望明「唔，老林！記得同李排長說：進

來時盡量少到女監看他的老婆和孩子，孩子說起爸爸，給旁

人聽見，怎麼得了！我們這些人的生命倒還是其次的問題，

整個的大事要緊……林同志，你說是不是？」

特別女監的五個，常常有一個看去還很年輕的美麗的婦

人林秀堅，不安的靠在鐵柵門上失神凝望着。每當看守所

入們處響着皮鞋聲時，她便要拉着喜歡站在門柵邊的孩子，

輕輕的撫摩着說：

「寶貝，好寶貝，不要叫爸爸！聽媽媽的話。」

但婦人自己是老失望，李排長每天跑到特別男監前去，却極少走近妻的面前來。這也更使孩子的口裏遠遠就嚷着爸爸，而給母親掩住嘴。

不過，林望明是私私的遞食糖給孩子：

「好孩子，爸爸忙，過幾天會買糖給你吃。」然後對着林秀堅：「緊張得很，你們要當心，忍耐。這次你們被捕了，差些壞了大事……差些連我們都……現在情形還是極險惡，雖然在極力設法……」

但七天後，軍法處長和參謀處的意見是大體決定，這案子和別的不同，在這最緊張的時期，敢竟潛下京都煽動兵士反叛，且都是重要分子，非一律槍斃不可。

於是，參謀處，軍法處及師部下的將及二團人覺悟過來的同志們營救這十七個同志的方法是必需重新謀爲了。軍官同志們說等待×的指示和命令，但大部分士兵熱烈的主張，無論如何，總是要說這些被難同志不至於死。林望明到處對兄弟們說：

「斬下我們的頭，我們得設法的……」

迅速得到指示：萬不能犧牲這些同志，必得設法遲延行

刑的時間。等到整個的配合成熟便有法子。

全部士兵同志在跳躍着。

十七個叛徒，除兩個六七歲小孩子外，全部槍決的公文，謀參處長蓋了印。這密報意外的快獲得了回示，在十一月廿五夜執行，××綫沿車路的各重要城市的工作都已成熟，就決定在十七個同志行刑之夜的九點鐘時分燃起巨火，

士兵們像生下了難產的孩子，誰也暗叫着：

「是倒回槍頭的時候，投到自己的兄弟們的隊伍去！」

林望明同志聽到吃夜飯的吹號聲奏起，他的胸口跳得腦袋有點茫然，歡喜過度，反覺得渾身是空空的。晚飯後就以向十七個親愛的同志，愉快的說……

林望明這下走到鐵柵邊，忘記了立刻叫蕭明同志接東西，一瞥見十二歲的蕭永，便從鐵柵縫伸進手去拉着他：

「小同志，廿五晚上就槍斃了，怕不怕？」

「媽的，好，槍斃！我先唱隻歌給他聽聽；」

蕭明站起來，林望明吃了一驚，但他還趕快補上：

「好，了不起的……」睜大眼睛。然後向蕭明說：

「蕭先生，不，蕭同志，謝謝你們！」他想，這些是領他覺悟的人。

「老林，怎麼？我要謝謝你才對呢？不，說正經話吧

林望明——又交了一小束紙頭：

「好吧！廿五晚上……」

又眯着眼，找尋蕭永：

「你也會開槍嗎？能唱歌還要能開槍纔好呢！」又揚手

續說：「再見，我去告訴林秀堅他們，她夠担心了……」

## 二

林望明愛和蕭永閒談，蕭永還竟能夠告訴他一些革命的故事呢！林望明一上班就站在鐵柵門邊。

「聰明啊！了不起的孩子！」搖搖大姆指，然後又伸進

手去拉蕭永的手。

蕭永嘻嘻的後退，笑說：

老林，你有孩子沒有？老婆沒有？沒老婆我替你介紹一

個……」

林望明張開大嘴吧，笑不出來，但他却忽然沉下眼來

問：

「你的媽媽呢？有小弟弟嗎？」

「有。」蕭永有點愕然。

「呵，小弟弟在那裏？」

「小弟弟死在牢監裏……」

日光沉沉看着他倆說話的，剛才聽了李排長的報告後便憂鬱着的蕭明給這句話稍微刺動，所以夾着說：

「老林，請你不要和孩子提起這些，讓我靜靜考慮一些事情。」

原來是××傳來確報，昨天重要軍事活動同志又被捕，破壞重要機關。今天早上××冊又壞了同志……這固然是常常發生的事件，同志們也以爲只是一種損失，沒有什麼了不起，仍然滿腔壯烈的情緒。可是，在蕭明一聽到即預感着極度的不安，深深的考慮一番後，他是沉重的對自己說——個人的生命，生死，原是跟着整個集團的發展，變化的巨浪而決定的……只好忍着吧，到不能犧牲時就只好犧牲……沒有旁的辦法。情形看去，是靠不住，但我僥倖士兵工作完成了大半，自己縱然完了也是甘心。他轉眼看着林望明的背影，繃着的孔臉微微消散些；林望明是最熱烈忠實了，自己覺得獲得一點安慰，但再接觸到天真的蕭永，把頭仰上天花板去。

林望明又回過頭來問蕭永。

「你能開的是什麼槍？我得同李排長說好，替你準備一支，百朗林就行吧！」

「不，匣子炮也行！」

「嚇，機關槍可不行吧？」

「那——」蕭永指着蕭明。

蕭明斜着視線苦笑。

李排長又跑來了，很憂疑的，有點茫然問蕭明。

「你覺得怎麼？可真有點擔心……」

「是！不過，我自己知道！你們要特別細心，特別把握

得緊……有什麼嚴重的事能到來，是不容易？不能稍不堅定

的……要緊的是整個……」

「是！」李排長對面看着眼睛閃閃着光的蕭明，稍沉定

的說了便轉身去。

李排長的目光恰好無意的掠過女監的鐵柵門，他的美麗

的妻在鐵柵內招着藕似的手，孩子在母親的腳邊跳。李排長

茫然了一會，俯下頭走近去，腳微微發軟，皮鞋踢着石子。

「親愛的，你為什麼老不來看我們——雖說你很忙……」

「是呵，不過你得諒我……忍耐些吧！等出去，好好

……」李排長無可如何的回答，胸口在顫震。

「不要忘記我呵！縱然生死也要在一起……」

「……」

孩子要叫爸爸，又給母親塞住小嘴巴。

「親愛的，我去了，放心些……」

李排長走了，斜對過男特別監的鐵柵門內，蕭明憂鬱的

目光送着他的後影，有點搖頭，林望明睜着眼說：

「他做什麼事都很認真的，兄弟們都很信任他呢！」

離廿五夜只有三天了。

林望明站在鐵柵門外很疲倦的，幽低的說：

「冷死人，快要下雪吧！」

外面傳來急促的脚步音。李排長倉皇的跑進來，一抬頭

見到男特別監的鐵柵就把人背着女特別監，駭怕的走過。他

的嘴唇在顫抖，沒有一點血色。

遠遠蕭明早就站起來凝着眼瞇。

旁的同志在問：

「李同志，有什麼消息？」

「……」

「有什麼變故了吧？……」蕭明說。

「哦……等等……」李排長茫然像吟哦的應了就轉身回

去。

女特別監鐵柵內藕似的手在招，他裝做看不到。

林望明的晚飯塞進口裏，像在嚼嚼，胸口迫悶。他極度

駭怕上班的時間的到來——那將怎樣和敬愛的，教導我們從

罪惡的深淵爬上來的同志們相見呢！他頹然失去主宰，平常所把握的人生，像完全粉碎了。週遭充滿恐怖，忙亂。

一陣陣調班的吹號，從暮風裏急奏：

「的，的，的，達，達，達。」

渾身泛起一陣陣的顫慄。

兄弟們在推着他：

「你算是老資格些，這可該怎麼辦？叫我們！唉……」

兄弟們全部從熱烈，勇壯的興奮中，跌到黑暗裏去。

李排長跑來，緊緊拉住林望明的手：

「你們千萬不可把消息洩給林秀堅他們知道：等大家商

量後再決定辦法，沒法，切不能急……不可急壞了大事！！」

鬆了口氣：「唔，你要特別細心，忍耐……」

李排長把林望明的手拉得更緊，林望明感着他的手心像

火在燒。

大部份的囚人都已睡去了的時候。

男特別監的鐵欄門在輕響，有一個兵士輕輕在叫：

「蕭明同志！蕭明同志！」

看守的林望明透不過氣來。

來提蕭明的士兵同志也是認識蕭明的，他握住他的手：

「我們走路脚步細聲點……」

上樓，轉灣，許多士兵們都驚訝的對蕭明點頭。

軍法處只有裏面的房間有着人。一個法官，一個書記，

一個團長，李排長等四個同志，其餘也就是同志的勤務兵，

和守衛兵。大家都站起來迎着，蕭明緊緊圍坐着。法官同志

陳悟誠，吞吐了一下才嚮出：

「蕭同志，事情不好了！『舉動』要延緩日期……×

的命令！」

「是，你就詳細說吧！」蒼白的臉孔蒙上一層苦惱，微

微有笑容。

他們都感到喉嚨內作硬，話要衝上來，却給什麼東西壓下

去，只急喘着氣。所以陳悟誠偏促着從口袋裏拿出一封密件。

「蕭同志，你看……」

蕭明的頭倒在沙發椅背上，眼瞓沒有轉動，慢慢的，手

在顫抖，覺得非常暖，密件握在左手，右手在伸着，沉沉望

望四位同志，聲調柔和的問：但忽又疑住，鬆了幾口氣：

「我們個人怕不成問題，只是……」又呼出幾口長氣：

「只是兄弟們方面處置得好……問題……」

大家沉默了好一會。

李排長身體傾前，有點遲疑：

「雖然×的命令，但是這倒底……大家可不可以再考慮

，有沒有補救的方法……」說了俯下頭去擦着拳頭。

團長同志的鞋底在地上微擦着，蕭明斜着頭：

「怕沒有方法了？只有犧牲我們……」

「犧牲了你們，損失了多少重要力量……而且你們……」

李排長站了起來。

這時，陳悟誠又交出一信給蕭明。

「這是××同志給你的信！」

「……××的士兵工作獲得極大的成功，完全是在巨艱萬險之下，努力領導完成的，永垂歷史而不朽的偉舉就將是你手創的。你偉大的××××，你偉大的戰士！然而，在這垂成的前夜，爲了痛心的事變，而至于爲了顧全整個偉舉的成功，不能不犧牲你們十數個偉大的××××同志，同志，爲了整個的×，爲了××××……」

「……無數的偉大的同志的被殺戮，犧牲這是沒法的，歷史的火輪輾轉前進，我們這些推動的人，爲了完成偉大的任務，犧牲是免不了的！……」

「……偉大的戰士，我們將永別了，但你們的犧牲換得了偉大的不朽的……」

蕭明的眼皮垂閉着，慢慢的眼眶邊濕了。但當他睜開眼來時，他見着默然坐着的同志，笑了，伸出手向團長同

志：

「親愛的同志，死的同志別無遺憾，但是偉大的任務加重在你們身上！我是希望這偉舉能完成，我們立刻可以死！」

「是，同志，爲了整個……不然救你們易如反掌，但救了你們，這偉舉就將失敗……」

「同志们，我應該快點下去了，避免洩露秘密……只是，對兄弟們方面非處置妥善不可……」

大家互相沉默的，脈脈的望着，許久。

李排長却俯着頭。

蕭明走出軍法處門口又回轉來，雙手緊緊握着李排長的手，嘴喘急氣，目光閃着，咬住牙齒。

李排長像要跌下去，

蕭明下去了後。失神的李排長，悵望着發亮的電池，剛才蕭明的話彷彿在泡邊繞着：

「……不要忘記×……我們是××××！把偉大的，整個的……和一個女人比比重？」

團長和法官同志垂頭立着，在悲壯偉大的情調裏。

……

全部的軍官同志，陷在紛亂中。

千多個士兵同志像沸了的油，大半沒有主意。他們誰個也認識蕭明和其餘好多個同志。

『要我們不要作壞，倒回槍向敵人，而現在，要叫我打死自己最了不起的同志……』

一個李排長急壞了，這些兄弟們都爭向他責難！

李排長和其他下級軍官同志們都找着團長同志求解決：

『再不能把兄弟們鎮靜下去，什麼都完了，連我們生命也靠不住！還說大事！』

團長更沒有辦法。不得不用下命令：晚上再開緊急會議解決，請兄弟們不要急躁的方法來臨時解救。

林望明在大家憤激的巨流中，更加懷疑，不安，難堪！

還是得到了x的同志的指示：

『立刻找蕭明同志商量，士兵羣衆是最信仰蕭同志的。』

團長他們彷彿放下了重担子。

經過了困難的佈置。

雪，梅花似的雪濛濛下，這是廿五夜行刑的前夕了。

一間密室聚集了十多個最爲兄弟們所信任的士兵同志和

下級士官，以及團長，法官，參謀處的同志，李排長等等：

蕭明同志越加清瘦。

他的脚步聲傳來，低低的：都像萬馬奔騰那麼動人，密室內二十多個同志們都站起來，各人都俯促着。

『蕭同志……我們都不能進去看你，真對不住……』

蕭明的眼睛睜大，發亮，像一點事情在心上都沒有，顯然和剛才未進門時完全不同。張大了嘴，站了好久，不住對士兵們看着，然後才說：

『哦，今晚這麼多的同志在一起……』

『是，是，蕭同志！』許多兄弟們說，舉起手。

……

『……親愛的兄弟們，你們想教我是不是？』蕭明說。

『是！是生死要救蕭同志！』

團長和法官同志李排長等的臉孔變色。

『我是誰呢？』

『你是蕭明同志呀！』許多兵士說。

『不。』

『是我們親愛的同志！』一個士兵有些遲疑的說。

『還不夠。』

『那麼是x x x。』

「對了，兄弟們！」

「那麼，是×××××！」又有兄弟們說。

「這更對了，兄弟們！」

「那麼，你們要有我還是要有整個的××？整個的×××××！就是說你們僅僅要救我，還是要救整個的××，全體的同志，連你們自己，連一切的同志，被壓迫的大衆！」

「我們都要救！」

「可是，現在不可能都救……要犧牲我們十多個同志才能救整個的……才能完成這次偉大的壯舉……救比我們十多人更多，更多，更偉大，更有用的同志……」

……

許多兄弟們默然，只看着蕭明，要掉下淚來。

裏面的林望明把臉孔覆在手裏，給沉定了的蕭明的目光觸到。李排長此刻的臉色很安定了，冷靜的注意着。

大家在悲壯的交流中了。

蕭明同志雖然特別同林望明同志談話過，而說服了林望明。但最後，當他們悄悄的回監房來時，踏着石子路，冷風吹得夜的週遭淒咽作泣，也飄去了剛才同志們在一起時的偉壯，熱烈的情緒，而使他們不自覺的陷在陰慘的哀感中。

將近監房，監房門外的曠場，電綫柱上的電燈光，沉沉

的映照下，近處的樹蔭下，高垣邊，半暗半明，光和影在搖盪。林望明跟在蕭明後面，兩個的脚步都遲緩下來。無意的

，兩個臉孔在一支綫柱邊的燈光下仰着，蕭明茫然的，凝然的，有些忘神，有些如夢的淒息似的說：

「在這次兄弟們中，最初我是不是逢着你……由你才……」

林望明的呼吸又高起來了，脈脈不能回答。蕭明便也立刻覺悟，幽然轉了話：

「怎麼雪又下不了……」說了望一望天，便啞然走進監房。

男特別監的鐵柵門的縫裏，貼着一個小臉孔，兩隻黑眼瞠不住在轉。是蕭永。

蕭明立刻感到頸子酸軟，心口急。耳邊盪着蕭永愛唱

的：

「——到明天……」

「……………」

蕭永驚訝盼望的在鐵柵縫內不安着，比手做勢。

但蕭明俯着頭，低低催林望明開那對面的一間極小的獨房讓他快點躲進去，連話音都像咳出來一樣的。

因為避免立刻受同伴們的追問，及考慮如何對這十幾個

同志說？所以剛才已經決定讓蕭明同志在獨房過一夜。

蕭永的低小的聲音，吹風飄送着：

「喂！喂！老林……」

林望明聽着這聲音，手脚就發軟，他像拖着千斤重的步調，走過來說：

「安睡，明天再說——」

……

蕭明今夜睡不着，目光老對淒淡的電燈光凝望，孤獨，陰森，荒涼，使他的鬱思縷縷如焚，手脚不斷瑟索着。這靜夜的不安的淒音，飄進林望明的耳朵內，他在石子鋪成的天井裏來回踏着的步調是更急亂，而這急亂的步調却也同時刺着蕭明的心。

林望明偷眼瞥見蕭永的小臉孔依然貼在鐵柵縫內，他縮回身子，躲到蕭明的獨房的鐵柵旁邊來了。

「不，匣子炮也行……」蕭永前幾天的話。

「嚇，機關槍可不行吧！」自己充滿着愉快的說。

「那——」蕭永指着蕭明。

這些跳躍的音響，在急劇的刺着林望明。

蕭明爬上來又問：

「唉，老林，蕭永呢？」

「……，這孩子，……」

「我心裏就念着這孩子！」

……

夜深了，蕭明也倒在獨房內寂然無聲。

全監房都沉在死寂裏。

雪又漸下漸濃，林望明死板板坐在獨房門外，讓雪飄，頭埋在膝上。槍放在旁邊。雪花濕冷，和淚水溶在一起。

他的腦筋完全亂，剛才蕭明詳細的告訴他的關於孩子蕭永的話，仍舊在震擊着他。

「他不是我生的孩子，他的父親是偉大的同志，我最好的朋友，他和他的最可愛的妻，都被慘酷的殺戮了。蕭永給我們救出了，蕭永還有小弟弟，就死在牢內，他們三條性命的死所，便是今天的此地！」

「呵，便是此地！」林望明像着了槍。

「便是三年前的秋天，八月十三夜，一起槍斃了十九個。」

「三年前，八月十三夜！」林望明在苦叫！他對過去所做的事原就還沒有完全忘記，常常在刺着自己！那被麻醉了的過去。

……

三年前的林望明，秋天的八月十三夜。

黑夜裏，死寂的監房！突然騷動起來，男監，女監，在呼叫着，在响着開鎖聲！

「璫，璫，璫！」

在上手銬。凄咽的丁零聲。

男監的十三個先被上着手銬，由一排士兵押着，許多個臉孔發青，在抖，像是嚴冬，在顫聲問：

「怎麼？要到那裏？」

「一個結實的漢子，三十五歲上下，叫張雷夫，揮着手，高叫：

「要上刑場去了，同志們，是最後高歌的時候？」

立刻，悲壯的歌聲，從恐怖，憂鬱，驚弱，悲慘的待死的囚人們的喉嚨內飛出，匯成巨流，匯成快毀破囚房的力量，吞沒了威武的劊子手。

「……………」

「……………」

「……我們是世界的主人翁，……」

「……………」

一個三十來歲的老兵，狠狠的叫罵着：

「你們這些暴徒！害民賊！」這就是林望明了。

林望明看着揮手跳脚而高歌着的張雷夫，把槍頭便打上

去：

「你這暴徒！要死你還耀武揚威！」

張雷夫不覺得痛，冷冷笑了！

「你這狗，你那裏認得我們？但有一天你總會知道你是受人麻醉而忘了你本來的面目的小狗！」

……………

在女監上女犯的手銬時，張雷夫的妻在苦叫：

「雷夫，要死了是不是？」

……………

「要死了和孩子們一道死！大家死個痛快！」

但林望明跑過去，拉出女人，把她的孩子，五歲的蕭永的弟弟，擲在地上。像擲一個石頭那樣用力：

「女人也這樣兇？媽的！還成什麼世界，不殺頭那成！」

在一盞巨大的燈下，一株古松邊旁，二排囚人歌呼得失知覺，高呼得流淚，高呼得喉嚨將破了。

「拍，拍！」

「拍……………」

張雷夫的中槍倒下是的面前是立着開槍的林望明。

張雷夫在地上還揚揮着手，林望明補着槍。

「拍，拍！……………」

……  
深夜，冷雪濕着這三年後的林望明，他全不覺得冷。

突然，站起來，閃着如狂的目光，他的心像萬箭在鑽，雜亂幌上：

「我不僅作過劊子手，殺過蕭永的爸爸，媽媽！」

「當兵的十餘年，無時不在殺人！」

「哦，哦，……」

他昏倒在獨房的鐵柵上：

「我再不能，再不能作劊子手，在明天晚上，再殺死救

導我走上生路的偉大的同志！」

「我再不能，死也要死自己！」

……

女特別監的鐵柵門內，也隱約停着一個婦人，不時凄厲着不敢出聲的，在喉嚨裏囁落着的微音：

「喂，」是望，是失望的朝着遠遠的林望明那面。意思是大概是要問林望明說些什麼話，但林望明完全沒有覺發。

至今仍是一株古松之西邊，一帶半新半舊的房子。在東面最末尾的一間，還現着燈光，一個狹長的窗，遙遙朝着給燈光照得蔭暗，明綠，忽隨風雪飛飄而搖閃着的一株古松旁下。

李排長一個光光的頭，不怕冷雪，覆在窗上，那也許是

感到頭部的熱痛！他的軍裝早就脫下，穿着睡衣。但睡衣袋裏塞了好幾張繃了的紙頭，李排長不住用手在捏着，那是既不愛又可恨，只徒然增加他的劇烈的不安，和搖動自己的意念！

紙條子是因着李排長不去看他的妻，妻一再托士兵同志帶條子給他，他却不能回復，也不能去看她，使她更加懷疑和痛苦：

「要生要死也得說個明白！」

「難道你忙得來看我一下都不可能麼？這斷然是說謊！」  
「我總算是你多年來生死，患難中的同志和妻，你就把我看得一文不值麼！！」

寫在紙條上的是許多草草的秀麗的鉛筆字，這些字活現着她的神情，李排長知道一見了面，不是難以和她說清楚——而照命令，只有騙她。就是給情感淹沒了，而對面流淚：這個妻又不是平凡的妻，雖說是一個大學生，可也是個多年的同志。

李排長的心目太迷亂了，他思想向遠處去，藉以散散悶，但眼皮一睜開，就是落在古松邊下。

他的心在陣陣顫震！

在那作爲刑場的古松下，殺戮了多少人？

明天晚上，那古松下，就將是自己領着弟兄們，去殺戮同志，偉大的同志，再好沒有的妻……

李排長迅速離開窗邊。

他的頭和腳，像是化成一股酸軟麻痺的又是巨重的烟，

給吊上半空，眼睛閉着。

……

那時孩子只有三歲。

一個雪夜的渡江時。

船夫是同志，他望着江上的夜景，混合着他的悲狀的情

緒，一邊搖着船，一邊低低唱着船夫曲。船後孩子在拚命

哭。

船裏面一副打開來的棺材。

一個美麗的婦人滿面盡是凄清的淚，微微滾泣，自己越

想抑止，越流得快。她扶起一首塗滿了血的屍首。但屍首還

能夠呻吟；旁邊有一位醫生同志，在準備着醫治的東西。

屍身便是李排長，那時就是一個好同志，被槍斃了還

未死，却沒發覺便把屍首讓家屬來領。

妻是太心碎了，不管什麼，樓住夫呻吟的身體，滾泣。

血痕，染着妻的衣裳；妻非常固執，那夜身上穿的染了血痕

的衣裳，始終帶着走不掉。

夫是親着妻，感到生的熱，幽低的嘆息：

「……這條生命是屬於你的了！沒有你，我是不會有今

夜……」

江上夜波柔飄，天上星星爛爛。

……

妻常常抱着說：

「只要生同生，死同死，我們就甘心……」

……

從李排長的窗口傳出像狂妄的聲音。

臉孔盡是淚，牙齒顫打着。手抬不起來。

絕望，恐怖。

「要打死他們不能，不打死他們也不能……走吧，毀滅

一切吧！人生是痛苦的，一切都絕望了！一切都是殘酷的！

這罪惡之窩！」

漫漫的長夜是難挨的。李排長怒恨的，失望的，但又不

能立刻毀滅自己，在輾轉着……

他提着無可如何的，老迫着他發火的妻的紙條，粗暴的

撕掉了。

他無目的在翻箱子。許多東西使他發覺：

「我爲什麼來當這擄什子的排長？」

自己叫了這句後，便像從高處跌落下來，慢慢醒了些。

緊緊抱住頭，在咬着腦筋。

他從箱底翻出一張兩年前和妻拍的照片。可是，這些能吸引他的是那照片上自己的三年前拍照時負着偉大的任務的人生……

「呵，我爲什麼來當排長的？」

「是爲了偉大的任務才來當了這排長……」自己對自己

回答了。房間內靜寂的。

他默然看着燈光，忽然浮上蕭明的話：

「不要忘記我們是××××，把偉大的，整個的……和

一個女人比重！」

他戰慄的，迅速的把箱子關住，站起來。

「和一個女人比重？」「一個偉大的壯舉！」

#### 四

廿五日，夜。

晚飯吹號疾起。

被命令今夜執行刑法的士兵同志們，大半熱血又燒得他們像走不動，都逃在兵營內失神，痛苦。

「不聽命令槍斃十七個同志，是不服從×。」

「但服從了×便要自己殺戮同志……」

廿五日執行死刑的公文，早經參謀長蓋過印，無論如何是不能更改了。一定要十七個同志打死在一株古松下的刑場上，才會避免了整個的破壞，保存力量到偉舉的延緩的日期到來。

晚上八點鐘，李排長倉皇跑進監房來，他一踏進門，才想逃似的直向蕭明那裏去。但女特別監的門欄上早就有一隻手在敲着，幾乎要叫了起來。李排長給威迫着轉身，像要跪下去才能移動脚步似的。

黑鐵柵縫，現着一個頭髮已發亂，臉色慘白，嘴唇枯紫的美麗婦人，兩頰盡是淚，流進自己的雪白的齒縫去。嗚咽着。孩子見到爸爸，和媽媽的淚，突然大哭起來。

混雜在孩子的哭聲裏：

「是不是今夜要死了？還是今夜發動？」

「……………」

「你經然完全忘了我，也應記着我也還是一個你的同志！爽直告訴我……」

「……………」搖搖頭。

「難道你們都反叛×××了嗎？」

李排長昏了一陣之後，幸好壓制過來，沒有掉下淚：

「親愛的……安心吧！就在今夜發動！」

妻的淚像大豆似的紛紛滴着，流過臉頰，落在孩子的頭髮上，濕着孩子的額，和孩子的淚混合着：

「如果你甘心殺死我的話，好，就請你立刻打死我們母子！不然，你的態度爲什麼會如此？」

李排長臉孔越陰沉。頭仰上去，又俯下來，又仰上去。他們目光不敢觸到妻的臉孔，眼前蓋着一層灰黑的網似的。

他緊緊站住，怕跌倒了，徐徐的說：

「請你不要誤會我，我怎麼會殺你們呢！！」

「我死也不相信你會殺我的！」妻得到了慰藉。

「是，你放心。」

「…………」妻一個慘笑。

「我還有事情，去了……」

「…………」妻悲慘的笑容悄然收斂。

昏暗的監房突然現着三支手提燈，幾十個士兵們和往常完全相反，都靜默的，慘肅的，懶懶拿着槍。叫着囚人的名字也不响亮，士兵的目光顫抖，不敢直視犯人。在銬手銬，連銬都銬不進，一點氣力沒有。

蕭永的眉在縐，十多個同志們倒盡對着士兵同志發呆，

亡魂失魄似的。只是蕭明和李排長吩咐過，這時參謀處特派兩個監刑人中，有一個是非同志，所以不好說話。各人腦內都在燒。有些怨恨，懷疑：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十七個中，只有四個同志是遵×的命令，在死前讓他們自己明白。但防有他變，其餘同志都只好騙他們。

林望明也是劊子手之一。他拉着蕭永上手銬銬了好一會，都沒有銬進，就那樣不銬的帶在蕭永的手上，

李排長不敢走近女監去。

忽然，蕭永忍不住，發起脾氣來，對蕭明喊着：

「真大家都要死了嗎？」

蕭明嚇得說不出話，臉孔像一堆土。

蕭永，搖搖頭，念着：「管他媽，便唱起歌來：

「…………」

這恰好提醒了蕭明——就讓這悲歌的哀聲壯烈，掩沒過一切吧！於是，他揚手高呼起來：

「…………」

應聲而起，十多個囚人都狂喊起來。

「…………」

一片浩巨的洪音，衝擊着四週。

士兵同志們陷在熱流中。窒息得快昏倒了，快暴狂了！李排長荒亂的在指揮着，目光常常仰上，他是在極力的壓制。自己嘴裏說些什麼都不自覺。

在囚人的高呼的巨浪中，紛亂的到了一株古松旁邊。

李排長看看士兵們的神色都變了，非同同志的監刑員在竊眉，緊捏住槍，立刻先開槍，同時命令：

「開槍！」

「拍」，林秀堅見着夫的槍對準自己，在昏狂中忽然跳起來，要喊出口，李排長的槍已到！

林秀堅只一槍頭腦便粉碎，紅血濺迸。

士兵同志們一齊呼喊起來：

「呵……呵……」

失色的林望明大呼：

「我們不能，不能再做劊子手！」

李排長迅速回轉身：對着剛才逃走的非同志監督員開槍，非同志中槍倒下去。

八堆中突然爬起蕭明疾呼，像雷聲似的。

「先打死我！兄弟們！」

這一聲把士兵同志的喊聲驟然突止。各人倉惶失色，大半急喘，流淚，有的跪下地上。有的丟了槍往外奔跑。

李排長忽然有所醒悟，槍朝蕭明的下身打去！蕭明倒下。另一個監刑同志急向奔跑的同志開槍。李排長呼叫着：

「兄弟們，聽蕭明同志的話！開槍！」

「拍，拍拍，

拍，拍，拍！」

槍聲密密，兄弟們都跪在地上開槍。眼睛向旁，淚在滴。跪在地上開槍的士兵們。……

屍首中少了一個蕭永。

……

## 五

到××的夜車差五分鐘就開行，一個大的和一個小的倉惶的趕上了。

因為衛戍司令部大門的及各處把守兵都是同志，所以林望明拖起了蕭永，逃過了同志的槍，終於平安到了車上。

在逃的路上，林望明一股熱烈的，興奮的熱情在波盪，

他緊緊捏着蕭永的手：

「立刻到××去找同志……謝謝你，我這次大胆的擺脫了劊子手的生活了……多可怕呵……」

他想到仍然有些戰慄，不禁抱着蕭永又流下淚。但這是

歡慰的淚，他覺得靈魂是解放了，從罪惡中解救出來：

「今後，走上光明的旅程……」

他到達目的地了。

急迫的找到同志，給同志叫去談話。

但是，林望明昏昏的，迷亂的在歸途中，又給車碰到，

幾乎喪了生命。

他一路進住處，緊緊抱住蕭永，像孩子在哭。

蕭永驚得推開他：

「老林？講呀？怎麼了？」

「×要開除我了，不要我了！」

「……：……：蕭永的眼睛在翻。

「他們罵我反動……罵我不是×××××！！」

「……：蕭永搖搖頭。

林望明終於被開除了。經過了幾次的談話，同志們的反

復批評，解釋，林望明雖然沒話說，倒底心裏總不明白，不

服氣。而且，以後一切全將完了：

「革命不要我，不教我！」

「過去做了那麼多的罪惡，現在覺悟了，要做好人，要

革命，又這樣不行，這樣結果！」

「我是一個光蛋，一個老兵，兵不當了，家也沒有，到

那裏去求生？……」

林望明滿肚子悲憤，哀恨，眼前是將受餓了：

「我活該麼？活該如此悲慘麼？」

這一生來無盡的悲慘，都一齊湧集，在刺他，亂他！迫

他！當兵還有飯吃，現在是要挨餓了！又是逃出來的，被捉

回去，要槍斃，他感到面前是絕路：

「人是最慘酷的，無情的呵！！」

「我什麼都沒有？有的就是渾身的悲慘！」

同志們的話，完全給這些悲慘，紛亂，刺傷的東西吞沒

去了。

「……你完全不服從×的命令，盲目的，任意的做着損

害『整個』的事情。這次你的行動，你們一些反抗×的命令的

士兵，幾乎把幾百個××的士兵工作偉大的成果毀滅了！」

「你完全不明白這麼？！」

「革命是艱苦的！不是個人可以任所欲為的，個人的存

在，是在和整個一致之下才存在。不然就是反革命！」

「像你這樣的同志如何要得？如果這次的士兵同志都像

你一樣，那不只犧牲了偉大的力量，整個的壯舉都將因這力

量的破壞而毀滅了……」

「革命者更不是革命集體拿飯養他，生活都要靠自己作

爲的，不然，就不成其爲革命了：革命是什麼東西？你認識了沒有？

「好呀！你要革命，錯了也可以再幹，但這要看你以後所表現的事實了！」

林望明見到蕭永仍是一副天真明快的神情，他的淚更多。

「蕭永，我一定只有死，只有死！」

蕭永確也有點怕了，他咬着手指。

只過三天。報紙上刊着驚人的自殺消息：

「××部士兵林望明，打死監刑官，逃來××自殺未死

，茲解回××部歸案。……」

現在林望明給關在××部的監房內了。

很快的就給決定槍斃。

仍舊是一株古松旁下。

還是李排長帶領士兵們行刑。

林望明頹然，他自己想：

「好，死吧！本來自己是想死的！」

林望明不覺得痛苦。但他又担心蕭永不知如何下落。

槍斃林望明的士兵們都是同志，都垂着頭開槍，

槍的確是向着林望明開的，林望明也確實流了血。但士

兵們是遵照李排長的命令，槍向下身打。而且，同槍斃的有

好幾個，槍多向旁人開。

××部看去是安靜的。

但一團多覺悟了的士兵們在摩拳擦掌，暗暗叫：

「這大概不會慢了……」

「明天黎明五時……」

## 六

夜。

今夜李排長沒有在營內。

一座房子的三樓上，床上臥着從血泊救起的一個人。

這個人呻吟聲漸低，不住嘆息起來，慢慢睜開眼，他急

伸手揉眼：

「怎麼？你是李排長麼？」

沉毅的話在他的面前的李排長柔和的笑。

「真的麼？是鬼？還是人？」話是發抖。

「同志，自然是人呵！」

「呵，……」林望明喘着，慢慢的，眼皮顯出大淚珠。

「同志，你安靜點，等等我就來……」

李排長下二樓進房去。

裏面迎出一個笑臉

「他們都走了呢！」

他坐在台子前，台上擺了許多文件，他的腳還包着許多紗布，左手拿着手杖，又忽有所動的說：

「明天，我雖然不能出去幹……可是，我能幹文的……他是軍事的重要的計劃者。」

「開槍的盡有人，運籌的才……」

「哈哈，什麼都不重要，你頂重要！」他意味到救他的李排長的事情。「沒有救我們早已變成鬼！」

「呵……」李排長吟哦了一會才接上：

「不，不是我的功勞，是林……不是她從前那樣救過我，我也不知道槍向下身開，用未死裝死混過去……」

「……而且也還是你爬起來大呼一下，才又點醒我……」

「李排長的話漸漸低下去，有些淒然。」

但他很快的抬起頭：

「上去看可憐的老林吧！」

「是，他是一個有用的傢伙，不要看輕他！」

樓梯嚮動，三樓上的林望明早就在叫：

「老李……來，快來……」像笑又像哭！

兩個踏進去。林望明像給誰打了一拳尖叫：

「蕭同志！」

蕭明未近床前便伸出右手，林望明猛的爬上來：

「偉大的同志，救救我！」

林望明悲歡交集的淚聲。

「哈哈……老李總是偉大的×××××！」

「我完全錯了！同志！」

李排長上前去扶住林望明：

「好好，好好躺着談話。」

蕭明坐在林望明身邊，兩個緊緊握住手。李排長的眼睛

閃着光，笑笑的對他倆說：

「……革命是艱苦的……差了毫厘就不得了！老林不是

和我同一樣的心，但他却……」

「對呵；偉大的同志！」林望明說。

突然樓梯聲響。脚步急亂，三人微微不安。

跑進一個小孩子，一手緊握着一支烏黑黑的手鎗，還沒

有見人就說：

「媽的，明天就幹他一個痛快！」這是進樓下後門後便

摸出來的。

「蕭永！」林望明笑哭得不成聲。

蕭永很快的跑到林望明床前，兩個抱着。

林望明粗亮的手撫摩着蕭永的背。

# 清明時節

方之中

又是清明時節，一九三六年度底清明時節。

世紀的風，把人類吹向天之巔，地之角，地球的脈絡在顫悸，生物被強制地跟着競去。

想到白山黑水，被折去的祖國之一翼，淒冷的墓場，祖宗正淌着辛酸之淚——

千萬年沒有意外底假想

會有這羣癡聾的不肖子弟！

讓春草鎖住揭天愁，拿異族底馬蹄來踐踏自己！

失去了鬥爭底風情，便是衣冠鳥獸，少數特權者把血肉

當作甘泉，狂飲後猶自誇量寬，人類的醜惡，被喧笑沖淡後

只留一個陰影，然而季節的風，却正從地下室嗷嗷地翻騰！

別裝傻：聽不見「天下第一關」底搖撼，聽不見血肉當馬糧時的吶喊，那聲音攪亂了地球輪軸的節奏，你慢步吧——當心速率摧毀你！

我們不存一絲兒幻想，也用不着拿片白紙來標榜我們的國喪，耶路撒冷早有着啼血的杜鵑，那血污染遍了我們底勝利之旗！

沒一絲悲哀，悲哀補復不了失去的歡喜，我們要高舉起百萬支火箭，用光明來救活自己！

又是清明時節，一九三六年度底清明時節嘍！

節 時 明 清

新書介紹

紅一點  
決堤

崔萬秋著  
洪為濟著

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東流社出版

# 流浪者之歌

殷憶琴

流浪，對於我，並不是生疏的。

盤居在都市的一角，整天在愁苦的霧圍裏打發着日子。沒有光，沒有熱，沒有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四周，所能接觸到的，祇是一片漫天的晦黯。

春天，我們不能見到一枝花。我們不懂得去抓住一個歡樂的季節。外間的世界，是與我們隔絕的；我們祇能從一堆模糊的記憶裏，想像着那應該是桃花盛開的時候了。

偶然，從窗格裏透漏進一點陽光，我們都會歡愉地跳了起來。是的，我們需要光明，我們渴望着溫熱一下那快將麻木的心。然而，這些僅祇是剎那的；剎那的歡愉，更加深我們胸頭的創傷。

於是，漸漸地我們開始沉鬱了。我們不多說話。每天，任時光在無言中掠過；帶去了青春，也帶去了一顆憂哀的心。

壯實的身子，給生活鞭策得祇留下了一堆瘦骨，臉滿塗上菜色。幸福的影子，遠遠地避離着我們，終於我是這麼地病了。病榻上，我不時的說着囁語，流着淚；我咀咒生活，我更痛罵我自己。然而，長時期的緘默，却給我參悟了一點人生哲學——我懂得生活是需要鬥爭的。

就從這不斷的鬥爭中，我生存到現在。

## 南強書局出版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三十八號

# 自修雜誌

定閱一年 只收一元二角 贈書籍一元 六月底截止

### ▲創刊號要目▼

自修學校教育與自修  
從釘書匠到大科學家……法拉第  
從船夫到小說家……賈克·倫敦  
開編者  
戴平萬

自修世界  
阿比西尼亞已完全失敗麼？  
德國學術之衰落  
蘇聯經濟的發展  
柯柏年

自修方法  
怎樣研究國際政治？  
怎樣學寫劇本？……楊驊

自修座講修自  
科學——啞吧竟會說話了  
地理——阿比西尼亞  
智識——火箭能逃出地球嗎？  
蘇俄征服北極  
現代政治理想及其時代背景（政治）……R. Muir  
經濟學在現代世界中的重要性（經濟）……G. D.H. Cole  
經濟學的祕密（物理）……J. W. N. Sullivan  
辯證唯物論發展史（哲學）……柯柏年  
憶派務洛夫（名人生活斷片）……拉昂斯基  
英人對林語堂之批評（書評）……Johnson

# 「黎明」與「未明」

蒲 風

黎明前奏曲 沈旭作 各大書店代售

未明集 田間作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發行

不到三個月，出現了田間的「未明集」，還又來了沈旭的「黎明前奏曲」，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起碼，我們考究一下這兩位前夜的新興詩人持有怎麼一種風格，怎麼一種本質上大同小異的內容以及各有怎麼一種特長——這不能不說是具有相當的意義。

很難得的，這兩位詩人都沒有把血漬滿地的社會現實忘記，而且他們不僅已進一步地抓緊了現實，甚至還用熱情去歌唱政治事變，直接把大時代下的中華民族之一份子的職責擔起。田間寫有「阿比西尼亞頌」，「怒吼吧中國」，「北方不永遠是黑的」；而沈旭却也有「黑衣首相」，「故都的血痕」，「還鄉河畔——憶滬東戰時」等等；無論如何，這些都證明了他們並不會落在時代的後面。——

不，決不，新興詩人是要站在時代的前面，而且要站在

最前線的。

在田間的筆下，我們看得見動亂中的農村，悽慘生活下的母親的淚，黑手宰制下的牢獄裏的囚人，以及取火者的「朋友之死」。也看得見「殘廢的戰士」以及那些逃兵們的生活的悽慘。而在沈旭的詩篇裏，我們却也找得出水災兵禍的活景，尤其不乏那些「賣菜的」，「老頭兒」，「村婦」，「瘋婆子」——灰色生活裏的一羣，同時，他們都不只是寫活實主義的純現實主義的攝寫者，他們都具有正確的世界觀，他們的眼裏都看出了那別一羣的新生的力，他們描寫「鐵工廠」（田間）描寫「煤礦夫」「排字房」（沈旭）他們都有枕戈待旦的認識和勇氣——在此，他們不僅已站在時代的前面，而且他們又為時代作了預言。

沈旭歌唱：

時候到了！

你把命運交給孩子，

你的孩子嚼碎炸彈，

你的孩子熱辣風霜，

利刃鮮紅他的血，

暴力鼓舞他的歌，

血的飛舞！

血的歌唱！

飛舞！

歌唱！

田間也歌唱：

戰士的吶喊，

伴着人的歌唱，

阿比西利亞的子民們，

站在一條路上。

阿比西利亞！

世界弱小的一个，

上前！

勝利，我視察！

——阿比西利亞頌

他們差不多又已是一個時代的喇叭手了。

不過，儘管他們都共有強熱的感情，儘管都同樣喜歡把現實社會以及過着慘慘生活的人物作一素描，摹寫；他們的主題雖然不少雷同，而我們却不能說他們都是出於同一的模型。他們間的氣魄風格，辭句，組織是各有不同的，譬如：

沈旭有萬馬奔騰排山倒海的熱情，而田間雖然不見得十分纖弱，却不能不說是只如江河般的激流吧了。又如：沈旭的辭句欠修飾，有時不免有些生硬，晦澀，而田間却很能調和句中的韻律，結構上也來得比較有力。

在沈旭的作品裏，我們看得出他的情感的浪漫的豪放，它是一往直前而毫無感傷。他多寫奔放的慨歌，已歌唱自己，歌唱生活；也歌唱狂人，歌唱暴風雨（見「自己之歌」與「海上之歌」編。）而田間的作品裏，雖然也有浪漫的源流，却不少地方是帶了小市民的感傷。（像「栗色的馬」「殘廢的戰士」就是好例。）

在田間，兼有了新月派和現代派的特色；唯正因為這些長處轉而限制了他的內容，使他的作品不能在悲哀處更加悲哀，豪放處更加豪放。而沈旭，他沒有這些舊形骸的影響，他只是浪漫地奔流，奔流，縱是有時內容是稍為空虛，也有濤聲嘩嘩。

同是描述社會現實政治事變，而田間多有抒情的潤色。同是富有優美的想像，而沈旭的想像的豐富却為現今的新詩界中所難得。而這裏，他們中又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沒有利用諷刺的形式；不會對敵人作一短刀式的攻伐。

在我，我的描見以為田間應該在歌謠上，現實故事的抒

封面	努力前進	甘地的	三毛的	賣唱的	空虛的	悲哀的	幻想的	四月的	伊凡·派	借吐羅	生意	沉思	春天到了	關於霍普	文學創作	速寫三篇	大食巡禮	我們的	淡新詩	「我們那	我們那
定價	每冊一角	本期特大號	每冊一角五分	張俞平	張俞平	屠樂天	無樹德	邁平	雷宗譯	孟宗譯	因展白	無任青	莊漢年	陳漢年	莊漢年	方啓東	雷啓東	王獨清	張天翼	王任叔	張天翼

多樣文藝

創刊特大號要目

俞秋帆主編

唱上得到更大的成功；沈旭却除掉作歌抒寫他的慷慨情懷以外，在寓言詩，諷刺詩的耕作上，其收穫會更加巨廣。而同時，田間必須在實際的火花生活中把自己的感情陶鍊；沈旭却除掉應該踏住現實，抓緊現實而不使作品流於前期的革命浪漫主義的空洞的毛病以外，不能不對藝術更進一步地虛

行發總局書鐘新 版出社藝文樣多  
內里安同路馬三海上

多樣叢書 第一批

讀者直接向本社現購一律八折。

書冊	庶聯的畫版	韋太白輯	0.50	已出
文藝論文集	常識以下	王任叔作	0.35	已出
偉人印象記	史太林	盧特維綏作 漢陳年譯	0.20	已出
童話集	禿禿大王	張天翼作	1.00	即出
婦運言論集	長舌兩年	碧遙作	0.4	即出
小說	大肥漢	高雷基作 雷石倫譯	0.25	即出
通俗本	布羅斯基	胡依凡作	0.25	印刷中
詩集	打抖	王獨清作	0.30	印刷中
遊記小品	中亞風土記	古方列作 方土人譯	0.40	印刷中
報告文學	在牢獄里	千冬作	0.60	印刷中

新鐘書局·光明書局  
生活書店·羣衆雜誌公司 經售

心，決不能輕視技術上的修飾，翻造，不要以為好的作品產生會在極短時間的工作上。  
正如我們之所知，偉大的將來是等在努力寫作，虛心寫作的詩人的前面的。我希望大家都來互相勉勵！讓我們來把詩界的狂濤掀起！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於東京

上海多樣社出版部 刊行  
四馬路二六七號

# 幼年

(長篇連載)

托爾斯泰作  
芒譯

## 第三章 爸爸

爸爸站在寫字台邊指着些個信封與紙類的東西，及成堆的錢，憤怒地熱烈地向着管家解釋某件事情，捷克布·米哈羅夫站在他平常總是站在那里的門與風雨表之間的地方，背着他的兩手，手指很迅速地四面八方旋轉着。

爸爸越是變得激烈，他的手指也就旋轉得越快，當爸爸中止的時候，這手指也就變得安靜了；但是當捷克布他自己說話的時候，手指便絕對不停的，並且是拚命地向各處亂動起來，我想一個人由於他這種的動作可以猜到到他內心的秘密，但是他的面孔總是嚴肅的——同時表現一種自尊心與服從心，彷彿是這樣地說：「我是對的，但是隨你的意思來決定吧！」

爸爸看到我們時只說道：「等一會兒，」並且動一動他的頭表示無論誰把門給關上。

「仁慈的上帝啊！今天這件事你是怎麼弄的，捷克布！——」  
「聳着他的一個肩（這是他的習慣）向着管家說。」「這個信封裏面封着八百個盧布……」

捷克布拉過算盤來，在上面打上八百，眼睛茫然地注視着某一點等待其次的事。

「……是當我不在家時的平常的費用。你明白了麼？你必需要從磨房收到一千盧布——是不是這樣呢？——你肯定要從倉庫中收回八千盧布；乾草，按照你自己的估計也應當賣七千個布特——按四十五個哥比克計算——你應當收入三千個盧布；那末一共你應該有……有多少呢？一萬二千……是不是呢？」

「確實是的」捷克布說。

但是從他手指的動作看來，我知道他還要有什麼反駁；爸爸中止了他。

「好了，在這些錢中你要送一萬盧布到北察維斯的地

方公會去。事務所的錢——爸爸繼續地說（捷克布把剛才的一萬二千退掉，又在算盤上打了個兩萬一千）——「你要把這筆錢拿給我，並且告訴我今天所開付的款項。」（捷克布從算盤弄兩亂把盤珠多退還布位，無疑的他是暗示着這兩萬一千盧布也是沒有的。）

「這信封與裏面的錢，你要按上面所寫的給我送去。」

我站的地方是靠近這掉子並且我看到上面所寫的人名，是「加爾·伊凡涅持·茂耳」。

大概是爸爸注意到我看見那不應該知道的东西，所以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從桌子旁輕輕地推開我。我簡直不了解這究竟是一種愛撫還是一種責譴，但是無論如何當他那大的有筋的手放在我的肩上時我是吻了它。

「是的，」捷克布說。「但是你對於這哈巴羅夫加的錢這樣的吩咐呢？」

哈巴羅夫加是母親的村莊的領地。

「把它存在事務所裏，沒有我的吩咐無論如何別使用它。」

捷克布靜默了幾秒鐘，於是他的手指突然加速地開始動起來，從他那在傾聽着他主人吩咐的愚蠢的遵從的面孔，變成了一種大膽的狡猾的表情，他拉近了算盤開始地說道：

「請你允許我來告訴你，彼得·亞力山利持一切都是照着你的心意辦的，但是現在不能從公會去支款哪……照你所說的，」他熟思的說着，從公債卷，從磨場處，與賣乾草一定收入的……，（當他提到這些時，他搬動着算盤子兒。）「但是我恐怕對於我們的計劃是錯誤了，」他停了一下帶着沉思的樣子看着爸爸說。

「爲什麼？」

「請你允許我來解釋。先就磨廠來說——廠主曾到我們里去了兩次請我遲延期間，並且他向上帝賭誓說他沒有錢。……怎麼，他現在還在這里呢——或者你願意親自和他談一談？」

「他怎麼說的？」爸爸問，用他的頭做了個暗示表示他不願意和磨廠主人去談話。

「怎麼，那不是很明顯嗎！他說他那里沒有東西可以磨，並且那點小小的款項都全部的用在水閘上了。如果我們把他驅逐出去，那對於我們有什麼用呢？你常常愛提起那公債卷，我想，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們的款項已經存在那里，並且我們不能馬上便提出來呀。前幾天我到城裏去替伊凡·亞伐拿費特送了一担子麵粉同着關於這件事的信，但是這回答仍舊是一樣：『我願意爲彼得·亞力山利特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關於這件事我不敢負責。」一切的事情都證明了我們不能夠在下兩個月內得到收入……你還愛常常提起那乾草！——讓我們算做它能夠買三千。」

他在算盤上打了三千於是他靜默了一會兒，一會兒看看算盤，一會兒看看爸爸的眼睛彷彿像在說：

「你看這數目是怎樣的少啊！並且這乾草如果現在出賣的話，便得馬上就要出賣才行呀，你自己也會曉得的……」

他顯然地向有好多的理由來補充，大概是因為爸爸中止了他的原故。

「我不能轉變我的吩咐，」他說，「如果我們的收入一定要延遲的話，那也沒有辦法，那麼你就從哈巴羅夫加去提取這所需要的費用。」

「是的。」

我們從捷克布的面孔及手指上出去，可以看到這最後的吩咐使他十分的滿意。

捷克布是一個農奴，一個非常熱心與誠懇的人，像其他一切的好的管事們一樣為他的主人去節省，他有一個奇怪的觀念去怎樣地為他的主人去獲得利益。他常常是費掉他主母的財產而增加他主人的財產，並且常常想證實一定要為北察維斯克（我們所住的地方）而花用我母親的領地的進款。

在此時他是得勝了，因為關於這個目的他算達到了。

同完了早安之後，爸爸說我們在鄉間已經荒廢得很久了，我們已經不是小孩子，已經到了應該努力讀書的年齡了。

「我想你們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到莫斯科去，並且我要舉着你們，」他說。「你們將要同祖母住在一起，母親同女孩子們都留在這裏；她唯一的願望就是喜歡聽到你們好好地用功和為人們所愛好。」

從最近的幾天前已經有了這種準備，我們希望着有什麼奇異的事情，原來却是這個給我們可怕的打擊的消息。弗羅地亞的臉色變得緋紅並且用一種震顫的聲音把母親的話告訴給爸爸。

「我的夢是豫言着什麼呢！」我想。「上帝別讓它有什麼不幸的事件發生吧。」

我覺得我替媽媽非常，非常地難過，但是同時我高興我們現在確實是大孩子了。

「如果今天動身，我希望這裏將要沒有功課。那却是很好呵！」我想。雖然，我很替加爾伊·凡涅特難過。無疑地他是被辭退了，否則他們不會為他預備那個信封的……：早知現在離別母親，連累了可憐的加爾·伊凡涅特不如那時好好地用功了。他是這樣的不幸啊！

這種思想在我的腦中閃過；我沒有動彈，只是站在那裏看着我的鞋上的黑帶子。

爸爸同加爾·伊凡涅特談了一些關於晴雨表降落的話之後，於是便吩咐捷克布不要喂那些狗，這樣好在動身之前，當晚飯後他可以到外面去試一試那些小獵犬，爸爸背反我的希望，叫我們去做功課，雖然，他允許帶我們去打獵還能安慰安慰我們。在上樓的途中我跑到露台上。在門口，我父親最愛狗，米爾加閉着眼睛躺在陽光下。

「親愛的米爾加，」我拍着她並且吻着她的鼻子說，「我們今天要走了。再見吧！我們彼此將不會再見了。」我非常地傷感而開始哭泣起來。

#### 第四章 課業

加爾·伊凡涅特的心情是非常地難過。那是顯然地可以從他那愁皺的雙眉及他那種把外套拋到衣櫃內的動作中看出來的，用他的指甲在對話篇上劃過了一條很深的痕跡表示此處讓我們默記的。弗羅地亞念得非常的安靜；而我是這樣的迷亂以致於絕對的不能使我去做任何的事情。很久的時間我是失去知覺地看着那對話篇；我不能夠讀書；因為我想到了這離近了了的訣別而在我的眼中集滿了眼淚。

（當我們向着那謎繞着眼靜聽着（那是一種很不幸的表現）我們的加爾·伊凡涅特去背誦的時候，當我背到一個人問：「你從那裏來？」另外的個人回答：「我從咖啡店裏來。」的地方，我不能再禁止住我的眼淚，同時我却對於這句話：「你看過了報紙嗎？」都不能發音了。當我們默書的時候，眼淚落到我的紙上而染污了它，好像我是在吸墨紙上寫的字一樣。

加爾·伊凡涅特非常的懷怒，罰我跪着，並且頑固地返覆着說，「簡直是個木偶」（這是他最喜歡說的話），用戒尺威嚇着我，雖然眼淚使我說不出話來，他還威脅着我來謝罪。最後大概是覺悟了他的不公正，他走到尼可拉斯的屋子去並且用力地關上門。

從講室裏我們可以聽到這鄰接的屋子裏面的會話。

「你聽說了麼，尼可拉斯，孩子們要到莫斯科去？」當加爾·伊凡涅特進到屋子裏面說。

「的確的，先生，我聽說了。」

大概是尼可拉斯要站起來，所以加爾·伊凡涅特說：「坐着你的，尼可拉斯！」門關上了。於是我離開牆角走到門邊來聽着。

「一個人無論是做得怎麼地好，無論是怎樣地求他們的

歡心，顯然是不用希望什麼報答的，尼可拉斯。加爾·伊凡涅特傷感地說。

尼可拉斯坐在窗子邊邊草地毯補着他的靴子，同情的點着頭。

「我已經在這個宅子裏住了十二年，並且我敢在上帝的面前說，尼可拉斯，加爾·伊凡涅特繼續地說，向着天花板抬起他的眼睛，同時舉起鼻烟壺來，「我愛他們，對於他們那樣的盡心，即使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做到這樣。你還記得吧，尼可拉斯，當弗羅地亞患熱病的時候，你記得我是怎樣地連眼都不能合閉地在他的床邊看護了九天。是的，那時我是『和善的親愛的加爾·伊凡涅特』；那時是需要我的，但是現在呢，』他用一種譏諷的微笑說，「現在孩子們已經長大了，他們應當好好地用功了！就彷彿像是沒有從我這裏學了什麼似的，尼可拉斯！」

「人家會想，他們還要學什麼呢？」尼可拉斯穿入了他的錐子用雙手拉出線來說。

「是的，現在我是沒有用處了並且我必需要被趕走的；但我們的合同是什麼呢？怎樣的報答呢？娜塔麗亞·尼可拉夫娜，我喜歡她，我尊敬她，尼可拉斯，』他把手抬起放在他的胸上說，但是她怎麼樣呢，她的意志在這個宅子裏面比

這個東西還不如，』他用一種含意的姿態在地板上扔了一塊碎皮子。「我知道這是誰的好計，為什麼我現在變得無用了呢。那是因為我不會諂媚，我不能夠像『某人』似的把每一件事都辦得那樣的圓滿。我按照習慣是常常地，向任何人都說實話的，』他驕傲地說。「上帝曉得他們的，他們離開這裏是不會富足的，但是我——上帝會加惠給我的——我可以爲我自己找到一片麵包……不是這樣呢，尼可拉斯？」

尼可拉斯抬起他的頭來看着加爾·伊凡涅特，彷彿像在保證他確實可以得到一塊麵包的，但是他沒有說什麼。

加爾·伊凡涅特用他那拖長的調子說得很多，他曾提到在他從前曾經住過的某位將軍的家中受着極尊敬待遇的服過務，（我聽了這些話使我非常難過），他談到關於薩克斯尼，關於他的父母，關於他的朋友斯康海特裁縫匠等。

我同情於他這種不幸；我對於我父親與加爾·伊凡涅特的愛幾乎是在一樣的程度，他們兩彼此的不了解使我非常難過，於是回到角上，跪在那裏想怎樣地來調和他們兩個人。

當加爾·伊凡涅特回到講室裏面的時候，他叫我起來，並且告訴我準備口授本子。一切的東西都準備好的時候，他

莊嚴地坐在椅子裏面；並且用一種像是從內心的最深處所發出來的調子，開始述說着下面的文句：

‘Von allen Lei-den-schaft-en die Grau-sam-ste ist  
…… haben Sie Geschrieben?’ (註1) 他在這裏停了一下，

輕輕地弄了一撮鼻煙，便又用一種新的力量說道——‘die Grausamste ist die Un-dank-bar-keit……ein Grosses u.’

(註1) 當我寫完了最後的字我看着他，等待他的繼續。

‘punctum’ (註3) 他用一種漠然的微笑說，並且他做了一種暗示叫我們把本子遞過去。

他曾幾次的換着種種不同的調子與一種非常滿足的表情去讀那表現他內部思想的句子。其次便讓我們讀歷史，他自己坐在窗子邊。他的面孔不像剛才那樣的愁暗了；表現出一種像是對於那侮辱他的人曾做過了一個有價值的報仇般的滿足。

已經是一點一刻了，但是加爾伊·凡涅持似乎是沒有想到下課：他繼續地上着新的功課。懶意與食欲成比例地增長起來。我極不堪忍耐地等候着，一切的表现都暗示着這中飯的時候來近了。一會兒一個女僕從這里經過帶着抹布去擦碟子，一會兒聽到那廚房磁器的響聲，及食堂裏面放桌子，與椅子移動的聲音，一會兒米米，麗屋巴及加替亞（加替亞是

米米的十二歲的女孩）從花園裏面進來，但是弗加，那常常來報告我們食事的管家，還沒有出現。不久我們便把書拋到一邊——也不顧加爾·伊凡涅持——便跑到樓下去。

我們聽到有上樓的脚步聲，但那並不是弗加！我對他的脚步声很有研究，並且我常常可以聽出他那長靴的軋軋的聲音。門開了，在門口出現了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

(註1)「在一切的情感中最不仁的是……你們寫好了嗎？」

(註3)「這最不仁的便是忘恩負義……一個大寫的u字。」(德文中每一個名詞都要大寫的。)

(註3)「句點」。

## 第五章 蠢漢

一個有五十歲光景的，有着蒼白的，長的，深深豆痕的臉，長的灰髮，與那稀薄而帶淡紅色鬚鬚的男人，走進這屋子裏面。他是那樣的高以致於進這門時不只是低了他的頭，並且還得要彎曲他全部的身體。他穿着襤褸的類似外套又類似袈裟的衣服，在他的手中拿着一根極大的手杖。當他進到屋子裏面時，他盡力地用手杖敲着地板，抬起他的眉毛並且張開他那極其寬大的嘴，發出一種怕人的與不自然的笑聲。他是瞎了一隻眼，並且那隻眼睛的白虹膜不住地動着而在他



說，「同麵包一塊兒吃」。或是「你是怎樣地拿着你的叉子呢？」「管我們做什麼？」我們一定要想……「讓她去管教那女孩子們去吧，關於我們有加爾·伊凡涅特呢。」我十分地同情他對於這「呆人」的痛恨。

「請問一問媽媽，讓我們也去打獵，」當大人們在我們的前面走向飯廳的時候，加達抓住我的短衣小聲的向我說。

「好吧，問一問看。」

格利沙也在飯廳裏面吃飯，但是在另外的一張桌子上；他的眼睛總也不離開碟子，不時地嘆息着，做出一種可怕的面孔，並且像是和他自己說話一樣，「一個可憐的……飛去了，那鴿子將要飛到天上去。……噢，在坟墓上有一塊石頭……！——等等。」

媽媽從早晨神志就錯亂了；格利沙的到來，言語，以及動作，顯然是使她更加重了。

「噢是的，我幾乎是忘了問你這件事，」她遞給我父親一碟湯說。

「什麼？」

「請你把你那羣可怕的狗鎖起來罷；當可憐的格利沙經過院子時，幾乎咬着了他。它們也許會咬着孩子們的。」

格利沙聽見提到他自己，向着桌子這邊轉過頭來並且指

示着他那被咬破了的衣邊，於是又咀嚼着說道：

「想要咬死。……上帝不允許的。縱狗咬人是罪過的！一個極大的罪惡！不要打，先生，爲什麼要打呢？……上帝會原諒的……這不是那個時候了。」

「他說什麼？」爸爸熱心地嚴厲地盤問着。「我一點兒都聽不懂。」

「但是我懂得，」媽媽回答說，「他告訴我們一個獵僕是怎樣故意地縱着狗來咬他，所以他說，『想把他咬死，但是上帝不允許的，』並且他還請求你不要責備這個獵僕。」

「噢，是那麼一回事呀！」爸爸說。他怎麼能知道我要責備那獵僕呢？你知道我是不高興這一類人的，「他用法國話說，『我特別地不高興這個人，那是無疑的……』」

「噢，不要那末說吧，我親愛的！」媽媽彷彿怕着什麼東西似的說。「你怎麼能了解他呢？」

「我想我曾經有過好多的機會來研究他們這種人——到你這裏來的這羣人們，他們所有的人都是一個典型，他們永遠的只說着這同樣的事情。」

我母親的意見顯然是和他正相反，但是她不願來辯論。

「請你遞給我一塊餅，」她說。「今天的餅做得好嗎？」

「這簡直是使我生氣，」爸爸繼續地說，他拿起一塊餅來，舉在一個媽媽達不到的距離，「當我看到那有理性的受過教育的人而甘心受這種欺騙那簡直是使我生氣。」

並且他用叉子敲着桌子。

「我請你遞給我一塊餅，」她伸出她的手來重複地說。

「把這種人放在監獄裏的人是做得對的。」爸爸抽回他的手繼續地說，「這種人只會顛倒那些神經不健全的人們，」他注意到這種談話是使媽媽非常的不高興，於是他笑了一笑把餅遞給了她。

「關於這我只想說一件事：那就是難於使人相信一個六十歲的老人，無論冬天夏天都是光着腳，並且在他的衣服底下總是掛着一個七十磅重的鐵鎖，而且他曾幾次拒絕他那舒適的生活而討飯的去過活——那不能使人相信做這種事的人只是爲了懶惰的原故。用豫言的事來說吧，」她停了一下歎息着說，「我信它是有好處的；我想我已經告訴過你克里斯加是怎樣的豫言着我父親的死，而且就死在那一天那一個時辰。」

「噢，你和我說些什麼？」他把手放在米米坐着的那一邊的嘴角上（當他做這些姿勢的時候，我們常常是注意地傾聽着；期待着有什麼滑稽的事情），笑着說。「你爲什麼要

提起他的腳來呢？我見過它啊，我現在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了。」

中飯快要吃完了。麗屋巴與加替亞向我擠着眼，不安地坐在椅子裏，並且全身都在亂動着。這種擠眼的意思是「你爲什麼不請求他們帶我們去打獵呢？」我用肘輕輕地觸動弗羅地亞，弗羅地亞也觸動我，我鼓着勇氣地說了，起初是小聲地，後來毅然地大聲地說我們今天要別離的原故，女孩子們應該坐在馬車裏同我們去打獵。當大人們經過了一個小小的討論之後，這問題如我們所願的決定了，並且那更使我們歡喜的是媽媽說她也與我們一同去。（待續）

## 編後

這一期又爲印刷所所誤而脫期了，這是最使我們痛心的一回事——因爲通常一個雜誌的脫期，多是爲了稿子，而我們的稿子雖在預定的出版期十日前就全部交給了印刷所，却還弄成這麼一個結果！——雖然這是印刷所之過。但，我們也不能辭其咎。今後當設法使本刊得如期和讀者相見。

今年是俄國文學之父普式庚的百年忌，本刊特爲出一特輯，以示紀念，也是本刊介紹世界名作家之旨。

本期爲了篇幅的關係，致臨時抽出了已經預告過的好幾篇稿子，（留在第三期）這是應該請作者和讀者加以原諒的。至於這一期的內容，我們并不想作什麼吹噓，就祇虔誠地期待着批評。

不意我們這册小小的雜誌出版後，竟能獲得許多讀者的共鳴，（其中有許多是專爲稱讚「阿弓」或詢問列躬射的通訊處而寫的信，編者僅在這裏致答：列躬射是一個寄居在海外的有熱血的中國青年。）真是快慰非常！但爲了我們人手少，事務多，對許多指示或鼓勵我們的來信，未能一一奉覆，千祈原諒！我們除了感謝愛護本刊者的熱誠外，當更加努力，以付股股地垂望。

# 本刊創刊號要目

阿 弓 (中篇創作) .....	列 射
馬 蘭 將 軍 之 死 .....	東 余 射
將 軍 .....	王 天 杞
文 明 的 齒 輪 .....	羅 芒 譯
幼 年 (托爾泰的自叙傳之一，長篇連載) .....	北 石 譯
藝 術 本 質 的 地 景 戰 鬥 .....	代 人 譯
杜 斯 退 夫 斯 基 評 價 的 再 檢 討 .....	辛 人 譯
論 戴 望 舒 的 詩 .....	蒲 風
狗 難 .....	柯 靈
敗 北 .....	歐 陽 凡 海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許 幸 之
磨 和 暖 的 春 風 .....	譚 子 豪
沙 邱 .....	炎 亞 伯
家 庭 .....	王 亞 平
旅 人 .....	番 草
葬 儀 .....	征 軍
東 平 的 眉 目 .....	子 沫 豪
新 神 祕 主 義 作 者 黑 爾 曼 ， 秀 特 爾 .....	郭 香 山
巴 比 塞 和 我 的 談 話 .....	張 香 山
父 親 的 回 憶 .....	唐 虞 譯
讀 書 隨 筆 .....	馬 程 暉
世 界 的 一 日 .....	戴 平 萬
俄 國 革 命 後 所 出 版 的 托 爾 泰 斯 的 著 作 .....	慧 霞 女 士

S 托爾泰作  
ZZ 生作



新嘉坡 佛翻新膠輪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愛多亞路一七二七號

本公司由美國辦到  
最新式機器採用科  
學方法專翻新修補  
各式汽車膠輪內外  
舊胎凡膠盡見布及  
光滑無花之膠輪經  
修補後與新無異價  
格克己從廉惠顧諸  
君幸勿失之交臂

(附設內外胎修補部)

五洲大藥房  
地球麥精魚肝油

近代因營養化學進步  
，知維他命一類，為  
身體必需之滋養料，為  
吾人飲食中所得，為  
有供不敷求之歎。

含維他命成分最為  
豐富，為最佳營養品  
，凡削瘦多病，營  
養不足等現象，營  
之以獲美滿效果，服  
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處分售店及  
各大藥房均有



## 徵稿規約：

- 一、凡屬文藝範圍內的譯著——如小說，劇本，論文，詩歌，散文等稿件，均所歡迎，惟譯稿請附原文，或註明譯自何處。
- 二、投寄稿件，均請自留底本，以免有遺失之虞。
- 三、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如不願增刪者，希先聲明。
- 四、投寄稿件，請於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以便通訊。
- 五、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著作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得有選編入本社叢書之優先權。
- 六、來稿一經刊載，當酌酬以現金或本刊。
- 七、來稿請寄上海三馬路同安里新鐸書局轉交。

## 廣告價目表

等	級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特	等(底封面)	百	元						
優	等(封裏)	八	十	元	五	十	元		
上	等(目錄及正文前面)	七	十	元	四	十	元		
普	通(正文後)	五	十	元	三	十	元		
									十
									五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

## 東方文藝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五日出生

編輯兼發行者

侯 楓

發行所

上海老靶子路永吉里廿三號  
東方文藝社

電話四二八二一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內

新 鐘 書 局

電話九四六四七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福鑫里

本刊文字

不准轉載

印刷者

新國民電器印刷所

電話三五一二五

## 本刊定價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國內及日本	郵費	香港及澳門	歐美
	零售	一 二角				
全年	預定	六 二角	在內	四角	八角	一元
	全年	十二 二角	在內	九角	一元	二元

本刊定期每月十五日出版。特大號及各種附錄，凡預定者不另加價。

如如意牌  
糖瓷器皿



堅固耐用 花樣新式

華豐糖瓷公司出品



設廠浦東周家渡 · 電話三六三三 · 上海法租界北門路 · 發行所